

2
現代文學叢刊

心

小泉八雲著
楊維銓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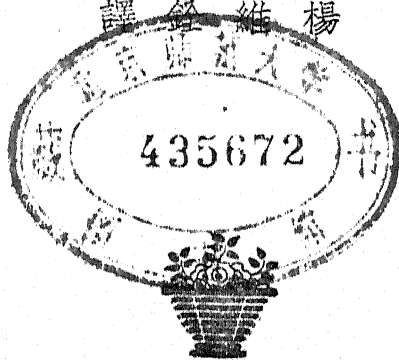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現代文學叢刊

心

小泉八雲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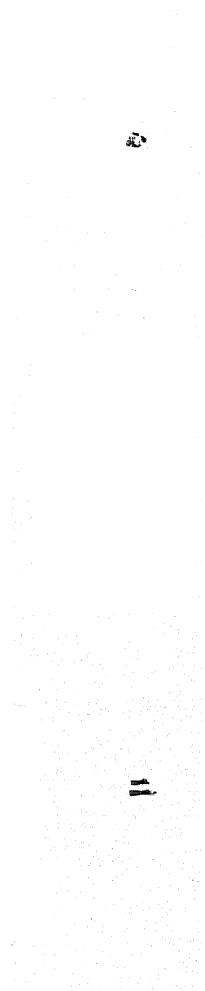
楊維銓譯



中華書局印行

序

在這一卷中所包含的幾篇，與其說是論及日本的外面生活，無寧說是論及日本的內面生活，——因這個理由，所以便把它們集合在「心」這個題目之下了。上寫的「心」這個文字，在情緒底意義上，是表示心情、精神、勇氣、決心、情操、愛情等的意義；而正如我們用英語說着「萬物之心」似地，也是用的內面的意義。



心

目錄

- 一 在火車站……………一
- 二 日本文化的特質……………七
- 三 街頭賣唱者……………三一
- 四 節錄旅行日記……………三七
- 五 阿彌陀寺的尼姑……………四九
- 六 戰後……………五三
- 七 阿春……………五七
- 八 趨勢的一瞥……………六五
- 九 因果的力……………七九
- 十 一個守舊者……………一三三

十一	在神佛的微光中.....	一九九
十二	前世的觀念.....	一五九
十三	虎列刺流行時.....	一八五
十四	關於祖先崇拜的感想.....	一九三
十五	君子.....	二三三
附錄	三個俗謠.....	三三七
	俊德丸的俗謠.....	二四七
	小栗判官的俗謠.....	二六四
	青菜店老闆的女兒阿七的俗謠.....	一九七

心

一 在火車站

明治二十六年六月七日

昨天從福岡來了一個電報，報告在那兒被捕的一個亡命的犯人，爲着今天的審判，將在正午到着的火車被送到熊本來。一個熊本的警察爲着護送那犯人到福岡去了。

四年前有一個強盜在夜間侵入相撲街的某家，恫嚇和綁縛了家人，把許多的貴重品劫奪走了。然而因警察巧妙地追蹤，那強盜在廿四點鐘內，——在沒有工夫處置他的贓物之先，便被捕着了。但是在他被送到警察局去的途中，他把桎梏破斷，奪了擒獲者的劍，把他殺死，又逃走了。從此以後直到前禮拜，關於那強盜更詳細的事情，便什麼也不曉得了。

那時熊本的一位偵探偶然去觀察福岡的監獄，在囚人們之中，看到了四年間好像照相似地燒印在他腦皮上的一個臉相。『那個男子是誰？』他問了守護者。『一個盜賊，』答覆的是這樣。——『登錄的名字是草部。』偵探走近那囚人去說——

『你不是姓草部的野村貞，你是個殺人犯，熊本縣正要找你。』由是那重犯把一切都告白出來了。

我爲着要目擊那強盜到火車站的情形，和一大羣的人衆去了。我猜想會聽到憤怒的聲和看到憤怒的情狀；我並且還恐怕會有暴動的事發生。那被殺害了的警察是很受着人家的愛戴的；他的親戚一定也在觀衆的中間的罷；而且熊本的民衆是不很溫和。我還想會看到許多的警察臨場戒備。然而我的預料全都錯誤了。

火車在匆忙和騷擾的照常的情景中，——在穿着木屐的旅客們的疾走和滴滴答答的足音中，——在要賣熊本新報和檸檬水的小孩子的呼喊聲中停止了。我們在柵欄的外邊差不多等了五分鐘久。然後，看到那犯人被一個警衛從小門推了出來，——一個垂着頭，兩手被綁在背後的模樣野蠻的大漢子。犯人和警衛一共停止在小門的前面；由是人衆擁擠着向前去看，——然而靜靜地。那時候警衛喊出來：——

『杉原君！杉原○天○！在這兒沒有？』

一位背着小孩站在我身邊的纖小的女人，答道：『哈呀！』在羣衆中擠着前進。這女子便是

那被殺者的寡婦；女人背着的小孩便是他的兒子。在警衛的一搖手之下，羣衆便倒退着，於犯人和警衛的周圍讓出一個空地來。在這空地內，那背着小孩的女人和殺人犯面對着，四圍如死一樣沉靜。

一點都不是對女人，而只是對着那小孩地，那警衛說起話來了。他低低地說，然而很明瞭，所以他的片言隻語我都聽得出來：——

『小孩兒，這個便是四年前殺死了你的父親的男子。那時候你還沒有生下來；你是在你母親的胎裏的。現在你沒有父親來愛你，便是這個男子的所爲。瞧着他罷，（在這裏，警衛把一隻手放在犯人的頸邊上，嚴厲地強迫着他擡起眼睛來）仔細地瞧着他罷，小孩兒！不要怕。這是苦痛的事；但是你的義務哦。瞧着他罷！』

那男孩兒從母親的肩上，好像害怕着似地睜開大眼睛凝視着；由是開始啜泣；由是眼淚掉下來了；然而他還是凝然不動地，順從地瞧，瞧——瞧，直瞧入那畏縮着的臉孔。

羣衆好像停止了呼吸的樣子。

我看見犯人的容貌扭歪；我看見他不管身帶鐵銬地突然投身跪下去，把頭部在塵土中叩着，發出一種震動人心的，悔恨之情到極時的啞啞聲來了：——

「赦罪！赦罪！請救我的罪，小孩兒！我做出了那樣的事——並不是因為怨恨，只是因為太恐怖，因為一心只想逃走。我真是惡極壞極；我真是對你做出了不可形容的大罪過！但現在我要為着我的罪去死。我願意死；我歡喜死！所以，哦，小孩兒，請可憐我！赦我的罪罷！」

小孩還是細細聲地哭着。警衛把在戰慄着的罪人拉起來；沉默的羣衆左右分開，讓他們從旁邊通過去。然後，極其突然地，全部的羣衆都唏噓噓泣起來了。而當那太陽曬黑的護衛者從身旁邊通過的時候，我看見了從前未嘗看過的——人們絕少看過的——恐怕我永遠再不會看到的——一樣東西——就是日本警察的眼淚。

羣衆退散了，剩我留在背後默想這個情景的不可思議的教訓。這兒有不逸出常軌的正義，那由罪惡最簡單的結果的感動人心的目擊現狀，使你認識罪惡。這兒有絕望的悔恨，那在死之前只祈求着寬恕。這兒有民衆——在憤怒時恐怕是帝國內最危險的民衆——，那是理解一切，被一切所感動，滿足於悔恨和慚愧，而且因為有着人生的苦難和人性之弱點之簡單深刻的體驗，所以不充滿着憤怒，而只是充滿着對於罪惡的大悲哀。

但在這個插話中的最重要的事實，因為是純東洋底，是訴諸罪人的父道的感情，訴諸成爲每個日本人的靈魂的大部分的對於小孩子的潛在底愛情，而促進悔恨這回事。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就是在日本盜賊之中最著名的石川五衛門，有一次在夜裏侵入一家，要殺害而盜劫，被一個伸手給他的小孩的笑容所迷，竟留着和那小孩玩耍，終於把一切實行他的目的的機會都失掉了。

要相信這個故事是不難的。每年警察的記錄都告訴我們專門的盜賊們對於小孩表示愛情之例。數月前地方新報曾記載過一個可怕的殺人事件——盜賊殺害了全家人的事件。七個人，在睡着的時候被砍成肉醬了真實地；但是警察們發見了一個完全不受傷害的小孩獨在一堆血泊中哭着；而且他們發見了的確無疑的證據，那是證明殺戮者們爲着要不傷及那小孩一定費了多大的注意的。

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二 日本文化的特質

不失一艦不敗一戰，日本打敗了中國的勢力，建設了一個新高麗，擴張了它自己的領土，而把東方的政治底局面完全改變了。這個可驚的事實似乎是在政治底方面，但更堪驚嘆的是在心理底方面；因為這是表明向來爲諸外國所不相信的日本民族的能力的一個大活動的結果，而這種能力是程度很高的能力。心理學家曉得所謂「西洋文化的採用」在僅僅三十年的中間，是不能夠把從來所沒有的任何機能附加在日本人的腦筋中的。他也曉得那是絕不能使日本民族的心性或德性起什麼急遽的變化。像這種的變化在一代之中不能造成。傳導來的文化影響得要緩慢很多，必須有數百年的時日，才能够生出某種永久的心理底效果來。

從這個觀點看起來，日本似乎是世界上最異常的國家；而在它（日本）的歐化的一切插話中，最可驚異的就是國民的頭腦能够耐着這樣沉重的震動。這事實雖然在人類史上是沒有比類的，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那不外就是把既存的思想機關的一部分修改罷了。此事，在幾千勇敢的青年心中也已經是致命的苦痛了。西洋文化的採用決不是像沒有思慮的人們所想

像的那麼容易。所以要求代價很高的這個心的修改，只在日本民族向來有着特殊的能力的方面得到好結果，是一回很明白的事。就是西洋工藝上的發明的應用，在日本人的手中顯出了很可稱讚的成績，主要的也是在日本民族歷年來由固有的奇異的方法所熟習了的技藝方面產生了優秀的結果。這兒沒有什麼根本底改變，不過是把固有的技能轉變為新而且較大的規模罷了。科學底職業也明示着同樣的情形。在某種的科學，例如對於醫藥學，外科醫術（世界上沒比日本人再好的外科醫），化學，顯微鏡檢查法等，日本人的天性生來就適合；所以關於這些學藝他們所做出來的成績是世人所盡知的。在戰爭和政策的方面，日本也顯示着可驚嘆的手腕；然而日本人自有史以來，原是以偉大的軍事底和政治底能力為其特徵。可是，在不適合於日本民族性的方面，却做不出什麼顯著的事績來。譬如說，在西洋音樂，西洋美術，西洋文學等的研究，時間好像是白白地浪費了的樣子（註）。這些學藝對於我們的情緒生活給與非常的感興；然而對於日本人的情緒生活却不能給與同樣感興。無論那一個深刻的思想家都曉得靠着教育的能力是不能夠轉變個人的情緒的。想像東洋民族的感情在僅僅三十年的中間因和西洋思想的接觸而會轉變過來，簡直是荒謬之至。情緒生活的存在比理智生活還要早，還要根深，所以更不能夠因環境的變化而突然地轉變，正如鏡子的表面不能因來往的反映而變化一樣。日本

那樣奇蹟地做出來的一切好成績，是都沒有經過什麼自己改造便做出來的；那些想像今日的日本，在感情上比三十年以前已經接近我們一些了的人們，是否認沒有異議的餘地的科學底事實。

同情是受制限於理解的。我們只能够在我們所能理解的程度上表同情。一個人可以想像他和日本人或中國人表同情；但這同情的真實性，不過是普通的情緒生活的幾點極單純的表而部分罷了，——這些部分在小孩和大人是相同的。東洋人的較複雜的情感，是由祖先以來或個人的種種經驗聯結而成，那和西洋的生活一點都不真實確切地相符合，因此我們不能充分地知解。以同樣的理由，日本人也不能對歐洲人表甚深的同情的，縱使他們願意。

在西洋人，要洞悉日本的理性和感情兩方面（兩者本是互相混合的）的真相，依然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同時他要拋棄日本的生活比自己的生活是渺小得很多這個確信，也是同樣不可能的。日本的生活是風雅的，具備着極有趣極有價值的優美的可能性；然而，是怎樣的渺小呢，若是和西洋的生活對照起來，那西洋的生活便簡直是超自然底了。我們只能够由看得到和測定得來的實物來下判斷；而照這樣地判斷起來，在東西的感情和理性的世界之間，是發見怎樣的一個對照哦！日本首都的脆弱木造的街衢和巴黎或倫敦的大街的雄壯及堅牢的對照還不

算什麼。若是將東西兩者所表白出來的他們的夢想，願望，感覺等比較起來的時候，——如天主教大禮拜堂和神道教的廟宇之比，如韋爾蒂（Verdi）的歌劇或華格那（Wagner）的三部歌劇和藝妓的演奏之比，如歐洲的敘事詩和日本短歌之比，——自情感的容積上說，自想像的力量上說，自藝術的綜合上說，這其間是有怎樣不可計算的差異！不錯，我們的音樂實在是近代的藝術，但是追溯到遠古的無論那一時代去，在創作力上的差異也差不多是一樣的顯明，——在那建築了大理石的圓形競技場，貫通各地的大水道的羅馬時代的確是這樣，在那彫刻之技達到神境，文學絕倫的希臘時代也的確是這樣。

由此我們再來考察一下關於日本國力的勃興的另一個可驚異的事實。在生產和戰爭的兩方面，日本所顯示出來的巨大的新勢力的物質底徵兆，是在什麼地方現着的呢？什麼地方都沒有現着！我們在日本的情緒的和理智的生活中找不到偉大，同樣在產業和商業的生活上也找不到！國土依然如舊；地表的面目一點都沒有因明治一切的變革而修改。小形的鐵道和電桿，橋樑和隧道，在那古來的綠野原中，是差不多不能夠看見的。除開通商口岸和少數的外國人居留地以外，在所有的都市中是幾乎沒有一條街的外觀，能夠令人想像到那是受着西洋思想的

感化的。你可以作深入內地兩百哩的旅行，而看不到新文明的什麼大規模的表現。無論你到什麼地方去，決不能看到藉巨大的貨棧以表示雄心的大商業，或是在幾千百畝的屋頂下佈置着機器的大工業。日本的都市現在還是和十世紀以前一樣，比着茅屋小舍的鄉村稍好一些，風景誠然是好，好像紙燈籠一樣，可是脆弱易破。無論何處都沒有很大的騷動和喧擾——沒有沉重的車馬往來，沒有轟轟之聲或轆轤的音響，沒有瘋狂般的匆忙急迫。如果你願意，就是在東京市內，你也可以享受着鄉村平和的樂趣的。像這個正在威嚇着西洋的市場，改變着遠東的地圖的新興勢力，眼睛看得見和耳朵聽得到的象徵竟是這樣缺乏，實在要令人發生一種奇異，甚而是一種妖妄的感覺。這幾乎是和你指着神道教的廟宇，登上了幾哩寂寥的坂道後，只看到虛無和孤寂，——一個鬼氣森森而空洞渺小的木造祠堂在千古的樹陰裏腐朽着的光景的時候所起的感想一樣。日本的力量，正和它古來的信仰的力量一樣，是用不着什麼實體底炫耀的。這兩者的力量，都存在無論那個大國民的最深的實力所存在的地方，——就是存在「民族精神」之中。

(註)在某限制的意味上，西洋的藝術是影響及日本的文學和戲劇了；但是這個影響的性質却證明了我所述的
民性底差異。歐洲的戲曲因要適合於日本舞臺而被修改，歐洲的小說因要迎合日本讀者而被改作了，但詳細的翻譯
却很少試過；因為原作的事實、思想和感情，在普通的讀者和觀客是很難理解的。情節被採取，但情感和事實完全被改
變了。『The New Magdalen』變成一個和異族結了婚的日本姑娘。Victor Hugo 的『Les Misérables』變成一篇
日本內戰的故事，而 Enjolras 便變成一位日本學生。但例外的也有幾種，例如詳譯得到顯著的成功的『少年維特
的煩惱』之類。

二

我一冥想，一個大都市的記憶便出現在我面前，——一個牆壁聳天，喧囂如海的都市。最初
是喧囂的記憶回轉來；其次是幻象圍攏來：一條深壑，那便是一條街，夾在許多山嶽之間，那些山
嶽便是樓房。我疲倦了，因為我在那石工的懸崖絕壁之間已經走了好幾哩路，而且踏不到一片
土，——只是石板，——又聽不到什麼，除開騷動的響雷以外。深深地在那些巨大的鋪道下面，我
曉得那兒有一個驚人的洞窟世界：重重疊疊，脈絡佈滿，是被設計出來供給水，蒸氣，火的通路。在

都不美觀，只覺得凶惡。一個人只感到那沒有同情的創造了這些的巨大的生命，只要感到那沒有憐憫的它們的巨大的表現力，便要感到被壓迫之苦。它們是新產業時代的建築的表現。那兒是沒有休息的，在車輪的雷鳴中，在馬蹄和人足的暴風雨中。要問一句話，須得大聲在被問者的耳朵邊呼喊；在這個高壓的環境中要看，要理解，要舉動，都須得有經驗。不慣的人，是要發生一種在恐慌中，在暴風雨中，在旋風中的感覺的。然而這一切還都是秩序哦。

這種奇怪的街市，架着石橋鐵橋跳過江河，跨過海道。極目所到的地方，是船桅林立，航索成網，把那石造的懸崖峭壁的岸邊遮掩着。和這錯綜無數的船桅帆桁比較起來，叢林中的樹木也不算密集，叢林中的樹枝也不算得混亂。然而這一切還都是秩序哦。

三

總句話說，我們爲着永久建築，而日本人則爲着一時。在日本的日用品中，很少有爲着耐久做出來的。草鞋是穿破了在每個旅站便可以再換上新的；衣服是把幾小幅的布帛輕輕地縫上便可以穿，簡單地一拆便可以澆洗；在旅館中是每次新來的客可以用到新筷子，輕快的障子框

是可以當做窗子用，也可以當做牆壁用，而一年要重新糊紙兩次；席子是每逢秋季便要換新！——這一切不過是日常生活中無數小事物的隨便舉出來的例，都是說明這個國民安於無常的特性的。

普通的日本住宅是怎樣建造出來的呢？當我早上離家走過那和我的住街交成十字的一條街的時候，我看到了一些人在那兒的一塊空地上安插竹桿。過了五點鐘回來的時候，我便在同一的空地上看到一個兩層住宅的骨格了。到翌日的午前，我發見那住宅的牆壁差不多要完成，——用爛泥夾雜稻稈塗着。到日落的時候那屋頂便完全蓋好了。再到次日的早晨，我便看到簾子已經鋪下，而內部的塗抹也已經完工。在五天的中間那房子便全都造成了。這，不待說，是一個便宜的建築；較精緻的房子要完全造成當然必須多費時日。但是日本城市的大部分就是這種普通的建築物所組成。它們是又便宜又簡單。

中國式屋頂的曲線還保持着游牧時代的天幕的遺風。這個意見，我在什麼地方接受到的現在總想不出來。這個思想，自從我非本心地把那說明了這種意見的書本之後，長久在我的腦中往來；而當我在出雲初次看到那山牆和屋簷上都有着奇異的十字形的凸出部的神道教古廟之稀奇的建築時，這個關於那建築形式的來源恐非遠古的被忘記了的筆者的意見，強有力

地在我的心中喚起了。但是在日本，除開原始建築的流傳以外，還有許多事物可以表示這民族的祖先是游牧之民。無論在何時何處，我們所稱爲堅牢的事物都完全沒有；這個無常的特徵，在日本國民的外部生活的幾乎全部的事物上都留着記號似的；除開實在的，農民的古式的服裝和他們勞動工具的樣式以外。在日本歷史所記錄的比較底短期間中，日本是有過六十以上的首都，而其中大部分已經全都消滅了；像這種事實姑且勿論，但我們很可以大膽地說日本的城市是在一代之中便要重新建築的。有若干廟宇和幾處巨大的要塞成爲例外；然而，照通例，日本城市在一個人的一生中，縱使不變形，也要變質。火災、地震，和許多別的原因可以算做這種現象的一部分理由；但是重要的理由，是因爲建造房屋並非爲着久遠之計的。普通的人沒有祖傳的家屋。在一般人最親密的地點並不是出生地，而是埋葬地；除開死人長眠之處和古廟的位置之外，永久的東西是很少的。

國土本身，就是一個無常的土地。河流變遷它們的水路，海岸變遷它們的輪廓，平原變遷它們的高低；火山的峯巒或高聳或崩潰，谿谷因火山的熔岩或山崩地陷而被阻塞；湖泊忽現忽隱。連無雙的富士山的姿容，它那成爲數世紀以來藝術家們的靈感的白雪皚皚的奇峯，據說自我到這個國土以來，也已經稍稍變了樣子了。只有國土的一般的輪廓，山川的一般的外貌，四季的

一般的性質，算是固定不變的。就是風景的美本身也大部分是幻覺的，——是一個色彩變幻雲霧飛搖的美。除非熟習於這些風景的人，是不能由這些山雲的變幻而理解這多島國歷史上過去的實際變化，和神奇地豫言將來要起的轉變的。

只有神佛的確不變，——在山上現出它們的神廟，在叢林的微光中傳播它們優柔的宗教底莊嚴，這恐怕是因為它們沒有形也沒有實體的關係罷。它們的神廟很少像人類的住宅似地被人完全忘却。但是每個神道教的廟宇在短促的期間中是必須重新建築的；那最神聖的，——伊勢的神廟，——依着古來的習慣，每二十年必須拆毀一次，而把它的木材切成幾千的小護身物，分配給香客。

佛教帶着它那無常的大教義，經由中國，從亞利安印度傳來了。在日本初期的佛寺建築家們——別種民族的建築家——建造得很好；只要看鎌倉的中國式的建築便明白，在它們周圍的大都城已經消滅得連踪跡都沒得尋處，而它們却經過幾世紀還是存在着。但是佛教的精神上的感化，無論在那一國，都不能驅使人心愛着物質的安定。說宇宙是一個夢幻，說人生不過是無限的旅程中的一瞬間的駐足；說對於人，對於地方，或對於專事物物的一切的着把握充滿着

悲哀；說只有壓伏一切的慾念——連涅槃的慾望——人類才能達到永遠的和平；這種教義的確和這個古民族的感情相諧和。雖然他們對於外來的信仰的深奧的哲理，未嘗很用過心研究，但那無常的教義，在長年間，一定是深深地感化及國民性了。這教義給悟道，給安慰；給與新的力量去勇敢地擔任萬事；加強了這民族的一個特性，忍耐。連在日本的藝術界——在佛教的影響之下發達起來的，即使不是真實創作出來的——中，無常的教義也遺留着它的痕跡。佛教說天地自然是迷夢，是幻影，是幻像；但它也教人家怎樣去捕捉那些迷夢的迅速流逝的印象，怎樣去把它們和最高的真理關聯起來而加以解釋。而他們對於這一點却學得很好。在春天百花怒放的紅光中，在夏蟬的來往中，在秋葉的殘紅中，在白雪的幽美中，在浮雲飄忽的變幻中，他們都領悟到那有永遠意義的古寓言。就是連他們的災難——水災、火災、地震、瘟疫——也不斷地使他們了悟着永遠寂滅的教理。

『生存的時間中的萬物都要死滅。森林、山嶽——一切都是這樣存在着的。在時間中生產下來的萬物都有慾望。

太陽和月亮，連帝釋天本身，以及他所有的侍從之羣，一切都要，無例外地死滅；沒有一個能够永存。

起初萬物都固定；末後它們要再分解；不同的結合產生新異的物質；因為在自然中沒有一定和不變的本體。

一切的合成物必要老朽；一切的合成物都無常。就是一粒芝麻也不是永存的合成物。萬物都變化；萬物都具着分解的本性。

一切的合成物，沒有例外地，都是無常，不安定，可鄙，一定要分開，瓦解；一切都是瞬間的，如海市蜃樓，如幻象，如泡影……就是陶工所造的一切陶器也終要破碎，人的一生也如此終結。

對於物質本身的信仰是敘述不出和表現不出的，——它不是有，也不是無；這個道理連小孩和無智的人都知道。」

四

現在值得我們來探究一下：對於這個國民生活的無常性和渺小性，是不是有些什麼可以補償的長處隨伴着呢。

這國民生活的最特徵處，就是它那極度的流動性。日本國民好比一個媒介物，它的微分子是在不絕的流轉中。這流動本身已經就是奇特的。它比着西洋諸國民的流動是更大而且更離心底，雖然自一點到一點之間的流動是比較得微弱。而且它還自然得很多，——自然得在西洋的文化中不能夠存在的。歐洲國民和日本國民的流動的比較，可以用一個高速度的振動和一個低速度的振動之比較表示出來。但在這樣的一個比較中，那高速度的要顯示着施行人力的結果，那低速度的則不然。而這種類上的差異之意義，是不只在可以說明的表面上的。在某種的意義上，美國人想他們是大旅行家或許是對的，但在另一種的意義上說，則他們的確錯了。一般的美國人，在旅行這一點說起來，是比不及一般的日本人的。而當然，要比較諸國民的移動，主要是應該想及大眾，即勞動者們，——而不能夠單單就少數的富人階級而論。在他們自己的國內，日本人是任何文明人中最大的旅行家。因為不管是住在幾乎全部由山脈構成的國土中，而他們也不認那是對於旅行有所阻礙，所以他們是最大的旅行家。最善於旅行的日本人，便不是那些需要火車或汽船來運搬的儕輩。

在我們，普通的勞動者比日本的普通勞動者要不自由得很多。他所以少自由，是因為西洋

社會的較複雜的機構，那種種的力量都是傾向於集團凝結的。他所以少自由，是因為他不得不寄以爲生的社會上和產業上的機關，使他適應於它自己（機關）特殊的要求，而常常使他放棄本然的能力，以發達某種特殊的人爲底能力的。他所以少自由，是因為他的生活必須達到某標準程度，而這標準是使他不能單靠着節儉而得到經濟上的獨立的。要得到這樣的獨立，他必須比着那同樣地在努力要逃出這種束縛的好幾千額外的競爭者，有格外的性格和格外的才能纔可。總而言之，他所以少自由，是因為他們的文化的特質，使他不必靠着機器或大量的資本的幫助而可以生活的本能萎縮了的緣故。過着這種不自然的生活，遲早是要失掉獨立的移動能力的。在一個西洋人能够移動之前，他有許許多多的事物須得顧慮到。但在一個日本人移動之前，他便沒有什麼必須顧慮的東西。他可以沒有什麼麻煩，簡單地離開他所不高興的地方，而到他所歡喜的地方去。這兒是沒有什麼東西阻礙他的。貧窮不是障礙物，而反是鼓勵物。他沒有什麼行李輜重，有，便只是一些能够在數分鐘之內整理出來的東西。距離在他是沒有意義的。自然給了他完全的兩腳，那可以一天飛跑五十哩而不覺得苦；給了他一個胃囊，那化學作用能够從歐洲人所不能靠以爲生的食物中攝取多量的營養分子；又給了他一個體質，那是輕蔑一切炎熱，寒冷和潮濕雨露的，因爲它還沒有被不健全的服裝，過分的安逸品，從壁爐或火爐取暖的

習慣，和穿皮鞋的習慣等所損害過。

我們的履物的性質，照我看起來，它的意義似乎不止是普通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而已。這種履物，表示着個人自由的阻礙。在價錢高貴這一點說起來，已經就是這樣；但從形式上看起來更無窮地是這樣。那使西洋人的脚扭歪了原形，使它不能夠盡它的天職。而且這種生理上的影響，不止在脚上而已。無論什麼東西，凡是直接底或間接底成爲運動器官的阻礙物的，它的影響必然地要擴大及整個生理上的組織。這禍害豈但止於此嗎？或許我們之所以屈服於存在一切文化中最荒謬的習俗，也因為我們太長久地屈服在鞋匠的暴戾之下的緣故也未可知。或許在我們的政治中，風化中，宗教制度中，有許多的缺點，多少和穿皮鞋的習慣有關係也未可知。對於肉體上之束縛的屈服，必然地要助長對於心靈上之束縛的屈服。

日本人中的男子——在同樣的工作上比任何西洋工人都可以容易地接受低廉的工錢的老練工人——幸福地可以不必受着鞋匠和裁縫匠兩者的束縛。他的脚很好看，他的身體健康，而他的心自由。如果他要做千哩的旅行，他能够在五分鐘之內把旅行的準備弄好。他全部的行裝不必費用到七角五分錢；而他一切的行李可以包在一個手帕中。有十塊錢他便可以不工作地旅行一年，或者他可以單靠着自己工作的能力而旅行，再不然他可以當做一個香客似地

旅行。或許你可以說這是任何野蠻人都做得到的事情。不錯，可是任何文明人都做不到；而日本人却最少是一千年以來的高級文明人了。日本工人現在的能力在威嚇着西洋的製造家，便是因此。

我們向來太慣於把這種自由移動的事，和我們那種乞食流浪者們的生活併在一起而談，所以對於這事的內在底意義，不會有什麼正確的觀念。我們並且要把它和不舒服的事——不潔和惡臭的事聯想着。然而，正如參伯列因教授所說，「日本的羣衆是世界上最香的。」日本人的流浪者每天要洗一回熱水浴，如果他有幾盞錢可以應付得起代價的話；或是洗冷水浴，如果沒有錢。在他那小小的包袱中，是有梳子、牙簽、剃刀、牙刷子的。他絕不會讓他的身體令人不舒服。一到了他的目的地，他便能够把自己化成一個禮貌很好，雖然服裝簡單而沒有污點的客人。

(註)

沒有什麼傢具，沒有什麼輻重行李，只有少許整潔的衣服便可以生活的能力，不但是顯示在生存競爭上日本民族所佔的優越處，而且也顯示在我們的文化中的一些弱點的本質。那不得不使我們反省着我們日常用品的無謂之多。我們必要肉和麵包和牛油；必要玻璃窗和火爐；

必要帽子，白襯衫，和羊毛內衣；必要長靴和短靴；大箱、皮篋和小箱子；牀架、臥褥、被單和毛毯。凡此一切的東西，日本人都可以不必用，而且實在是不用的好。試想一想看罷，在西洋服裝中，單單那很花錢的白襯衫一項，便是怎樣重要的一件東西！然而這個所謂「紳士之標號」的細麻襯衣，根本就是一件無用的服飾。那既不給溫暖，也不給舒服。它在我們的風俗中，是代表着從前奢侈階級差別的一些遺風，但在現在却和那綴在外衣袖口邊上的鈕釦子同樣，是一種無意義的無用的長物。

(註)有些批評家對於葉特維因·亞爾諾爾特氏(Sir Edwin Arnold)所說的日本羣衆會發出一種像天竺葵花的氣味這句話加以取笑了。然而這個比喻却是對的！所謂「麝香」這個香料，若是少用一些，很容易被人誤當爲麝天竺葵的香味。差不多無論在那個混着女子的日本人的集會處，總有些微微的麝香的香氣可以聞得到；因爲所穿着的衣服都是藏在放有少許麝香粒的櫥屜裏的緣故。除開這個微妙的香味以外，日本羣衆是絕對沒有臭氣的。

五

日本真正所成就的偉業，沒有什麼巨大的象徵表現出來的這個事實，正證明着它的文化是在特殊的方法中發展着的。那不能夠永久這樣地發展下去，然而那已經是這樣地發展下來

而得到驚人的成功了。若把「資本」這一個字廣義地解釋起來，日本是沒有資本而在生產的。日本在本質上沒有變成機械底和人工底而變成產業底。那米穀的大收穫是從幾百萬小小的田地上產生出來；絲的收穫則從幾百萬小而陋的家屋中；茶的收穫則從無數的小土地上。如果你到京都去問那世界上等偉大的磁工之一定做一些什麼東西，他的出產品在倫敦和巴黎比在日本還要著名，你便會發見着他的工場是一個美國農夫都不願意住的木造小屋罷。這個最偉大的七寶燒花瓶的製造者，他或許對於一個五吋來高的東西要開你討兩百塊錢的代價，便在那大約有六個小房間的兩層樓房的背後製造他的珍奇的妙品。又在日本製作中最好的絲帶，而且名聞全國，是在建築費值不到五百塊的一間屋子裏織成的。這個工作，不待說，是手織的。但由機器紡織的工場——織得很好，幾乎要壓倒規模大得很多的外國工場——除開很少的例外，也是鮮見有比那屋子更堂皇的。它們大都是長，輕而低的一層或二層的小屋，建築費就差不多和我們建築一列木材馬房相等。可是像這樣的小屋，却造出銷售全世界的絲綢來。有時候，除開你實在能夠認識園門上的漢字以外，你便只能夠由詢問或由機器的營營聲而才辨別得出一個工場和一間舊式的屋敷（Yashiki，大房子）或一所舊式的日本校舍來的。也有些大規模的磚造的工場存在；然而那是很少很少，而且如在外國人居留地的附近時，便要現得和周圍

景色不調和的樣子。

我們自己建築上的怪物和機器的巨塔，是由產業底資本的大結合實現出來的。然而像這樣的結合在遠東沒有存在着；真的，可以造成這樣結合的資本根本就沒有存在着。而且縱使在幾代之中在日本金錢上的勢力能够形成相當的結合時，要想像有相當的建築物出現也是不容易的事。連磚造的兩層大屋，在商業中心地都發生不好的結果；而地震又好像宣告了日本的建築只好永遠簡單的樣子。國土根本就反逆西洋建築的法則，而且時時要使鐵路線擠出地平，搖撼得不成樣子，而反逆新式的交通制度。

不單是產業上這樣的不完成；連政府本身也呈現着同樣的狀態。除開了皇位以外，沒有一件事物是安定的。不絕的變遷正和國策一樣。部長、知事、監督、監察官，一切高級的文武官員，都在不規則的和驚人的短期間內變動，而較小的官吏之羣則每次政潮一來便要流離星散。我在日本最初一年住過的那個地方，在五年間換了四個新知事。如我住在熊本的時候，在大戰發生之前，那個重要的地方竟調換了陸軍部隊三次。國立專門學校在三年中則有了三個校長。在教育界中，特別地，這種急速的變遷更加顯然。單在我自己的就任中，教育部長便換了五個，而教育方針竟變改了五次以上。兩萬六千個的公立學校，它們的管理法和各地方的議會有很密切的關

係就是沒有什麼別的影響在作用，只因為議會中的變動也難免要時時變動的。校長和教員們打成一團地從此處轉到彼處；有些人才三十出一點的年紀，便幾乎在國內的每個府縣都教過書的。像這樣的教育制度在這種情形之下能夠產生什麼大效果來，簡直是神奇已極。

我們總要想，凡是真正的進步，偉大的發展，是必要多少的安定的。可是日本却給了巨大的發展一點都不要什麼安定也可能的難辯駁的明証。這個解釋存在這個民族性——在種種之點和我們的民族性正相反的民族性——之中。一樣地移動底，也一樣地易受感動的這個民族，在大目的的地位中團結地移動着；盡四千萬的全數都聽着統治者的意思而方圓，就好像沙和水被風所改形一樣。而這個對於改造的服從，是屬於它的精神生活的舊態——珍貴的不自私和完全的信仰的舊態的。這國民性中比較底沒有利己的個人主義這件事，成爲一個帝國的救星；使一個大民族能够抵抗比自己巨大的優勢而保持着它的獨立。因此，日本很應該感謝它的兩個大宗教，就是它的道德力的創造者和保存者：一是神道教，那教訓個人在想自己的家族或自己的事情之先應該想他的皇帝和他的國家之事；一是佛教，那訓練他制服悲愁，忍受苦痛，並容納着愛惜者的消滅和憎惡者的暴戾爲永遠的法則。

目前有一種硬化的傾向呈現着——一種誘導至和那成爲中國的呪詛與弱點的官僚主義相同的形成之變化的危機。新教育的道德底效果比不及物質底效果。解釋爲純粹利己的意思的「個性」缺乏的非難，在下一世紀將不能夠加諸日本人的身上的罷。連在學生的作文中，都已經反映着以智力純爲攻擊的武器的新觀念，和那侵略底自我主義的新情緒了。一個懷着那將要滅亡的佛教思想的殘痕的人，這樣地寫着：『無常是人生的本質。我們常常看見昨天富裕而今天貧窮的人。這依着進化的法則而言，是人類競爭的結果。我們都難免競爭，縱使我們不願意。然而我們用什麼劍鬥爭呢？用那由教育鍛鍊出來的知識之劍。』

對了，自我教養本有兩個形式。一個是誘導到成質高尚的非常的發展上去，而另一個則表示着那越少說越好的事情。但新日本目前在開始研究的却不是前者。我告白：我是一個相信人心，縱使在整個民族的歷史上也是，比人智貴重得很多的人，相信它（人心）遲早將會證明它自己，在回答「人生的獅身女面的怪物」的殘酷之謎這一點上，也比較底容易得多的。我還相信舊式日本人要解決這些啞謎，比着我們要容易得多，這正因爲他們認道德底美比智力底美偉大的緣故。臨末，我可以大膽地引用裴登蘭特·布魯涅蒂爾（Ferdinand Brunetiere）的關於教育的論文的一段，來作我的結論——

『若是不努力把列孟那斯 (Lamentais) 的那些名言的意味深深地刻印在心上那末我們的一切教育手段將歸諸徒勞的罷。那就是說：「人類社會的基礎，是建設在互相給與，或各人爲各人，或各人爲別的一切人犧牲的上面的；犧牲才是一切真社會的要素。」我們沒有學習到這一點差不多有一世紀了；若說我們必須重新入學校的話，那便是爲着我們須得再學習這一點的緣故。沒有這種知識便沒有社會和教育，——不錯，若教育的目的是在乎爲社會造人。個人主義在今日是教育之敵，正像它也是社會秩序之敵一樣。它並非本來就是這樣；但它已變成這樣了。它將不會永遠是這樣；但它現在是這樣。所以，我們不努力把它毀滅，——這是有從極端走到極端之譏的——也必須認識這個：無論我們要爲家族，爲社會，爲教育，或爲國家做些什麼事，只是反抗着個人主義才能够成功。』

心

110

三 街頭賣唱者

一個提着三絃琴，被一位七八歲的男孩兒帶領着的婦人，到我的家裏來唱歌。她身穿農民的衣服，頭纏一個藍色手巾。她生得醜；而她那生成的醜因牛痘的襲擊更加厲害了。那小孩提着一束板印的流行歌。

由是，隣近的人們開始羣集到我家的前庭來——大部分是背上負着小孩的青年母親或是看護小孩的女婢們，但年老的男女——近邊的「隱居」們（*Hidden*）老年人把家政產業一切的俗務委諸兒孫而獨自退守休養的老人之意，不是中國所謂的隱士。譯者註。）也同樣地來了。連人力車夫們也從下一條街的角度頭的停車處走了來；因此門內便馬上擠得沒有餘地。

那婦人在我的門階上坐下，調好三絃琴，彈了伴奏的一節——由是一種魔力落下聽衆的身上來了；他們在驚愕的微笑中互相面面相對着。

一種奇妙的聲音——年輕的，深沉的，透徹心肝美妙動人不可言狀的聲音，從那醜陋不成樣子的脣上潺潺地流了出來。「是婦人呢還是森林中的仙女？」一個旁聽者質問了。只是一個婦人罷了——然而是一個非常的，非常的大藝術家。她那種操縱她的樂器的方法，可以使頂巧妙

的藝妓驚服；而無論從那一個藝妓的喉嚨上，像這種美妙的聲音和這種歌曲，是未嘗聽到過的。她只像一個農夫所能夠唱的唱了而已——用一種，或許是從鳴蟬或野鶯學習得來的音節，——又用一種在西洋樂譜中絕沒有記着的微音和半音或半半音的調子唱了。

她一唱了起來，那些在聽的人便開始靜靜地啜泣了。我聽不懂歌辭的意義；但我感覺到日本生活的悲哀和快樂和容忍，共她的聲音一齊穿過我的心裏頭去。一種看不見的哀憐之情好像集在我們的周圍戰慄着的樣子；而那被忘却了的地方和時間的感情，混合着更幽靈底感情——不是那還生存着的記憶中的地方或時間的感情——悠悠地回轉來了。

這時候我看到那唱歌者是個瞎子。

唱完了的時候，我們用甘言把那婦人引入屋裏來，問了她的身世。她從前曾過着好生活，在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學習了三絃琴。那男孩是她的兒子。她的丈夫是患着不遂症的。她的眼睛因為生牛痘瞎了。但她身體還是強壯，能夠跑很遠的路。她的孩子疲倦了的時候，他便要把他負在背上走。她能夠養育臥在床中的丈夫和她的小孩，因為她唱歌的時候，人們便要啜泣起來，而給她錢和食物……這便是她的身世了。我們給了她一些錢和給她喫；然後她由她的男孩

引導着走了。

我買了一本關於新近兩人情死的流行歌：『玉米和竹次郎的悲曲——作者大阪市南區日本橋第四區十四號竹中米。』那很明瞭地是木印板裏面有兩張小小的繪畫。一圖是表示着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孩在一起悲嘆的樣子；另一圖——「尾畫」一類的東西——是畫着一個寫字檯，一只將滅的燈，一封開着的信，在盤裏焚燒着的香，和一個插着檜的花瓶——這個神聖的植物（檜，shikimi），在佛教的儀式中是作供獻給死者的禮物用的。那種草寫的原文，好像是垂直地寫下來的速記，譯起來便只像下面這幾行——

「在出名的大阪市，在西本町的第一區，——哦，情死的故事的悲劇！
「妙齡十九的玉米，——看她便愛她的竹次郎，一個年輕的工人。

「對着他倆的此世來世，他們山盟海誓——哦，愛着藝妓的悲愁！

「他們的臂上刺着「雨龍」和「竹」的文字，——絕不顧慮人生的煩惱。……

「但他出不得五十塊錢贖回她的自由——哦，竹次郎的心之苦悶！

「由是兩人立誓同死，因為在這個人世間他們絕不能成爲夫妻……」

「託了她的友侶燒香和獻花，——哦，像露消煙沒的他們之可憐！」

「玉米舉起那只充滿着水的酒杯，裏頭是兩人要情死的盟誓……」

「哦，愛人們情死的心亂！——哦，拋棄生命的他們之可憫！」

總一句說，在這個故事中並沒有什麼很異常的地方，而在這詩歌中也一點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注目處。那回演奏的一切惹人感嘆處，是全在乎那婦人的聲音中的。但自那唱歌者去了之後，過很久，那聲音還是殘留着的樣子，——使我心裏生起一種甜蜜和悲哀的奇異的感覺，因之我不能不自己要求要解釋那些魔術底音調的秘密了。

由是，我便想出了在下面寫着的那些意見來：——

一切的歌，一切的曲調，一切的音樂，都只是感情的原始底自然表現的進化，——那些由音調表示的悲哀、快樂，或熱情的自然底言語的進化罷了。別的语言會變化，同樣地這個音的結合的言語也會變化。因此，那些深深地感動着我們的曲調，在日本人的耳朵聽起來却是沒有意義；

而那些一點都不能感動我們的曲調，對於那精神生活和我們自己的精神生活之差異有如藍與黃之別的民族的情緒，却能够惹起強有力的同情作用……然而還不可解，這個我絕對不懂的東洋短歌——這個平民中一盲婦人的平凡的歌曲，在一個外國人的我的心中，會引起那樣深的感動，到底是什麼理由呢？這的確是因爲在那唱歌者的聲音中，有種性質，那性質能够使比一個種族經驗的全體還要大的——和人類生活一樣廣大，而古舊有如善惡的知識的——東西生出同情的。

在二十五年前的一個夏天黃昏時候，我在倫敦的一個公園裏，聽到了一個女孩對一個過路人說『Good night』。就只是這兩個小小的言語——『Good night』。她是什麼人我不曉得；我絕沒有看到她的臉貌；我也絕沒有再聽過那聲音。然而，經過一百個季節之後，一想起她的『Good night』的聲音，我還是要受着一種快樂和苦痛的不可思議的二重感動——這個苦痛和快樂，無疑地，不是我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涯中的，而是那前生和過去的世界的。

像這樣地使那只聽過一次的聲音如是迷人的東西，一定不是這一世的東西。那是無限無數的被忘却了的人生之物的確世間絕沒有兩個聲音會有完全相同的性質。但在愛情的言辭

中，則人類無數萬的聲音裏却有一個共通的溫柔的音色。遺傳的記憶會使新生下來的赤子理解愛撫的聲調的意味，無疑地，我們的關於同情，悲愁，憐憫的聲調的知識，也同樣地是遺傳。因此，所以在遠東的這個城市中的一個盲婦人的短歌，連在一個西洋人的心裏，也能够鼓起一種比個體更深的感動，——被忘却了的煩憂之漠然沉默的哀感，——不能記憶的時代之朦朧的愛的衝動。死者絕不是完全地死滅。他們睡在疲勞的心和忙碌的腦筋之黑暗的小窩（細胞：譯者註）裏，——而很稀罕地只被那追憶着他們的過去的某種聲音的反響喚醒起來。

四 節錄旅行日記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於大阪、京都間的火車中

在公共舟車之中想睡覺，而又不能夠躺下去的時候，一個日本婦人是要把她左邊的長袖子遮住顏臉之後才打起瞌睡來的。現在在這個二等客車之中，有三個婦人排成一列地在睡，三人的顏臉全都用左袖遮掩着，而跟着火車的震動一齊在搖擺，就好像是潺潺的河流中的蓮花一樣。（這個用左袖的事不是偶然的便是本能的；大概是本能的罷，因為右手在火車激動的時侯，很便於攔住皮帶或是座位的緣故。）這個光景又美麗又滑稽，然而當做凡是文雅的日本女人，無論做什麼事情總要努力取用最優美和最不自私的禮貌的例看起來，却特別是顯得美麗。那又是很動人發生憐憫之情的，因為那姿勢也像悲愁的姿勢，而有時也像疲倦的祈禱的姿勢。這一切都是由於只想把自己最快樂的臉貌給人看的，一種經過教練的義務觀念造出來的。

這事實使我想起一個經驗來。

一個長久在我家裏做事的男僕，在我看起來好像是人間最快樂的一個人。他在聽話的時

候始終現着笑容，在做工的時候始終很快樂的樣子，顯得人世的煩惱事一點也不曉得似的。可是有一天，當他以為是他獨自一個人在那兒的時候，我把他一看，他那鬆懈的臉貌便使我嚇了一跳。那不是我所認識了的臉。苦痛和憤怒的難看的皺紋現在上面，使那臉貌老了二十歲的樣子。我輕輕地咳一聲以表示我的到來。由是，在一瞬間那臉貌便又光滑、柔化、快活起來，好像是由於返老還童術的奇蹟的作用似地。奇蹟，不錯，是那永遠不自私的自制的奇蹟。

二

四月十六日於京都

把旅館中自己的小房間前面的木造窗板推開，早晨的太陽便馬上射到障子（Shoji）用木格紙糊的（日本窗門）上，在那金色的方面上，畫出一株小桃樹的十分明顯的影子來。沒有一個人間的畫家——就是日本畫家也不能——能夠畫出比這個影畫還優秀的來！在金黃色的面上描畫着藍黑色的這個不可思議的影像，依着在外面那看不見的樹枝種種距離的不同，連濃淡的色澤都表現出來了。這使我想及因家屋的採光而用紙這回事，對於日本美術有影響及的

可能性。

在夜裏，一間只把障子關着的日本家屋，便宛如一個紙糊的大燈籠——一個面上沒有繪畫，而在裏邊却有活動影像的魔術的燈籠。在日間，則障子上的影像只從外邊照來；但這些影像在太陽初起的時候，若是光線像今早一樣，水平地從一個古式庭園的空地直射過來的話，便會顯得非常美觀。

古希臘的傳說，說藝術的起源，是由於自然而地要在牆壁上描畫愛人的影子的嘗試，這話實在未可加以取笑。一切的藝術意識，像一切的起自然的意識一樣，它簡單的起源由於陰影的研究是很可能的。然而映在障子上的影子是非常的顯著，那要暗示着日本特有的畫才——絕不是初步底，而是無比類地發達了的，同時又難以說明的——的說明。不待說，日本紙的性質比任何毛玻璃 (Frosted glass) 都適於映照影子這一點，是應該考察，同時陰影本身的特質也應該加以考察。西洋的植物，譬如說，是不能夠供給像日本庭園——費了幾百年的苦心所造就，盡人力使其雅觀——的樹木所映出來的那樣美麗的影子的。

我希望這障子上的紙，像照相的乾板一樣地有感受性，能夠把那太陽平面地直射過來的最初的美妙的印象攝下來。

三

在一切日本特別美妙的事物之中，最美妙的莫如那登上高處的參拜地方或休息所在的中途，——就是那無處去的道路，和那引到無的地方去的石級。

固然，這特別的妙味是種偶然配合的妙美——人工的營造和光、形、色的自然界最好的情景互相一致的結果，——是一種在雨天便要消失的妙味；然而它的可驚嘆讚美，並不因無常而減少。

這樣的登臨大都是由一個傾斜的鋪道開始，有半哩的長，兩旁排列着大樹。奇形的怪石規則地間隔着護衛着道路。其次便來到較大的石級，那是穿過綠陰，登上更大的古樹成蔭的土臺上去；從此便要登幾段的石級，上幾個的在樹陰下的土臺。像這樣地登了又登，登了又登，直至最後，目的地才在遠遠蒼然的牌樓那邊現出來：一個小小的，空虛的，不着彩色的木造廟宇——一個「神道宮」。經過了長長的莊嚴的進路之後，在這靜寂和陰暗的高處，這樣地受着的空虛之

感，根本就是神祕幽玄。

可以使你得到和此同樣的經驗的佛寺，只要你願意得到它，是有許多在那兒等着你的。譬如說，我可以舉出京都市內的東大谷的寺域來。堂堂的樹蔭路直通寺院的庭，從那個庭則寬闊滿五十呎的石級——厚重多苔，而有着堂皇的欄杆——直達一個圍着牆壁的土臺上去。這情景，使人想及走進德卡梅龍（Decameron）時代意大利的遊園地去的樣子。可是一到那土臺上，你所看到的却只是個門，開着——引入一個墓地！這是不是佛教徒的造園者，存心要告訴我們：一切的榮華和權勢和美麗最後達到的只是這樣的一個寂滅？

四

四月十九——二十日於京都

我把三天的大部分費在國民勸業展覽會中了，——這點時間要來洞悉這展覽會一般的性質和意義是很不充分的。出品主要的是工藝品，然而不管是怎樣，却幾乎全部都令人看了要生好感，因為一切種類的出品全部都施着可驚嘆的藝術底應用。外國商人們和那些比我明

眼的觀察者們，在這展覽會裏便發見了別樣和可怕的意義——就是向來東洋人給與西洋的商工業的最可怖的威嚇。『和英國比較起來，』倫敦泰晤士報的一個通信員這樣寫着，『一切都是法新（Farthing，一辨士的四分之一）對着辨士之比……日本的對於工業的侵略的歷史，比着對於高麗和中國的侵略歷史還要早些。那是一個和平的征服——一個事實上已經成功的無痛的放血方法……這一次京都的展覽會，是工業的事業大大地進步的明證……勞動者的工錢一禮拜只需要三先令的國家，其他一切的生活費都準着這樣，當然是要把——縱使別的事都對等——一切的费用需要日本的四倍以競爭者滅亡的。』的確，產業上的「柔術」是會生出意想不到的結果的。

展覽會的門票也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事。只要五分錢！但雖然是這點數目，巨額的收入好像很可以得到的樣子，因為參觀的人是這麼一羣一羣地擠着。多數的農民每天每天水般地流進市內來——大多數是步行，恰像是朝山進香的樣子。而這次無數地旅行上京，因為有真宗教的大本寺的落成禮，事實上也就是朝山進香。

裏面的美術部，我以為比着一八九〇年東京的美術展覽會壞得多。也有好的作品，但很少。或許，這就是全國民的一切精力和才能都傾倒到可以賺錢的方向去的證據；因為在那些

較大的室裏，是陳列着從沒看過的精巧貴重的作品——如陶磁器、牙琢物、象眼細工刺繡等——那是工業和美術相聯結着的。真的，排在那兒的幾件陳列品的真價，使我得到答辯一個日本朋友感慨無量地所批評的一句話的暗示：他說『若是中國採西洋工業的方法，它一定會把我們從世界上的一切市場驅逐出去的罷。』

『在低廉的出產品或許是這樣，』我答。『但是日本沒有必須全靠出產品廉價的理由。我想它很可以更安全地依賴着它那技術和良趣味的優越。一國民的技術底天才，是有特殊的價值的，這價值可以敵得過那一切由廉價的勞力的競爭。在西洋的民族中，法蘭西便是一個例子。法蘭西的富，並不因為它比鄰國能够低廉地生產的關係。它的貨物在世界中是價錢最貴的。它售賣奢侈品和美術品。它的貨物可以在一切的文明國裏銷售，就因為那些貨物在它們的種類中為最良品的緣故。為什麼日本便不可以成為遠東的法蘭西呢？』

在美術作品的陳列中最壞的就是油畫部——西洋式的油畫。沒有什麼理由使日本人不能應用他們固有的藝術底表現法，來畫出可驚嘆的油畫。但他們做西洋畫法的企圖，不過只在那很需要寫實底方法的習作方面，達到平凡的程度罷了。若依西洋美術的法則，則油畫中的

理想底作品，是日本人的能力還不能夠企望得及的。或許將來，就是在油畫方面，他們也會使西洋的方式適應於國民精神的特殊底要求，而自己發見一個進入美的殿堂的新門戶也未可知。可是現在還沒有這樣一個傾向的徵兆。

有一幅畫着對着大鏡的全身裸體的婦人的畫，引起了公衆的惡感。日本報紙要求這幅畫的撤退，而發出對於西洋藝術觀不滿的評論來。然而這幅畫却出自日本人畫家之手，那是一個拙劣的作品；但却大膽地定着三千塊的價錢。

我暫時站在那幅繪畫的旁邊，以觀察它給與觀衆的印象如何。觀衆的大部分是農民。他們大都要睨視着它，侮蔑地嘲笑着，發出一些輕蔑的話，而走開到那些雖然只是定着十塊到五十塊的價錢，而的確是比較底值得注意很多的掛物（Kakemono，掛物掛繪等的總稱）方面去觀察。批評的尖鋒主要的是對着「外國」的好尚（那畫像是畫着一個西洋人的頭的。）好像沒有一個人想那是日本人的畫似的。如果那是表示着一個日本婦人的話，恐怕羣衆不會讓它存在的罷。

對於那幅繪畫的一切侮辱輕蔑是正當的。在這個作品中，一點也沒有什麼理想存在。那不過單單是表現着一個裸體婦人在做着女子不願意被人家看到的姿勢罷了。而一幅純粹裸體

婦人的畫，無論是怎樣畫得畢真畢肖，若藝術的意味是什麼理想，那麼它便絕對不是藝術。它的寫實處便是它的可厭的地方。理想底裸體是神聖的，——是人類的對於超人的夢想中最神聖的。但一個裸體的人却一點也不神聖。理想底裸體不要什麼纏繞的東西，因為它的美妙處是從那不許遮掩或破壞的美的線上生出來的。活着的實人體沒有這樣神聖的線或形。試問一個畫家，除開他能够從那裸體除去一切實感的痕跡不說外，他只爲着裸體而畫裸體是正當的嗎？

有一句佛教的格言，正道破了這一點，就是說：『能够不卽事物的個體而觀察事物的才是智慧的人。』而使真的日本藝術偉大的，便是這個佛教的看法。

五

這樣的思想生出來了——

神聖的裸體，絕對美的抽象的裸體，是給與觀者一種混着憂鬱的驚愕和歡喜的打擊的。很少的藝術作品能够給與這種打擊，因為很少的藝術作品達到完成之域。但有些大理石像和寶玉細工能够給與這種打擊，又如「藝術愛好社」所發行的刻板，有一些關於它們的精巧的模

寫也罷。這些作品，越看得久，越生起感嘆之情來，因為它們沒有一條線，或線的小部分，其美不是超越一切的記憶的。因此，像這樣的藝術的秘訣長久要被想為超自然；而其實，它所傳給的美的感覺是超人的，——在現在的人生以外這個意味上說起來，是超人的，——所以，在人類所曉得的感覺的範圍內，它是超自然的。

這個打擊是什麼？

它不可思議地很像的確是類似於初戀的經驗所受着的那種心底打擊。伯拉圖說美的打擊是心靈突然半憶起那神聖的觀念世界的的作用。『在這個世界而看見那個世界的影像或其類似的東西的人，要受着如雷電一樣的打擊，而自己魂飛魄散。』叔本華（Schopenhauer）說初戀的打擊是全人類的心靈的意志力。在現代則斯賓塞（Spencer）的實驗心理學說人類的感情中最激烈的，在它初次表現出來的時候，是絕對地先行於一切個人經驗的。古今的思想——哲學和科學——像這樣地都一路承認着：個人對於人類的美最初所受的深刻的感動，決不是個人的。

絕倫的藝術所給的打擊，難道就不適用於這個同樣的真理嗎？表現在這樣藝術中的人類的思想，的確要引起那安置在觀者的情緒生活中的過去一切的經驗——從無數的祖先承繼

下來的遺產，生同情的。

真的是無數！

一世紀當做三代算，又假想沒有同族結婚的時候，則一個法國的數學者，計算出現在的每個法國人的血管中，應該有紀元一千年代的二千萬人的血液在流着。若從西曆的紀元算起，則現在一個人的祖先，總數便有十八京（Quintillion，一加十八個零的數，即 1000,000,000,000,000,000）之多。而且二十世紀的年限和人類生存的期間比較起來又算得什麼哦！

那麼，美的情緒，和我們一切的情緒一樣，一定是無數的過去之想像不到的無數經驗所遺傳下來的產物。無論在那一個美的感覺中，都有着那埋着頭腦的不可思議的沃土中的幾億萬不可測量的幽玄之記憶在閃動。而各人在自己之中各有一個美的理想，這理想不外就是那曾經好看的形色，美質的過去的知覺之無限的複合罷了。這理想是蟄伏的，——本質上是潛伏的，——不能够在想像的而前任意喚起；但它在生的感官感覺着什麼漠然的類似物的時候，便要突然地放光起來。這時便要感到那種奇異的，悲哀而美妙的戰慄，這戰慄是伴着生命和時間的潮流之突然底逆行生起的；由是那百萬年和無數代的感情便在這兒被總括為一瞬間的感動底情緒了。

只有屬於一個文化的藝術家們，即希臘人們，能够施行這樣的一個奇蹟：就是把美的民族底理想從他們自己的靈魂中解放出來，而把那波動的輪廓刻在寶玉或石塊上。他們使裸體神聖化；他們還要使我們感着他們自己所感到一樣的神聖。他們所以能够做出這樣的作品來，或許就是因爲，如愛墨孫 (Emerson) 所提言一樣，他們具有完全的感覺的緣故。的確不是因爲他們像他們所作出來的彫像那樣美麗的緣故。沒有一個男子或女人能够像他們的彫像那樣美麗。只有這個是的確的，——他們洞察了他們的理想，而把那理想明瞭地確立起來了。但這理想是過去的美的眼睛和眼臉，喉嚨和頰，嘴和顎之無數萬萬的記憶之複合物。

希臘的大理石彫刻給了一個證明：就是世間沒有什麼絕對底個性存在着；正如肉體是細胞的複合物一樣，心靈是精神的複合物。

五 阿彌陀寺的尼姑

一

當阿豐的丈夫——一個遠親的姑表兄弟，因為互相戀愛而入贅於她的家族的——被他的領主召喚到首都去了的時候，她對於將來的事情一點也不顧慮着了。她只覺得悲哀。自從他們結婚以來，這樣地離開着過日子，這一回算是第一次。但是她有父母做伴，還有一位比誰都可愛的——雖然連她自己都不大自覺着——親生兒子。並且，她還有許多的事情做。有許多的家內事須得她來處理，有許多的布須得她來紡織——棉的和絲的。

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她要在他平日常住的房間裏，替她不在的丈夫供奉着小小的食物——好像供奉祖先或神靈的小小的食物——這些食物是盛在優美的油漆的淺碟中的。這些食物置在房間的東邊，食物的前面則放着他平日用的坐褥。這些食物所以置在東邊的，是因為他到了東方去的緣故。在要移開食物之前，阿豐常要取開小碗的蓋，看看那油漆的蓋的裏面，是否有水蒸氣蒙着。因為人家說，若是蓋的裏面有了水蒸氣蒙着，出外的人便是平安無事。若是沒有他便是死了，——因為這是他的靈魂自己回來找着食物的表記。阿豐每天每天總是看見那油

漆蓋的裏面凝着濃厚的水珠。

那小孩是她不絕的歡喜。他是三歲，常常喜歡發問着一些除開上帝以外沒有人曉得答覆的問題。當他要玩耍的時候，她便放開她的工作和他在一起玩。當他要休息的時候，她便對他說一些奇妙的故事，或是對着他所發問的那無人知道的事物，給與可愛而敬虔的答覆來。在傍晚，當燈光在神桌和佛像的面前點着了的時候，她便要教他那還不靈動的唇舌學習那孝順的祈禱。當他安睡了，她便要把工作拿到他的近邊來做，而守望着他那平靜甜蜜的顏臉。有時候他會在睡夢中現出笑容來；由是，她便曉得那是觀音在夢中和小孩兒玩，而要在口中喃喃地對着那「永遠在祈求者的頭上懸臨着」的女菩薩，念着佛教底祈求了。

有時候，在天氣很晴朗的日子，她要負着她的小孩在背上，去登嶽山 (Dakeyama) 這樣的郊遊使小孩非常歡喜；他的歡喜不只是因為他的母親教他看種種的事物，也因為她教他聽種種的聲音的緣故。阪道在叢樹和森林之間穿，在綠草鋪着的斜坡上盤越，在奇形怪狀的石岩邊圍繞；這兒那兒是心中懷着故事的花草，身上附着精靈的樹木。山鳩在「哥啦哥啦」地叫，野鴿在「哦娃哦娃」地鳴，蟬在嘶嘶地叫。

凡是在等着所鍾愛的回來的人，如果他們做得到，便要到這個稱爲「嶽山」的山頂來參拜。這個山嶽無論從城市的那一方面都看得見；而從它的山頂則可以望見好幾省的地方。在這山頂，有一塊大約像人樣和人高的石頭垂直地屹立；而許多小石塊在它的旁邊和頂上堆積着。在那兒的近邊，則建着一所小小的神道教的廟宇，在祀從前的一位公主的神靈。因爲她悲傷着她所鍾愛的不在的人，常常登上這個山嶽來瞭望他的歸來，直至她形容憔悴，終於化石了爲止。因此，人們便替她建了一所廟宇；後來凡思慕不在的戀人的人們，到現在還是要到這兒來祈禱戀人的回來，而且，在他們祈禱之後，每個人總要拿一塊堆積在那兒的小石塊回家去的。若是所戀慕的人回來了，他們便要把從前取回來的小石塊，再另外加上一個，拿到原地方去，以作感謝和紀念的禮物。

阿豐和她的兒子去參拜這個神廟的日子，到回來的時候，常常已經是夜色圍繞着他們了；因爲路是很遠，而且他們來往須得用小舟渡過那繞着這城市的水田的荒川——這是很要費時間的一個旅行。有時候是連星光螢火都已經在照耀着他們；有時候是連月亮都出了——由是，阿豐便要對着她的小孩唱出咏月的出雲地方的童謠來：——

心

月姑娘，

小小的月姑娘，

你幾歲，今年？

「十三——九歲呢。」

那還年紀輕呵。

而年紀輕也是當然，

因為紅色的腰帶子，(註)

綁得那麼漂亮，

在你的腰間。

你肯把它送給馬麼？

「哦，不！」

你肯把它送給牛麼？

「哦，不！」

(註)因顏色華麗的帶子只是小孩子好帶。

蛙羣的歌聲，——音量宏大而像是飛泡沫的合唱，儼然就是土地本身湧出來的聲音似地，從那連綿幾里的水田中，直衝到藍色的夜空上去。由是，阿豐便要對小孩解說道：那些聲音是在說『眼睛痒，眼睛痒！我的眼睛痒，我想睡呵！』

這一切都是快樂的時間。

二

後來，在三日的中間，那永遠不可思議的主宰生死的主宰者，一連給與了她的心兩次的打擊。第一是曉得她常常祈禱着的那溫和的丈夫永不會再回來，而已經重復變成那生出萬物的塵土了。其後不久，她又曉得她的小孩是中國的醫生叫不醒地永眠了。這些事實，只像由電光的閃爍而認到物形般地，在阿豐的眼前顯現了。而在這個電光閃爍的中間及過後，便是絕對底黑關——神佛的慈悲憐憫。

這黑關過了；由是她便面對着一位名叫『記憶』的仇敵。在人家的面前，她能够像往日似地，做出愉快的笑顏。但獨自對着這個相訪者（記憶）的時候，她便難堪其寂寞了。她要在席上

由是死者便會迅速地答覆着被問的事情，然而不斷地要這樣喊着：「快點呵，快點呵！因為我的回來是苦痛的，而且我只有短促的時間好留在此地！」到了問答過後，亡靈便回去；而那個道士則失神地把顏臉俯伏下去。

召回亡靈是一樁不好的事情。因為召回了他們，他們的地位便要更壞起來。回到下界去的時候，他們非處在比從前更下的地位不可。

在今日，這種巫術是被法律所禁止了。在昔日，它們算是一種安慰事；但是這禁律是一個好的禁律，而且是正當的，——因為有些人是喜歡嘲弄那存在人心中的神性的。）

因此，有一晚，阿豐便在市梢的一個寂寞的小廟裏，跪在她的小孩的牌位的面前，而聽着咒文了。不久，她便從那司儀者的脣上，聽到一種她自以為是熟識的聲音，——比誰都可愛的聲音，——然而很微弱很細小，好像是微風的嘆息。

——這個微弱的聲音對她喊道：——

「快問罷，快一點罷，媽媽！路是很黑暗而且長；我又不能够在這兒留戀耽擱時間的。」
由是她震顫地問：——

「爲什麼我非傷悼我的兒子不可什麼是神佛的正義？」

於是得到了答覆——

「哦，媽媽，不要這樣地悲傷着我的事情！我所以死只是因爲願你可以不死。因爲這年頭是個疾病和悲哀的年頭，——而我曉得你要死的；由是我便祈禱着，而得代你死了。」

「哦，媽媽，決不要爲着我哭！爲着死者悲哭是不慈善的事情。冥府之路是越過一條淚河的；若是媽媽哭，河中的水便漲滿起來，而靈魂不能渡過，非在那兒徬徨迷失不可。」

所以，我懇求你，不要悲愁，哦，我親愛的媽媽！只請你有時候給我一點點清水。」

三

從此以後，她便不哭了。她又像從前一樣，輕快恬靜地做一位溫和的女兒，而盡了她的孝道。春來秋往，她的父親便想替她再找一個夫婿。他對她的母親說——

「若是我們的女兒再有了一個兒子，她一定會很快樂起來，而我們也同樣要歡喜的。」
但是更聰明的母親却答道——

「她不覺得有什麼不幸。她是不能夠再嫁的。她已經是變成一個小孩子，什麼煩惱罪惡都不懂的了。」

真的，她已經變成不曉得真正的苦痛了。她開始表現着一種奇妙的嗜好，就是喜歡細小的東西。起初，她覺得她的床太大——這種感覺或許是從失掉了兒子的空虛感所來的罷。以後一天過一天，別的東西也漸漸覺得太大起來了，——家屋，親密的房間，壁龕和置在壁龕的大花瓶，甚至連家內一切的器具都覺過大了。她喜歡用着孩子用的一般地細小的飯碗和極細的筷子來喫飯。

關於這些事情她的父母都隨便她去做；可是關於別的事情她却也沒有什麼怪想。老父母臨終在談論她的事情。最後父親說：——

「讓我們的女兒和別人住在一起，怕是一回很難過的事情罷。但我們已經上了年紀，我們不久便非和她離開不可哦。所以我想，或者我們可以預先使她去當尼姑，替她建立一間小小的尼姑庵，萬事便不必耽憂了。」

翌日，母親便問阿豐說：——

「你願意做一位神聖的尼姑，住在一間有很小的祭壇和小小的佛像的，很小很小的尼姑

庵裏過活嗎？我們可以常住在你的旁邊。如果你願意這樣的做，我們便請一位和尚來教你念佛經。」

阿豐願意，而且要求做一套極小的尼姑服。但是母親說——

「一位好的尼姑，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做小的，只是衣服却不行。她應該穿一套寬大的衣服——這是佛陀的規矩哩。」

因此，她終於被說服，穿上和別個尼姑一樣的衣服了。

四

他們在從前曾有過一座稱爲阿彌陀寺的境內，替阿豐建築了一個小小的尼姑庵。這尼姑庵也稱爲阿彌陀寺，而供奉着阿彌陀如來和其他的佛陀。裏面裝置着一個很小的祭壇，壇上放着一些細小的祭具。又在小小的經桌上，放着小小的經文；一切都是小的，小小的屏風，小小的鐘鼓，小小的掛畫。由是她便在此長住了，從她的雙親死後。後來人們都稱她做阿彌陀寺的比丘尼，意思就是阿彌陀寺的尼姑。

離庵門不遠的外邊，有一個土地菩薩。這個土地神是特別的土地神——是病孩子的朋友。在這土地神的面前，始終有許多小糕餅的祭物。這是表明着有些父兄來替他們的病孩子祈禱着的；而糕餅的數目，便是在表示孩子的年齡。那兒大概都是兩個或三個的糕餅，而很少有七箇或十來箇。阿彌陀寺的比丘尼照料着這個土地神，要替它燒香，自寺園中採花來供奉它；因為在庵寺的背後有一個小小的花園。

她每早在出去捐取布施回來之後，便要常坐在一個小小的織機之前，來織一些很少用得着的狹小的布帛。然而她的織物常常被那些曉得她的故事的商店老闆買去；而他們便送她一些很小的杯子，很小的花瓶，和一些奇怪矮小的樹木給栽在花園裏。

她最大的歡喜是和小孩們在一起這回事；而她絕不會沒有孩子來和她做伴的。日本的小孩子的生活，大多在庵寺的境內過着；因此有許多小孩歡歡喜喜地在阿彌陀寺的庭院裏玩耍。住在那街上的母親們，個個都喜歡她的小孩在那兒玩，但要叮囑他們不要嘲弄那比丘尼。『有時候她的行爲會很奇怪，』她們要這樣叮嚀地對小孩說：『可是那是因為她從前有一個小孩，後來死了，使她做母親的心太過悲傷了的緣故。所以你們須得溫良地對她和尊敬她才好哩。』孩子們都對她善良，但是不以尊敬之念對她表示十分敬意。他們曉得怎樣對她好些。他們

她常常說要一個很小的墓碑，石工答應了我們，說我們若有了錢，他可以替我們做一個很漂亮。因此，我們想你或者能够捐助一點。」

「那一定的，」我說：「但以後你們便沒有玩的地方了罷。」

她們微笑着答道：——

「我們還要在阿彌陀寺的庭院裏玩哩，她埋葬在那兒。她會聽見我們在玩，而且要歡喜的罷。」

一個很漂亮。的墓碑。但是我們希望給她一個很小很小的墓碑哩，因為她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她常常說要一個很小的墓碑。石工答應了我們，說我們若有了錢，他可以替我們做一個很漂亮。的。因此，我們想你或者能够捐助一點。」

「那一定的。」我說：「但以後你們便沒有玩的地方了罷。」

她們微笑着答道：——

「我們還要在阿彌陀寺的庭院裏玩哩。她埋葬在那兒。她會聽見我們在玩，而且要歡喜的罷。」

心

六二

六 戰後

一

今早兵庫浸浴在那形容不出的光輝的澄清的壯麗裏——春光。這春光是飽含蒸氣而給與一種眺望遠景的幽玄的妙趣。一切的外形雖然是很明顯，但大概都被淺淡的色調所理想化了。而在城市背後的大山，則高聳入那與其說是藍青不若說是藍青的精的無雲的大空中。

在蓋瓦的屋頂的藍灰色的斜面上，有些怪形的東西在搖曳閃動——這種光景在我算不得新奇，但使我每日看了總覺得愉快。到處都在飄搖——那綁在很高的竹桿上的，儼若真正的活魚般地在搖動的蠻大而色彩華麗的紙魚。大多數是從五尺到十五尺的長；但有些地方也看得到若干長不及一尺的小魚，被繫在一條大魚的尾巴上。還有些竹桿上則綁着四五條的魚，那些魚是照着它們的長短的比例而懸高懸低，最大的總是懸在最高的地方。像這樣形式和顏色做得如是巧妙的紙魚，真要令初看到的外國人驚奇起來。線索是綁在魚頭之中的；風從那張開着的魚嘴中吹進去，不但使它們的身體膨脹得像實物，而且要使它們不絕地生起波動——或上或下，或轉灣或扭曲，完全像是真正的魚一般地，尾巴在搖曳，魚鰭在波動。在我的隣家的庭園

裏，有兩條很巧妙的標本。一條是橙黃色的腹鰭和藍灰色的背脊，另一條是全部銀色的；而兩條則同樣有着奇異的大眼睛。當它們在空中浮泳着所發出的沙沙聲，很像是掠過竹林的風聲。離此不遠的地方，我看到一個格外大的魚，那魚的背上有一個紅色的小孩騎着。這個紅色小孩是代表着金時，金時是在日本國內所生的小孩中的一個最強壯的小孩，當他還是個嬰孩的時候，便能夠和熊角力，用網捕獲怪鳥。

誰都曉得這紙製的鯉魚，是只在五月，爲着生男孩的慶祝季節才懸掛起來的，這些鯉魚在屋頂上出現，便是表明着生了男孩，而且在象徵着父母的對於兒子的希望——希望他們的兒子能够像真正的日本最大的鯉魚要逆着急灘浮上河流般地，排開一切的障礙在世界上開拓他們的路。在南部或西部日本的許多地方，我們便很少看到這種鯉魚。但反之我們會看到那稱爲「幟」(Nobori)的用棉布做成的狹長的旗子，好像船帆般地，用帆桁或環子垂直地綁在竹桿上，而在那旗上面用許多顏色畫着在急流中的鯉魚，或是鬼魔的征服者鍾馗，或是松樹，或是龜，或是其他什麼好運氣的象徵。

但在日本建國二千五百五十年的這個光輝的春天，這些鯉魚，怕不止是在象徵着雙親的希望，而是在象徵着因戰勝而再生的國民的大抱負罷。帝國的軍事底復興，新日本的發祥，從中日的戰爭開始。戰爭告終了；未來雖然是籠着雲霧般地模糊，但好像有巨大的希望宿着的樣子。爲着要成就更高大的永續的偉業，無論障礙有怎樣的黑暗，日本是不會有恐怖或是疑惑的。或許日本將來的危險，就正存在這個大自負心之中也未可知。這個自負心並不是因此次的戰勝所生的新感情，那是一個因爲連勝的歷史所漸漸加強下來的民族感情。從宣戰的最初，對於最後的勝利便絕對不懷着絲毫的疑念。在國民的中間有普遍和深刻的熱誠，但沒有表現出外面來的興奮之象。有些人更馬上就寫起日本戰勝的歷史來了，而且這一類的史書——附着石印照相版和木刻版的插畫而頒布給購讀者的週刊或月刊——要在外國人的觀戰者沒有勇氣預言戰役的結果之前，便在全國的各地發賣。從始至終，這個國民相信着自己的有力和中國的無能。玩具的製造者，馬上要製出許多巧妙的作品在市場上發賣，那些作品都是表現着在逃走的，或是在被日本的騎兵斬殺的，或是用他們的辮子綁在一起的被俘的，或是在著名的日本將軍的面前叩頭求慈悲的中國兵。穿着甲冑的舊式武士的玩偶絕了跡，而用土、木、紙或絲製造的日本的騎兵，步兵，炮兵的玩偶，或是要塞，炮臺的模型，戰艦的模型等出現了。有的玩具是

用巧妙的機器做出熊本的旅團在襲擊旅順港的狀況，有的是做出一樣巧妙的松島艦和中國的幾隻鋼鐵艦在海戰的情形。像這樣的玩具和裝着軟木塞子而因空氣的壓迫發出大爆發來的無數玩具的鎗，和無數的玩具的劍，無數的小喇叭同樣在出賣。一聽到孩子們，不絕地在吹這種小喇叭的時候，我便要憶起在新奧連斯（New Orleans）的一個除夕的洋鐵號筒的騷擾來。每次捷報一到，新的彩色畫便要製出好多來發賣。這些繪圖的製造是極粗糙廉價，大概都只是描寫着畫家的想像，可是却很適合於喚起民衆的自負心。奇異的就是連在將棋上都要表現出來，棋子全都是表現着中國的軍官或是日本的軍官。

他方則劇場更是完全地在出演戰爭的事跡。就是說凡戰役中的一切插話都在舞臺上重演着，也不算說得過分。甚至連演員們都要到戰地去研究場面和背景，而應用着人工的吹雪來真實地表演在滿洲的軍隊的困苦情形。武勇的事蹟的報告一到來，便馬上要被編爲劇本。喇叭手白神源次郎（註一）之死，越過城壁爲戰友開城門的原田重吉的剛勇，十四個騎兵對抗着三百個步兵的英雄，不持武器的工人對中國大隊的奇襲，——像這樣的事實及其他的事蹟，是要在好幾百的劇場出演的。寫着忠君愛國的文句的紙燈籠掛在家家戶戶的門口，一則在慶祝帝國軍隊的成功，一則在娛悅乘火車赴戰場去的兵士們的眼睛。在輸送軍隊的列車不絕地經過

着的神戶，像這樣的紙燈籠是要每晚每晚，一連幾星期都繼續地懸掛着的。各街內的住民，還要捐錢來做旗子和凱旋門。

此外，這種戰爭的光榮，還由着此國種種重要的工業，用稍爲永續底的方法表彰着了。勝利和獻身底英勇的事蹟，不但是在信筒和信箋上的圖案中記念着，就是在陶器，金屬器，絲織物等的上面，也一樣地要被記念着。這些事蹟，要被畫在羽織（Haori）（註二）的絲夾裏上面，畫在婦女的縮緬（Chikimen）（註三）的頭巾上，畫在帶子的刺繡中，在絲襪衣或小孩新衣的表面上。至於花洋布或毛手巾這一類便宜的印花布上，則更不待說了。連那些種種的漆器，影器的側面或蓋上，香煙盒子，袖口的鈕釦，插在頭髮上的別針，或是女人的梳子上面，甚至於筷子，都要表現着。連那在出賣的裝在小匣中的牙籤，每枝每枝都要刻着一首用顯微鏡才看得清楚的關於戰事的短詩。直至戰爭平和了的時候爲止，最少是直至那個要殺害來議和的中國全權大使的「壯士」（註四）的暴行爲止，萬事都照着這個國民所願望和所期待般地實現了。

但是議和條件一發表，得到法國、德國的援助的俄羅斯便干涉日本起來了。這三國的聯結提攜不遇到什麼抵抗；日本政府運用着柔術，因意料外的屈服把期望打破了。日本對於它本身的兵力感着不安的時期已經過去很久。它的餘力恐怕要比向來被認識的還大，而它的有着兩

萬六千個學校的敎育制度，是一個巨大的敎練機關。在它的本國內，它可以對抗任何強國。它的海軍是它弱點，而關於這一點它是充分自覺着的。那是由輕裝巡洋艦組成的好艦隊，操縱也得其人。它的海軍總司令於兩次的大海戰，不失一艘地把中國的艦隊全滅了；然而要對付歐洲三大強國的聯合海軍力量却還不夠；而且日本陸軍的精銳正在出征中。干涉的最好的機會巧妙地被選擇了，而且他們所企圖的恐怕不止是干涉罷。俄羅斯的大戰艦已經做着戰鬥準備；而單單這些戰艦便能夠壓倒日本的艦隊罷，雖然要得到勝利必須供着多大的犧牲。但是俄羅斯的行動，突然被英國對於日本的同情的惡毒的宣言所挫折了。英國在數星期之間，可以駛着艦隊到亞細亞的海面上來，而且在一個短短的海戰，便可以壓伏三國所聯合的鐵甲艦隊。在此時如果有一粒砲彈從俄羅斯的巡洋艦上發出的話，則全世界恐怕要被投入戰爭的漩渦中去也說不定。

但在日本的海軍內部，却有着馬上便和三個強敵開戰的熱烈的希望。這麼一來，恐怕是一回偉大的戰爭罷，因為日本的總司令絕對不會夢想及降服的事情，而日本的軍艦絕對不會放下艦旗的。陸軍也同樣地希望着開戰。因此要抑制國民，須得用着政府的全力。自由的言論被禁止；報紙嚴重地被查禁；而把遼東半島付還中國，增加先前所要求的賠款，才獲得了和平。日本政

府的行動真聰明不錯。當日本國力的發展的這個時代，要竭盡國家財力來和俄羅斯開戰，對於工業商業及經濟上的影響，一定會生出最慘澹的結果來的。但是國民的自尊心却深深地受傷了，國民到現在還是不禁要怨艾他們的執政者。

(註一)在成歡之戰，有一位名叫白神源次郎的喇叭手，被命吹『前進』的信號；他剛剛吹一聲，一粒子彈便飛來穿過他的肺部，把他擊倒了。他的伙伴們要把他的喇叭拿去，因為看他的傷是致命的。但他卻從他們的手裏奪過來，放在嘴唇上，盡他的力量再吹一聲『前進』的信號，然後倒下死去。

(註二)羽織(Horori)是一種上衣，男女都穿。夾裏常常要畫着沒有言辭可以稱讚的花樣。

(註三)縮緬(Chohimen)是一種縐綢，它們有許多種類；有些是很值錢而且耐用的。

(註四)壯士是現代日本的禍根的一種。他們大都是學生風的依着破爛爲亂暴的脅迫者而喫飯的儕輩。政治家們嫌他們來對抗反對黨的壯士，或是在選舉的時候當做暴漢用。私人則有時候要僱他們來做衛士。近年來日本選舉的騷動和屢屢有襲擊名士的事件發生，大都是這一類壯士的所爲。在俄羅斯產生虛無黨的原因，有幾點是和日本產生了現代的壯士這一輩人的原因相類似的。

III

於兵庫，五月十五日

從中國回來的松島艦，淀泊在和樂園的前面。它雖然建了偉大的勳功，却不是個巨艦；但它那好像一座鋼鐵的城塞般地隆起在平滑的藍色的海面，橫陳在清澄的光輝中的模樣，的確很可怕的样子。百姓被許可去觀覽這個軍艦，歡喜非常，大家好像要去參拜廟宇似地，都穿上最新新的衣服；我也被准許參加在他們的裏頭了。在港中的一切船隻，儼然全都是被僱來供給觀覽者者一般地，當我們到着的時候，羣衆是有這樣多地羣集在那鐵甲艦的周圍。像這樣多的觀覽者，要做一次登上那鐵甲艦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得不幾百人做一班地輪流着上下。但在這冷凜的海空中等着並不是不愉快的事；而傍觀着那大衆的歡喜的光景也不錯。當輪值到了的時候，是怎樣的擁擠喲！是怎樣的前推後擠不開喲！兩個婦人墜落海中了，被水手救了起來，說她們就是溺死也不怨恨的，因為松島艦的水手們可以說就是她們的生命的保護者。而事實上，她們是不會溺死的，因為有許多的船夫總在那兒看守着她們。

國民負着松島的艦水兵們的地方，是比兩個少婦的生命還重要的；因此民衆要以愛來報答他們是極當然的——爲着幾千人歡喜送的贈品，在軍紀上是被嚴禁着的。軍官和兵士無疑地是很疲勞；但對於嘈雜和責問却很溫和地忍受着。每件東西都肯詳細地指示和說明給大家聽：

巨大的三十生的大砲以及它的裝填裝置和回轉機關；速射砲；水雷和它們的發射管；探海燈和它的照射的機構。我自己，雖然是個外國人，而且是得到特別許可來參觀的，但上上下下也全都得到了引導，而且被准可到海軍司令的房艙裏去覘望了皇帝陛下的龍影；又聽到了在鴨綠江上的大戰的壯快的故事。這時，在這個港上的禿頭的老人和婦人以及小孩子們，真是得到一日做了這松島艦的主人公。士官，海軍學校學生，水兵們，都盡力地招待着。有的和老頭子在談話，有的讓小孩子玩弄他們的劍柄，或是在教他們怎樣高舉着他們的小手而大聲喊『帝國萬歲！』而對於那些疲乏了的老婆婆，便替她們鋪開蓆子，讓她們可以在甲板上的陰影裏坐着休息。

這些甲板，僅僅在兩三個月前，是染着勇士的碧血的。四處的黑斑點，雖然經過磨石擦過，但還是留着痕跡可見；人們用柔和的敬畏的表情看它們。這個旗艦受着兩次巨彈的打擊，而它那易損傷的部份則因小彈的亂射碎着。它當着激戰之衝，差不多喪失了半數的船員。它的噸數不過是四千二百八十噸；而它的當面的敵却是兩艘各有七千四百噸的中國的鐵甲艦。在外表上，它的裝甲並不示着深重的創痕，因為破碎的鋼鐵板已經再重新被釘好了。我的引導者誇耀地指示着甲板，支持砲塔的鋼鐵桅，烟筒等的無數的修補痕跡，及砲座的厚一英尺的鋼板上所留着的生起輻射線形的可怕的凹陷痕給我。他帶我們追隨着那三十半生的巨彈穿過這軍

艦的通路，一直到下面去。『那砲彈飛來了的時候，』他對我們說：『重大的震動把許多人拋上空中這樣高了，』（把他的手在約離甲板兩英尺高的地方比着。）『同時，在這一瞬間，周圍一切的東西都黑暗起來；人們連自己的手都看不見了。既而我們發見了右舷前方的一門大砲被破碎，在那兒的兵士全都被炸死了。我們四十名即刻被炸死，很多人受了傷；凡在那一部分的人，沒有一個幸免的。由是，甲板上着了火，因為搬出來要應用的火藥爆發了的緣故；因此，我們非一面打仗一面設法撲滅火災不可。連重傷的人，手和顏臉的皮剝了下來，重傷者，也忘記了創痛而在工作；瀕死的人則幫着在運搬水。但不久我們的巨砲再發一門，便把鎮遠號擊沉了。中國人有歐洲人的砲手在幫助他們。如果我們不必對抗着西洋人的砲手，我們的勝利一定容易得多哩。』

他說了真實的話。在這個天氣晴朗的春天，恐怕沒有一件事能够比叫他們即刻開始戰鬥準備，而去襲擊那漂泊在海中的俄國的大鐵甲艦的命令，還要使這松島艦的船員歡喜的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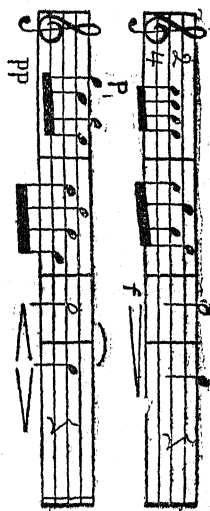
四

去年自下關到神戶去的時候，我看到了好幾個聯隊剛要去戰爭，那些聯隊全都穿着白色的制服；因為夏季還沒有過去。那些兵士很像我教過的學生（而事實是有好幾千剛從學校出來的），使我不感到令這樣年輕的人去打仗的殘酷。那小孩氣的顏臉是有這樣的坦白，快活，而一點都不曉得人生的大悲哀的樣子！『不要替他們耽心罷，』一個曾在兵營中過活的同伴的英國人說：『他們都會好好地幹下去的哩。』我答道：『那我曉得，但我是耽心着炎熱和霜雪和滿洲的冬天。這些要比中國的來福槍還可怕。』（註一）

喇叭的音響，在日沒後召集兵士，或是報告熄燈時刻的喇叭的音響，是幾年間成爲我住在師團的駐在地的夏天的傍晚的娛樂之一的。但在戰爭的幾個月中間，那最後一節的如訴的長音，却給與我以一種和先前不同的感動。我不覺得那節調有什麼特別不同；但我常常想，那是時用特別的感情吹着的。在一師團的喇叭同時對着星光發出的時候，那無數地交錯着的音色裏，有一種使人不能忘記的悲愁。在這樣的時候，我便常常要夢想着那些眼看不見的喇叭手，是在招引大羣的青年和強健者到永遠安息的陰暗寂寞裏去的。

今天我去觀看幾個聯隊的回來。許多青綠的拱門，在他們通過的從神戶車站到楠公祠——祭祀楠正茂的英靈的一個大廟——的街道上建設着。市民捐出六千元，來饗宴兵士作為他們戰後回來的第一餐；從前有許多軍隊也是這樣地受着歡迎了。他們在聚食的廟庭中的小屋，都用旗子或綠葉裝飾着；那兒還有許多贈品送給全軍隊——蜜餞糖菓，香煙，和印着英勇的詩歌的小手巾。在廟門前則建築着一座真正美麗的凱旋門，前後兩面都用金色的漢字記着歡迎的辭句，頂上則置着一個地球儀，地球儀的上面歇着一隻展開翅膀的鷹。（註二）

我起初和萬右衛門在離神廟不遠的車站等着。火車到了；守護兵命令一切的觀光者都退出月臺去。在外邊的街道上，則警察們在制止羣衆，禁止一切的通行。過幾分鐘後，兵隊便形成整齊的縱隊從那磚造的拱門中走出來，一個稍稍跛着，在吸香煙的頭髮半白的軍官，在先頭領導



着。我們的周圍密密地聚擁着羣衆；但喝采的聲音沒有，連說話的聲音也沒有，除開在通過的軍隊那整齊的步調的音響以外，沒有什麼聲音來打破這個靜寂。我差不多不能够相信這些便是從前出征去了的那些人，只有他們的肩章的號數，給我確示着事實。他們的顏臉是被太陽曬得焦黑而且變成兇暴的樣子；有許多人還長着濃厚的鬍子。他們那深藍色的冬制服已經穿得破損糜爛，靴子則已經不成樣子；可是他們那種大搖大擺強而有力的闊步，是經若干苦練過來的闊步。他們已經不是些青年，而是些可以對抗世界中的任何軍隊的鐵漢了；是些行過殺戮和襲擊的人，是些備嘗了紙筆絕不能形容出來的苦痛的人了。他們顏臉的表情沒有歡喜也沒有驕傲；銳敏的眼睛很少去窺看歡迎旗，許多的裝飾，和那頂上置着勝仗的鷹的翅膀遮蔽着的地球儀的凱旋門，——這，或許是因為那些眼睛，太常常看到了那些令人嚴肅生畏的事物的緣故罷。（裏面只有一個人一面走着一面現出笑容；但這，使我憶起在我小孩時，去參觀從亞非利加回來的軍隊的時候，一個豬亞武（Zouave）兵士的臉上現出刺人而嘲弄的微笑來了。）許多旁觀者很明顯地受了感動，感覺着這個變化的理由。然而，不管如何，這些兵士現在總算比從前成爲更好的兵士；而要受着歡迎，受着安慰，受着贈品，受着百姓的深而溫和的愛，然後到他們的親熟的舊兵營去休息的。

我對萬右衛門說：「今晚他們要到大阪，到名古屋的罷，他們要聽到喇叭的響聲，而懷念着那些永遠不能回來的戰友們罷。」

這個老人答說，用着簡單的熱誠的口調：「自西洋人想起來，或許以為死的人不會再回來也未可知。可是我們却不這樣想。日本人就是死了的，也沒有一個不會回來的。沒有一個不認得歸途。從中國，從朝鮮，從苦海裏，我們所有的戰死者全都回來了，——全都他們現在和我們在一起。在每天黃昏時候，他們要集合來聽那呼他們回來的喇叭聲。而且他們在「天子」的軍隊將來要被召集去抵抗俄羅斯的時候，也會聽見喇叭聲的罷。」

（註一）事實上因戰爭而死的日本人的總數，自牙山的戰鬥到澎湖諸島的占領為止，僅僅是七百三十七人。但因為其他的原因而致死的，在臺灣的占領中間，到六月八日的最近為止，却有三千一百四十八名之多。在這個數目之中，只因茂列拉而死的便有一千六百零兩人。這的確是「神戶格羅尼卡爾」(Kobu Chronicle)新聞所報的數字。

（註二）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的大海戰的時候，一隻鷹歇在日本的巡洋艦高千穗的戰艦上面，被捕着飼養了起來。經過了許多愛撫之後，這隻鷹鳥便被呈獻給皇帝了。在日本的諸侯之間，獵鷹是一種種行的遊戲，它可以被敬得很馴良起來的。鷹在日本，現在好像比從前更是一種勝利的象徵了。

七 阿春

阿春大抵在家庭中被養大起來了，由那養成世界上少見的溫柔的典型底婦女的舊式教育方法。這個家庭教育，是養成非在日本決不能養成的單純的心，舉止的自然底優美，服從，和忠實的性質。這樣造就出來的德性，是太過溫柔，太過優美，除開往時的日本社會以外，不大適當的。在新社會很激烈的生活中，這種教養並不是最賢明的準備。所謂溫良的女子的，要被教養得能夠聽憑丈夫的心意才好。他們要教她絕對不要表示嫉妬，或是悲愁，或是憤怒，即使是在不得不嫉妬，悲愁和憤怒的環境之下。他們希望她能夠用純粹的柔和來征服她的丈夫的過失。總一句說，他們幾乎是要求她成爲一個超人，最少在外表上能夠實現一種完全不自私的理想。而這些德性，一個溫良的女子，對於那和她的身分同等，有理解性，而善察她的感情，不會傷她的心，的丈夫，是能夠履行的。

阿春的家門比她的丈夫好得很多；她來匹配他似乎太好了一點，因爲他不能夠真正地理解她。他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結了婚，起初生活頗窮苦，後來才漸漸地好了起來，因爲阿春的丈夫是一個經商的聰明人。阿春覺得在生活不富裕的時候，丈夫對她好得多了；而關於這些事情

的感覺，一個婦人是絕少會錯誤的。

她還是替丈夫做一切的衣服；而丈夫要褒獎她的針線做得好。她要奉承丈夫一切的要求；幫助他穿衣脫衣；替他把那小小的家庭弄得非常舒服；在早晨他要去辦公的時候便愛嬌地送他出門，傍晚回來的時候便慇懃地去接他；對他的朋友招待得非常周到；對他的家內事處理得極其經濟；而且絕少要求任何化費金錢的愛顧。而實際上，她也沒有要求這種愛顧的必要；因為她的丈夫絕對不會吝嗇，而且喜歡看她粧束得漂亮。——好像一些美麗的銀色的飛蛾穿着它自己的翅膀似地，——帶她到劇場或是別的娛樂場去。她要陪伴着他到種種的娛樂場，——在春天則到開櫻花有名的地方，在夏夜則到螢火閃爍的處所，在秋季則到楓葉深紅的名地。有時候他們要到舞子的海濱去玩一個整天，在那兒是松林儼若舞女般地在搖曳；有時候要到清水的古涼亭去過一個午後，在那兒是一切的東西都像五百年前的一個幻夢，有高大的古樹的蔭影，有從岩洞湧出的陰冷澄清的泉水之歌，而且常常有一種看不見的洞簫的悲音，悠長地在吹着古調，——是一種恰像在落日之上和藍色交映着的金色的光輝似地，和平與悲哀混合着的音色。

除開這種小小的行樂和郊遊之外，阿春很少出門。她唯一的親族和她丈夫的親戚，都住在

很遠的別省分，所以她很少有訪問人家的機會。她喜歡守在家中，來料理壁龕上的花，或是佛壇上的花；來修飾房間，和餵養庭園裏池中的馴良的金魚，這些金魚一看到她來便會擡起頭的。

她還沒有生過小孩，那種新的歡喜和憂愁還不曉得。雖然她是梳着太太式的頭，但她的樣子却還像個很年輕的姑娘。又她還單純得像個小孩子，可是對於處理瑣碎的事情却很有才幹；她的丈夫要佩服她，有時連大事情也要謙卑地來和她商量了。或許是因為在這樣的時候，溫良的心情要比聰明的頭腦使他得到較好的判斷的罷；然而，不管是否出自直覺底心情，她的忠告却未嘗錯誤過。她和丈夫很幸福地過了五年；在這五年間，她的丈夫對她的行爲，在一個年輕的日本商人對着一位天性比自己好的妻室所能够表現的程度上說起來，算是極其細心周到了。

後來他的態度突然變冷淡起來了；那是變得太突然，使她感得他突變的理由的確不是因為她沒有生小孩的緣故。因為找不出實在的理由，她便以爲是自己有什麼對不住丈夫的地方，自問着她的純潔的良心，却仍然得不到答覆。由是她極力做出許多行爲要使丈夫歡喜，可是他依然不爲所動。她丈夫雖然不說出什麼不親切的話來，但在那種沉默的背後，她却感到一種想說而被壓抑着的言辭。一個身分較好的日本男子，是不會輕易在言語上對他的妻室不親切的。那要被當爲粗鄙和殘酷。一位性情端正的有教育的日本男子，連對於妻室的譴責，都要用

溫和的話答覆。照日本的法則，普通的禮貌是要求男子漢取這樣態度的；而且這種態度是唯一安全的態度。一位優美而敏感的婦人，絕不肯長久屈服在粗暴的待遇之下；一位有品格的婦人，不難因為受着丈夫在盛怒之下的一言半語而自殺，而這種自殺在做丈夫的是一生的不名譽。可是這兒有一種比言語更厲害的緩慢的虐待方法——譬如那種引起嫉妬的藐視和冷淡。一個日本妻室的確是被教養絕不要表示嫉妬的；然而嫉妬這個感情比任何的訓練都要老些，它是和愛同樣的老，而且要和愛同樣地長生着罷。在她那種冷淡的假面之下，一個日本妻室和她的西洋姐妹們有同樣的感情——正和那些表面雖在愉快地開着華美時髦的夜會，心中也不斷地在祈禱着那可以使她獨自自由地緩和她的苦惱的時候來臨的西洋姐妹們，有同樣的感情。

阿春是有理由嫉妬的；但她因為心地太像小孩子一樣地純白，所以不會馬上就推測到那原因。她的丈夫在平常的習慣，無論是在家或是在別的地方，晚上總要和她在一起過着。但現在却不然了，他每晚要獨自一個人地出去。最初他說些事務上的口實，到後來竟連口實也不說了，而且絕對不對她說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到最近，他並且要用一種沉默的無禮來虐待她。他完全變了，正如僕役們所說：『他的心裏好像有着魔鬼似地。』而事實，他是被一個預設的陷窠所巧妙

地捉到了。藝妓的一言使他的意志麻木，藝妓的一笑使他的眼睛變瞎。那藝妓比他的妻不漂亮得很多；但她張羅那種纏繞意志薄弱的男子的肉慾底欺騙的網子的伎倆却很巧妙，而且這種網子常是要把人們的全身纏繞得越來越緊，直至他們被人唾棄，破滅的最後的時間爲止。阿春不懂得這些。她直至她丈夫那不可解的行爲變成習慣了以後，才疑了她丈夫有什麼不對處；而且，她這時所以起疑心，也不過只是因爲發覺了她丈夫的錢去處不明的緣故罷了。她丈夫絕對不對她說明晚上是在些什麼地方過去的。她也怕問他，因爲怕他要以爲自己是在嫉妬。她不但把心中的感情說出，反之要待他極溫柔周到；像這樣溫柔周到的款待，若是一位稍有頭腦的丈夫，受之便會了悟一切。可是，她的丈夫除開商務以外，却完全是個蠢包。他繼續在外邊過他的夜；而且跟着他良心的漸漸麻木，回來的時間也漸漸遲了起來。阿春是被人們教訓了一位好的妻室，在晚上須得坐起來等着她的主人回來。就因爲她這樣做了，她便神經衰弱了起來，爲因睡眠不足而起的發熱所苦，爲晚來在僕役們照常地都睡着了之後她還要坐着等待沉思所苦。只有一次，她的丈夫回來很遲，對她說道：『真對不住，要使你等到這麼遲的辰光，請你以後不要再等到這麼遲罷！』由是，她怕她的丈夫是真的在爲她痛心了，便愉快地笑道：『我並不想睡，我也不疲倦，請你不必關心罷。』因此她丈夫便真的不關心她了，——他樂得聽她的話；而不久以後

便在外邊過了一個全夜。翌晚也一樣地在外邊過個通宵，第三晚也同樣。在第三晚的外出，他更連翌早的飯都不回來吃了；由是，阿春覺得做一個妻室到此時不得不開口了。

阿春整個早晨在家裏等着，一面在焦慮她的丈夫，一面在焦慮着自己；因為她到頭覺察到了，她覺察到她丈夫的邪惡，而這邪惡給與一個女人的傷痕是再深沒有了的。她的忠實的僕人對她說了些什麼；其餘的她可以推測而知。她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但她不覺得。她只覺得自己不過是在憤怒——在自私地憤怒罷了，因為那殘酷的，像刺般的，使人嫌惡的苦痛使她這樣。當她正在想要怎樣才能够把她不得不說，不得不從她的唇上說出的最初的話，最不自私地表白出來的時候，已經是正午了。既而她的心臟因一個打擊而跳動起來了，這個打擊使一切的東西都形成暈眩的漩渦在她的眼睛模糊着，浮盪着——因為她聽見了人力車的車輪聲，而且聽到了僕人在喊的聲音：「老爺回來了！」

她掙扎着到門口去接他；她那纖弱的身體，因發熱和苦痛，和恐怕自己的苦痛顯露出來，在發抖。她的丈夫嚇一跳了，因為她不照常地微笑着來迎接他，却是用一隻在戰慄的纖小的手，攔着他那綢衣的胸襟，——用一種好像在搜尋靈魂的斷片似的眼睛，在凝視着他的臉孔，——而且努力要說出什麼似的，可是，說不出什麼，除開「你」這個簡單的一語以外。幾乎是同在這一

瞬間，她那無力地握着丈夫的衣襟的手鬆懈，她的眼睛現着神妙的笑容閉起來；而在她的丈夫還來不及伸手支持她的時候，她便倒下去了。她的丈夫試着要攙起她來。但在她那纖細的生命之中的一縷靈魂已經折斷：她是死了。

不待說，這是惹起了一場的驚愕，眼淚，不中用的呼喊她的名，和奔走着請醫生。但是她依然蒼白地，靜靜地，美麗地躺在那兒，一切的苦痛憤怒都從她的臉上消去，而好像她結婚日似地現出笑容。

兩個醫生從公立醫院來了，——日本的軍醫。他們毫不客氣地追問着，——徹骨徹髓地質問，尋根究底地查究那男子。然後他們好像利刃般冷凜而尖刻地對他說了實在話。——而讓他伴着他的亡妻辭別了。

人們要疑心他爲什麼不去當和尚，因爲他的良心已經覺醒了是很明瞭的事實。他終日坐在京都的絲織品和大阪的印着圖形的布匹的堆積間，熱誠而且默默地。他的店員們想他是一個好主人，因爲他絕對不嚴厲地說話。他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他的住址已經搬移了。在阿春從前住過的那間美麗的房子，現在是別人住着；而房主絕對不到那兒去的。這或許是因爲他怕在那

兒會看見一個纖細的影子，還在栽培花草，或是取着虹般的姿勢，彎腰在看池中的金魚的罷。然而，無論他在什麼地方休息，有時在人聲靜寂的時候，他總會看到這個無言的姿影在他的枕邊，——在替他縫衣服，替他的衣服弄得精光，美麗；而這衣服是他從前專門穿起來嫵藝妓的。在別的時候——在他的忙碌的生活中最忙碌的時候——當大商店的喧囂靜止時，當他的總潑賬的符號模糊，消滅時，一個哀訴的細小的聲音——這是神佛所不能夠使沉默的，——便要對着他寂寞的心底，好像責問似地說出一句簡單的話：「你？」

八 趨勢的一瞥

一個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在它的遠東的周圍呈着一種顯著的對照。在那街道整然的醜惡中，人們要得到那些本是此地所無的一些地方的暗示——儼若西洋的斷片被魔力移過海洋的這方面來一般：利物浦（Liverpool），馬賽（Marseilles），紐約，紐奧連斯（New-Orleans）等處的小部分，以及遠在二萬或一萬五千哩以外的熱帶殖民地的街市的一小部。商業上的建築物——和那些矮小輕裝的日本商店比較起來便形得巨大——好像在表白着經濟力的威脅似的。盡我們的想像所能及的各種各樣的住宅——從印度人的平房算起至那有尖塔和凸窗的英國式或法國式的別墅爲止——全部是被圍繞着那修剪整齊的灌木的平凡的庭園；白色的道路則堅固而且平坦得像畫板，兩邊列着那種在木箱中的樹木。幾乎是凡英、美所慣見的一切東西，全都被移植到此地來了。我們能够看到教堂的尖塔和工廠的烟囪和電柱和街燈。我們也能够看到有鐵門的外國磚建築的貨棧，和前面有大玻璃窗的商店，和步道，和鐵欄杆。這兒有晨報和晚報和週報；有俱樂部和讀書館和滾球場；有彈子房和酒吧間；有學校和禮拜堂。這兒

有電燈公司和電話局；有醫院、法院、監獄，和外國警察局。這兒有外國律師、醫生和藥劑師；有外國食品店、糖果店、麵包店、牛乳店；有外國男女服的裁縫；有外國的學校教員和音樂教員。這兒有市政廳，可以供市政的事務和一切公會的用——同時也可以供常人演劇或是演講和音樂會用；有時候也有些巡遊世界的演劇團，要暫時歇在這兒，好像在本國似地表演一些戲文來使這裏的男子笑女子哭。這兒又有棍球場、跑馬場和公園——就是我們在英國稱爲『廣場』(Square)的一類東西；有遊艇會、競技會、和游泳場。又在那熟識的音樂中，我們可以聽到練習鋼琴的不絕的叮叮噹噹，市音樂隊的砰碰聲，和時時發出的像喘息般的手風琴聲；事實，聽不到的只有手旋風琴一種而已。住民則有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丹麥人、瑞典人、瑞士人、俄國人，以及些少的意大利人和里敏特人(Livornese：沿地中海諸國的人民。)是，我幾乎把中國人忘記了。他們也聚集很多，獨自占領着這區域的小小一隅。但是占優勢的分子是英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尤其是最占多數。這些有力民族的缺點和優點，在這兒研究要比在海外研究容易得多——因爲在這個小小的社會裏，各人對於別的各人的事體能够完全知道——這個社會，完全像是在這廣漠未知、的遠東中的一個西洋生活的綠洲。在這兒，不值得寫出來的醜事也有，高尚和慷慨的美談也有；而這些美談，是關於那些假裝爲利己，而且掛着假面把自己的好處掩飾起來的

人們所做的善行和勇事的。

但是這個外國人的領土，不能夠越過那很容易就越過的範圍去，而且恐怕不出幾年便會消滅的罷——這個理由我就要論及。殖民地的發展常是過於早熟，——完全像是美國西部的「驟然發達的城市」(Mushroom-cities)一般，在它剛剛凝結之後，便馬上發展到極點了。

在這租界的周圍及前面，「本國城市」——真正的日本城市，是廣漠地展開入那完全未知的地域去。在普通的居留民，這種本國城市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世界，他們好像是想這些地方，住在租界十年之久，也沒有進去看過它一次的價值的樣子。那對於他們沒有趣味，因為他們不是風土習俗的研究者而只是些商人，並且他們沒有時間來想那是怎樣新奇的一些地方。單單要越過租界線，便像是要渡過太平洋一樣，——太平洋的廣闊和人種間的隔離比較起來還要狹隘些哩。若是獨自一個人穿入日本市街的那種無限的狹小的曲徑去，狗便要對你吠起來，小孩子便要釘住你，儼若你是他們會看到的唯一的外國人似地。或許他們要在你的背後呼你為「異人」，「唐人」或是「毛唐人」——最後這個「毛唐人」意思是說「長毛的外國人」，並不是當做恭維話用的。

一

租界上的商人們長久對於萬事的處理非常武斷，而強迫日本商人實行一種西洋商人所不肯答應的貿易規例，——這規例明白地是在表示外國人的信念，就是以爲日本人都是騙子。沒有一個外國的商人肯購買什麼貨物，除開那貨物可以長久留在他們的手裏，而調查了又調查，經過「徹底的調查」以外；又沒有外國商人肯接受什麼輸入的定貨單，除開那定貨單是和「巨額的定錢」一齊寄來的以外。日本的購買者和售賣者雖然反對這種規例，但是沒法子；他們終於不得不屈服。但他們在等着他們的時機，——只是以一種終於要克服的決心屈服着罷了。外國城市的急速的發展，和投資在裏面而成功的巨大資本，指示他們曉得在自己能够獨立以前，是應該多多地學外國人這回事了。他們驚嘆而不敬服，雖然心中深惡外國人，却仍和外國人做買賣或是替他們做工。在舊日本，商人的地位是處在普通的農夫之下的；但是這些外國的侵入者，却僭越地冒着王侯的聲色和征服者的傲慢。他們做一個僱主常常是暴戾殘酷，然而他們在賺錢的上面非常聰明；他們像帝王般地生活着，和支出高大的薪金。在日本青年，爲着要學那非學不可而可以把國家從外國人的支配下救出來的事物，被外國人使用而吃苦，是心所願的。

將來日本會有着自己的商船及外國銀行，和得到外國的信用，而把這些傲慢的外國人驅逐干淨的罷。然而在此時他們應該把外國人常爲導師般地忍受着。

因此，輸出輸入的貿易，還是完全地操在外國人的手裏，而從空無一物發展到數千萬的巨額；日本就這樣地被利用剝削了。但它（日本）曉得這只是在繳學費；而且它的忍耐是一種要被誤解爲忘却侮辱的忍耐。它的機會終於到來了，在萬物的自然程序裏。漁利的外國人的大批注入，給與了它最初的好機會。和日本人貿易的競爭把舊規例打破了；新的商行喜歡接受沒有「定錢」的定貨單；巨額的先交款已經不能夠再勒索了。外國人和日本人間的關係也同時改善了許多，——因爲近來日本人呈現着對抗虐待的突然團結的危險性，不會被手鎗所恐嚇，不肯受任何種類的責罵，而且曉得怎樣在數分間解決最危險的暴徒了。至於那些人民的渣滓——在這個通商口岸的粗暴的日本人，則老早就稍微觸怒，便要取攻勢來的。

在租界建設後的二十年中間，那些從前會夢想到要把這國全部歸他們的所有只是時間問題的外國人，現在已經開始曉得他們是怎樣地太過着輕這個民族了。日本人學得非常好——幾乎是和中國人一樣。——他們代着外國的小商人而起了；外國人的種種商店，因爲日本人的競爭不得不關閉了。就是在大商行，那種容易賺錢的時代也已經過去，而開始轉入困難的時

期。在昔日，外國人的一切日用品，須得由外國商人來供給，——因此，大零賣業便在批發商的保護之下發達了起來。然而現在租界上的零賣業很明顯地是前途暗淡。有的已經是消滅了，其餘的也明顯地在日日減少。

在目前，商館中的經濟底外國人店夥或是助手，已經不能夠住在租界的旅館中生活。他可以僱一位每月薪俸很少的日本廚子，或是可以從每碟五十文以至七十文的日本菜館送飯食來。他住在一種「半洋式」的房子裏，而那房主便是日本人。他的地毯或是蓆子是日本製的。他的傢具是從日本的傢具店買來。他的便服、襯衣、靴子、手杖、雨傘，全都是「日本製。」連那放在他的洗濯臺上的肥皂也是刻着日本文字。若是一個吸煙的人，他可以從一家日本香煙店，買到和任何外國煙店品質同樣的馬尼拉（Manilla）煙，而價錢每匣要便宜半塊錢。若是他要書籍，他可以從一家比外國書店便宜很多的日本書舖買來，而且可以從比較多和比較好的存書中選擇他所要的書本。若是他要攝影，他便到日本照相館去；沒有一個外國照相師能夠在日本生活下去的。若是他要古董，他便去找日本店；外國商人要他的價錢是比日本商人貴一〇〇%的。

另一方面，若是他是有家族的人，他的日常食品使由日本肉舖、魚舖、牛乳店、水菜店、青菜店供給。他也許能夠暫時繼續從外國的食品店買英國或美國的火腿、鹹肉、罐頭和其他的一切；但

他不久便要發現日本店有同樣的貨物而價錢較便宜。若是他喝的好啤酒，那大概是從日本的釀酒廠來的；若是他要一些普通的葡萄酒或是別的上等酒類，日本商店也可以供給你，而要比外國的輸入商人價錢公道。實在的，他不能夠從日本店買到的東西，只是那些他的能力所不能夠買到的東西——是那些只有富豪喜歡買的價錢很貴的貨物。最後，若是他的家族有誰得了病，他可以請一位日本醫生診察，而那日本醫生拿他的醫費，恐怕比本來應給外國醫生的錢要便宜十分之一。外國醫生現在在日本已經是很難過日子，若是他們沒有別的事務做後盾的話。就是外國醫生把一回的出診費低減到一塊錢，而日本醫生要兩塊，也依然要把競爭者打敗；因為他自己供給你的藥，而所取的藥價是可以使外國藥劑師破產的。不待說，像所有的國家一樣，在這兒也是醫生很多很多；但是一位有着做公立醫院或陸軍醫院的院長的能力而說德國話的日本醫生，他的技術却不容易追隨；普通的外國醫生實在不能夠和他競爭。他不給藥方把你拿到藥材店去買；他的藥材店是在自己的家裏或是在他所主宰的醫院中的一室的。

這些事實，是從許多之中隨便舉出來的例，是在暗示着外國人的商店，即美國所稱為Stores的，不久將消滅下去。其中有些因為日本的小商人的不必要和愚蠢的欺騙，反延長了它們的壽

命——就是他們要賣一些裝在貼着外國籤條的外國瓶子裏的可憎的液體，要偽造輸入貨，或是要模倣商標。但是從全都說起來，日本商人的常識却都強烈地反對這樣不道德的行爲，所以這種惡弊將來自然會絕滅的罷。日本人的店主很能够老老實實地比外國商人賣得便宜，因爲他們不但是能够比外國人簡易地生活着，而且能够在競爭中起家立業。

這樣的情形在租界內已經相當地被承認着了；但有一種妄想却在流行：就是說大輸出和輸入的商行是難被攻取的；他們還能够支配和西洋貿易的大勢；沒有一個日本商行能够抵抗外國資本的重壓，或是學得使用資本的商業上的法則。又說：零賣業的確是要沒落的罷，但那是小事；大商行將依然地存在，而且要繁昌，要增大它們的能力。

三

在這樣外形的變化中間，人種間的感情——東洋和西洋的互相嫌惡——繼續地生長着了。在這通商口岸發行的英文報有八九種，大多數每天每天要用嘲笑或輕蔑的文字來發表這種嫌惡的片面；由是，有力的日本報紙使用相當的言辭來駁斥，而惹起危險的反應。這些

「反日」報紙若不是實在代表着居留民的絕對多數的感情——我相信它們是代表着的，——最少也是代表着外國資本的重壓和租界的優越勢力。英國的「親日」報紙，雖然是由賢明的人所主宰，而且發揮着非凡的新聞記者的能力，也不能够緩和那由他們的同業的言論所挑撥起來的強烈的惡感。英文報紙上一揭載對於野蠻和不道德的攻擊文字，日本的日刊報紙馬上便要用着對通商口岸的誹謗來答覆，使帝國臣民的幾百萬人全都知道。人種問題，由強大的排外團體，惹成爲日本的政治問題了；外國租界，公然地被呪詛爲罪惡的醞釀所。因此日本國民的憤怒達到極點，幸得政府取着勇斷的處置，才把不幸的事變防止了。然而，外國記者却在餘燼之上添加火油了。他們在中日戰爭的初期，公然袒護起中國來。這種政策在戰爭的期間內繼續着。事實顛倒的憶測的記事，輕率地揭載出來；那不可否認的勝利却不正地被忽視着；而直至戰爭的勝負決定了以後，他們却又要舉出日本「是被放縱得危險起來了」的喊聲。後來，俄國的干涉要被拍掌歡迎，而英國的對日同情要被那有着英國人血的人們所咒詛，在這種時候弄這種言辭的結果，是給絕不會寬恕的國民與不能被寬恕的侮辱的。那是憎惡的言辭，而同時是驚愕——由新條約的簽字所惹起的驚愕的言辭，這新條約是要把一切的外國人置在日本的司法權之下的；又那同時也是恐怕的言辭，這恐怕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就是恐怖那背後有着全國

民的，新的可怖的排外運動要再起來。而實在，這種運動的徵候，在那侮辱嘲弄外國人的一般底傾向，和那雖然罕見而有意義的暴行之中，很顯然地呈現着。日本政府又覺得有再發布告，和警戒國民憤怒的示威底行動的必要了；而這種警告一發，他們便馬上停止了。無疑地，這樣的停止，大部分是因為認識着以海軍稱雄的英國的友誼底態度，和曉得在一旦世界和平有危險的時候，英國對日本的政策的價值的緣故。而且，英國是首先表示日本的條約修改可能的國家，不管它（英國）自己的在遠東的臣民的熱烈的反對。所以日本國民的首領們大都要感謝着。如果沒有這種種關係的話，那麼，居留民和日本人間的憎惡，恐怕真的要惹起完全和所怕的一樣的結果都說不定哩。

不待說，起初相互的敵意是人種底關係，所以很自然；但是到後來所發展的愚蠢的猛烈的偏見和惡感，却是漸漸增大的利害衝突所難避免的結果。真的能够理解這種情形的外國人，是不會抱着和解的希望。人種感，情緒底差別，言語，風俗，信仰等牆壁，好像是再過幾世紀也依然不能够超越的樣子。雖然有些能够直覺地互相了解的例外的人物，因相互的接觸而生出溫暖的友情之例，但大概，外國人的不了解日本人，正和日本人的不了解外國人一樣。但比不了解更對外國人不利的，就是他們處在侵入者的地位這個簡單的事實。在普通的情形之下，外國人是

不必想得到和日本人同樣的待遇的；這不單是因為他有較多的金錢，而且是因為他的人種不同。除開專門靠着外國生意的日本商店以外，普通的定則是對外國人有對外國人的價錢，對日本人則有另外一個定價。如果你要進一個日本戲院，演藝館，或任何種類的娛樂場，就是連要進一家客店，你也須得交付事實上的國籍稅的。日本人的職工，勞動者，店夥，是不會照日本人的工錢來替你做工的——除非他們是爲着工錢以外的一些什麼目的。又日本人所開的旅館，——除開那些專門爲着歐美人開設的以外，——絕不會用普通的價錢來算你的賬。爲着要維持這種法則，大旅館的組合便產生出來，而這個組合可以支配全國幾百的旅店，可以指揮各地的商人和小客棧。有一種很堂皇的告白，就是說：因爲外國人比較底麻煩，所以當然要比日本人多付錢；這是實在的。然而在這個事實之下，人種底感情很明顯地潛在着。那些在大中心地的，只爲着日本的旅客而建設的旅館，是不把外國人的旅客放在心上的，而且常常要因爲招呼外國人而致受損失——這，一部份是因爲有錢的日本人不喜歡宿泊着外國人的旅館，一部分是因爲外國人喜歡獨占一間房子，而這一間房子若是租給日本人，他們五個或八個地做一團共住，便比較底有益些。關於此事，還有一件不被一般人所知道的事實存在，就是在舊日本，對於勞力的報酬問題是一任着客人的意志這回事。日本的旅館通常是差不多用實價供給飯食的（現

在在鄉下的客棧還是這樣；他們的真的利益，完全靠着顧客的良心。由此，所以在日本旅館有着給「茶錢」這個重要的慣例。沒有錢的顧客給一些小意思，在有錢的客人，則多大的賞與是被期待着的。——照着服務的程度如何而定。同樣地，傭人也是比着希望自己所做的工作的價值，還是希望主人的能力所能够給的報酬些；一個職工若是替一位好的主顧做工的時候，他是絕對不喜歡說出價錢的；只有商人就喜歡講價錢來榨取顧客——這是商人階級的不道德的特權。應付的錢委諸客人的意志這個習慣，在和西洋人做買賣的時候不會得到好結果，是容易想像得到的。一切的買賣，在西洋人看來都是一種「事務」，而事務在西洋並不在純抽象底道義觀念之下處理的，最多也只在比較底和部分底道義心之下行動着。一位慷慨的人極端不願意憑着自己的良心的決定來給自己所求的貨物的價錢；因為，除開他精確地曉得那物品的價錢和努力的代價以外，他總要覺得那是在強迫他付給過多的樣子；同時，在卑鄙的儕輩，他們便要利用這種情形，儘可能付給差不多等於無的金錢。因此，所以和外國人交易的日本人，便規定出特別的價格來了。可是這交易本身，因為人種底反感，照着情形如何總多少要出於攻擊底。外國人不但是對於各種熟練的勞動者須得付給較高的工錢；而且須得簽印較貴的地租契約，和服從較高的房租。就是一個最下級的日本僕人，也能够在外國人的家庭裏得到高價的工錢。

而且他們還常是不肯做久長，因為他們嫌惡被要求的工作。連那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希望受着外人僱傭的明顯的熱心，也要常常被誤解；他們實在的目的很簡單，大都是要來學習將來可以適應於日本的商行、店舖、旅館等同種類的業務罷了。普通的日本人，他情願替本國人每天做十五點鐘的工而取較少的工錢，但不願意替一個外國人每天只做八點鐘工而拿較高的代價。我曾看過許多大學的畢業生在當僕人；但他們的目的只是在乎學習一些特別的事情罷了。

四

實在的，就是一個最鈍感的外國人，也不會相信那合着他們的全精力要獲得國家的絕對底獨立的四千萬國民，肯甘心把一國的輸出入的貿易委諸外國之手的，——猶其是在目擊着通商口岸的情形之人。於領事裁判權的保護下的在日本國內的租界之存在，已經就是對於國民的自負心的一種不絕的憤激之種子，——一種國民的弱點之指示。在印刷物上，在排外團員的演說辭中，在國會的演說中，都這樣地表白着。但是想支配日本的全貿易的國民底熱望，和對居留民的外國人的間歇底排外示威運動，只惹起了一時底不安而已。外國人很有自信地要這

樣主張着，就是說：日本人想排除他們的磋商者外國人的一切企圖，只能夠傷害及他們自己罷了。租界上的外國商人們，雖然對於他們將要處在日本法律的管轄下的這種形勢在表示着驚愕，但除開由于犯着那法律所受的失敗以外，他們絕對不想像到日本人對於大資本的攻擊有成功的可能。日本的「郵船會社」在戰爭中一躍成爲世界上最大的汽船公司之一；日本在直接地和印度及中國貿易；日本人的銀行支店在海外各大工業中心地設立着；日本商人在送他們的兒子到歐、美學習健全的商業教育；這些事實，在外國商人看來也是不足介意的小事。就是日本的律師在獲得着多數的外國顧客；日本的造船技師，建築技師，及其他的技師在代替着政府僱聘的外國人等事實，一點也不會使他們聯想到那支配着歐、美的輸出貿易的外國經理店，將來有被驅逐的可能。他們以爲商業機關在日本人手裏一定不中用；以爲對於別項職業的能力，決不能夠預卜商業上的潛伏能力。他們相信投在日本國中的資本，一定不會被任何對抗他們的團結所威脅得成功。有些日本商行能夠經營小規模的輸入業罷；然而輸出業却要求對於歐、美商業情形的完全知識，和日本人所不能夠獲得的信用和連絡。然而外國輸入商人和輸出商人的這種自信，却在一八九五年七月被簡單地擊破了。事實是這樣：一家英國商行在日本法庭對一家日本公司提起了訴訟，因爲那日本公司拒絕接受定貨的緣故。結果，英商行得

到勝利，可以取得約三千塊錢的賠償金，然而它却突然發現了一個向來沒有想到的有力的日本公會起來對抗它，威嚇它了。敗訴的日本商行並不反控法庭的判決；它表示馬上可以把賠償金全部付出，如果被要求的時候。但是這日本商行所屬的公會却勸告那訴勝了的原告和解，說那結局是他們的利益。這時，英國商行便發現一個經濟絕交（Boycott）——波及全帝國的一切工商業中心地，而可以完全使它破產的經濟絕交的威脅了。由是，和解馬上便在外國商行的大損失的條件下成立了起來；而租界上的外商都相顧失色了。這時，也有許多對於此種不道德的行動的非難之聲。可是，這是一種法律所無可奈何的行動；因為經濟絕交是法律所不能夠滿足解決的問題；而且由此，可以確證日本人有能力強迫外國商人服從他們的指令——不由公正的手段，便由卑劣的手段。巨大的公會由許多大商工業者組織起來，這公會的行動，完全由電信統一着，能够破滅反對者，又能够蔑視法庭的判決。日本人在先前曾試過若干次的經濟絕交，但都不成功，便被認為他們沒有團結的可能了。但這個新的情勢已經表現出他們在失敗中是學得了多少經驗，和這個團體若更加改良起來，他們縱使不能把外國貿易完全收在自己的掌握中，也可以豫期得到支配它們了。此後第二次的大飛躍，恐怕就是國民的熱望——「日本只是爲日本人的日本」——的實現罷。即使他們的國土還是要爲外國租界開着，但外國的投資將

永遠處在日本人團體的意志之下生存的罷。

五

以上簡短的現狀敘述，很足以證明日本的有意義之社會現象的發達罷。不待說，在新條約之下所預期的國土之開放，工業之急速的發展，和歐、美貿易額的年年之大增加，大概是會招致外國居留民的增加的。而這個一時底結果，恐怕會欺騙着好多人，使他們誤算不可避免的大勢罷。然而在富有經驗的老商人，便是在現在，他也曉得說通商口岸的將來的發展，實在就是意味着日本人的競爭底商業之發展，而終於要把外國商人驅逐出去的。成爲另一個社會的外國租界將消滅，而所剩的只將是些和存在於文明國的各重要商港一樣的，少數的大經行罷；又被放棄的租界的市街，和處在高地的高貴的洋房，將爲日本人所占有的罷。巨大的外國投資，將不能够侵入日本的內地。就是基督教的傳道事業，也終歸要委諸日本人的傳道者的罷；因爲正如佛教直至把它的教義的宣傳完全委諸日本和尙之時爲止，絕不能够在日本生着鞏固的根基一樣，基督教也將不能够在日本形成任何鞏固根基，除非等至它被改造得和這個民族的情緒

底及社會底生活相調和之時。然而就是這樣地被改造了，除開一些小分派的形成以外，要希望它整個的存在怕也是萬難的。

社會底現象用比喻來說明最好，在許多的方面，人類社會很可以生物學地比爲一個有機體。無論什麼有機體，若是它的組織中被強迫地插入了異類的成分，而這成分又不能夠同化的時候，便要惹起刺戟或分解作用，直至那異分子自然地被除去或是人工底地被割掉爲止。日本則正由着這個異分子的排除而在漸漸地強健化，而這種自然的過程，是在那要收回一切的租界，要廢止領事裁判權，要使帝國內的一切事物不處在外國人的支配下等的決心中表示着的。又這種過程，也在那外國雇用人的開除中，在那日本信徒對於外國傳道者的權威所提起的抗議中，及對於外國商人的斷然的抵制中表現着。又在這個八種底運動的背後，還有一個人種底反感以外的東西潛存在着：就是一個確信，以爲受着外國人的幫助是證明國民的無力，以爲在輸入的貿易操在外國人手裏的中間，帝國便是在世界的商業界之眼前獻着醜態。日本大商行的多數，已經完全脫離了外國經紀人的支配；和印度及中國的大貿易已經在由日本的汽船公司經營；而和南美諸國的大交通，不久也將由「日本郵船會社」所開了，爲着要直接輸入棉花。可是外國租界依然是成爲刺戟的永遠的源泉；只有因國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所獲得的商業

上勝利，才能使這個國家滿足，而且要比和中國的戰爭更證明着日本在世界各國間的眞地位罷。這個勝利，我想，是一定會成就的。

六

日本的將來怎樣呢？這，無論誰也不敢根據着那要繼續到將來的現狀的臆斷，而下任何明確的預言的。然而可怕的戰爭之有無暫且勿論，又內亂的結果，憲法被無期的拋棄，軍政的復古——穿着近代的軍服的軍閥的復活等之可能否，也暫且勿論，總之，無論好壞，大變化的來臨是確的罷。然而當爲這些變化是當然的，我們也可以根據着這個民族將經過急遽有爲的轉變時代，而繼續用最有效果的方法來吸收它新得到的知識的這個有理由的假定，而下一些有限制的豫言。

在體格方面，我想，日本人在下世紀還沒有終結之前，一定會比現在好很多起來的。對於這樣的確信有三種的好理由。第一，是帝國內的強壯的青年，有組織的軍事和體育的兩種訓練，

一定會在數代之中生，出和德國的軍事教練所生出的結果那樣好的——身長的增加，胸圍的加廣，筋骨的發達。第二的理由是，都會的日本人已經在開始喫多滋養的食物——肉類，這營養豐富的食物一定要得到發育良好的生理底結果。無數的小菜館已經在各處出現，供給和日本食一樣便宜的西洋菜。第三，是由教育和徵兵制度所生的必然底結果——結婚的遲延，一定會產生越好的小孩來的。早婚現在已經成爲例外而不是通例了，所以體格孱弱的小孩的數目將減少的罷。在現在，無論在什麼日本人的羣衆中，都可以發現到身長非常差異的例子，這足以證明這個人種若在嚴格的社會訓練之下，體格的大發達是可能的。

德義的進步很少希望——或者要適得其反。古時日本的道義理想，最少也和我們的理想有同樣的高；而在家長制度的恬靜仁慈的時代，人們確實能够照那理想生活下去。照政府的統計，那時的不信，不正直以及其他醜惡的罪過比現在少；犯罪的百分率在這數年間的確只在增加——這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但主要是因爲生活鬥爭困難起來了的緣故。昔日的男女貞操的標準，照着輿論所發表，說是屬於比我們的社會不開化的社會的；然而主張他們的道德實在比我們的道德低這句話，我却不敢相信。在某一點看起來，他們還要比我們好；因爲日本妻的貞節，無論在那一個時代，普通是無可疑議的。（註）若是男子的道德，則比較底多有可非難之處，然而

不必引證列基 (Leopold) 英國的歷史家，著有歐洲的道德史的話，我們也不能說西洋的情形比較他們好很多。早婚被獎勵了，爲着要防備青年墮入放蕩生活的誘惑中去；而在大部分的事實上，這目的可以說是達到了。娶妾，這個富人的特權，雖有它的弊害的方面；然而同時也有把妻兒從不斷地產生小孩這個生理底過勞救出來的效果。他們的社會狀態，和西洋的宗教所臆斷爲最善的有非常的懸隔，所以對於他們的公平判斷，不能夠委諸西洋牧師的。最少有一個事實是無可爭辯的——就是娶妾制度把賣淫業限制了；許多大城市——王侯們的居地——不許有娼寮的存在。若把一切的事實公平地考察起來，我們便要發現舊日本，不管它是家長制度，就是在性道德這一方面，也要比西洋諸國少有可以被非難的地方罷。人民是比他們的法律所要求的還要善良。但現在的兩性關係已經被新的法典所規定了——實在現時是有新法典的必要的，——由這新法典所起的變化雖然是很有希望，然而要馬上就得到良好的結果則恐怕不可能罷，突飛的改革不能由法律造就。法律不能直接創造情操；真的社會底進步，只能夠由長久訓練所發展的道義底情操的變化而成。同時，人口增加的壓迫和競爭的激烈，將促進智力的進展，而使性情暴躁，利己心發達。

於智力方面無疑地會大大地進步起來，然而它的進步不會像那些以爲日本在三十年的中間完全變形了的人們所說的那麼急速。科學教育無論是在民間要普及到怎樣的程度，但實際底智力不能馬上就高到和西洋的標準相齊。一般的能力在此後數代之間一定還是低下的。很顯著的例外當然是會不少的罷；而智力上的新優秀階級在顯現着也是事實。然而國民的真的將來，是靠着大多數的一般底能力，而不是靠着少數者的異常的能力的；恐怕特別是要靠着目今到處在熱心地研究的數學底能力的發展而定罷。在現在，數學是日本的弱點；年年有大羣的學生，因爲數學試驗不能及格，以致不能昇入高等教育的學府，但是在陸海軍士官學校，則呈現着這個弱點可以矯正的結果了。在科學研究中最難的這一科，對於那些在這一學科能够顯露頭角的人們的子孫，將要變爲不很困難的罷。

在別的幾點，一時底後退是可以想見的。而這種後退的程度，一定是和日本想企圖着它的普通能力所能及以外的事情的程度相同，——或許要更後退得厲害些。這種後退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然的；那不外是爲着更强更高的努力的一種恢復準備罷了。這種的徵候，就是在現在，在政府的某部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得出，——尤其是教育部更其顯然。想強把在西洋學生的平

均能力以上的學科課諸東洋學生，想把英語當做國語或是最少當做國語之一，又想靠着這樣的教訓來改良祖先傳來的思想和感情這些理想，是一種粗暴的計畫。日本非把自己的靈魂發展不可；它不能够借着別人的。有一個把終生獻給語言學的親友，有一次在談論關於日本學生間行爲的墮落的時候，他對我說道：「唔，英語本身就是一件對於敗壞風紀有力量的東西。」在這句話中有着深長的意義。要使全日本國民學習英文（關於他們的權利則永久在說教，關於義務則絕對不會說的民族的國語）這種計畫，幾乎是一種輕率。這個政策是太過大規模又太過突然了。那惹起金錢和時間的大浪費，而且要助成道義底感情的崩潰。將來日本的學習英文，將如英國的學習德文一樣。雖然，這個英文的學習，在某方面即使是徒勞，在別的方面決不會是徒勞無益。英文的影響，將使日本國語生起變化，使它豐富，使它應用自如，使它能夠表現由近代科學的發見所產生的新式的思想。這種影響將永遠地繼續下去。被日本語所吸收的英語一定會很多，恐怕法國語和德國語也是一樣的罷。而事實上這種吸收的顯著，已經在有教育的階級的言語的變化中看得出。正如通商口岸的日用語一樣，那是混合着珍奇的變形着的外國商用語。還有，日本語的文法底組織，也要受着影響；最近有一位傳道者說，在東京街上徘徊的小孩子用被動格來表白旅順港的陷落——（旅順港被占領了）——的確是「神意」的表示；這種意

見我雖不能贊同，但是我想，那是在證明着日本的國語，正如日本國民的天稟一樣地容易同化，表示它能够適應新環境的一切要求。

到了二十世紀，日本將要比現在更感激地懷念着外國的教師罷。然而它對於西洋，將絕對不會像明治以前的時代對於中國那樣地感着一種對於恩師的尊敬之念。罷這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學問是他們自動底地去尋求，而西洋的學問却是受着強迫去學的。在日本，將有日本流的基督教的宗派存留着；但是日本的懷念英美的傳道者，將不及它現在還在懷念着那曾經教訓過日本青年的中國聖僧那麼切罷。又它是不會把我們逗留時的紀念物，用七重的綢緞慎重地包着，而保存在美麗的白木箱中的罷。因為我們沒有什麼新的美的教訓來教過它，——沒有什麼可以感動它的情緒的東西。

(註)有人說日本語沒有表現真摯這個意思的話。這是真理，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英文中沒有表現真摯這個意思的話了；因為名譽啦，道德啦，純潔啦，真摯啦這些語言，全都是從別國語採用進來的。試翻開任何良好的日英辭典看罷，那麼你便要發現許多表現真摯的文字罷。因為「真摯」這字是經過法文而從拉丁文傳來，才變成爲英語的，便說它不是現代英語，真是可笑之至；同樣，在千餘年前便已經變成了日本語的那些關於道德這一類的漢字，說它們不是日本

語，也是憑空到了絕頂。這種話，正像傳道者關於這一類題目的話的大部分一樣，不但不合理，而且還要誤人，因為要使讀者至於推論沒有名詞便沒有形容詞了，——可是表示真操這個意思的純日本語的形容詞却很多。而最普通的形容詞，是適用於兩性的，而且有着毅然，嚴格，不勁，誠實等的舊日本的意義。在某國語中缺乏了某抽象底文字，絕對不是表示着某國缺乏某項具體底道德觀念——這個事實常常要指示給傳道者們知道，但他們終於是不了悟。

九 因果的力

『愛人的臉和旭日的臉不可仰視』——日本格言。

一

近代的科學告訴我們，初戀的情熱，在當事者是「絕對底先行於一切經驗的。」（註：先天底之意。Herbert Spencer：心理學原理中的感情論）換句話說，這感情在一切的感情中好像是最個人底的样子，而其實却一點也不是個人底事情。哲學在很早以前也發現了同樣的事實，而說明這種戀情的神秘之推理，是再有趣沒有的了。科學，直至現在，關於這個題目只嚴密地提供着僅少的推察而已。這實在是一個憾事，因為形而上學無論何時都不能夠適當提供詳細的說明——無論是說被愛者最初的一瞥，要在愛人的靈魂中喚起神聖的真理之某種隱伏的生前的記憶，或是說戀情的幻影，是由於在搜求色相的未生的靈魂所造就；這些說明都不能夠給我們滿足。然而科學和哲學關於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却意見互相一致——就是說在戀愛的人們，他們本身是沒有什麼選擇的，他們純粹是受着一種外力的影響罷了。科學對於這一點的說明

更加明確：它說初戀的責任是在死者，不是在生者。那麼，在初戀的感情中，便好像有一些幽玄的記憶存在着了。不待說，科學是不像佛教的，它並不說在某種特殊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想出前生的事情。用生理學做基礎的心理學，連對於個人底意味上的記憶遺傳的可能，都加以否認。但它却承認那比較底有力的，雖然是比較底漠然，記憶——不可以數計的祖先的記憶之總和——數不盡的幾兆億萬的經驗之總和，是遺傳的。這樣，它（心理學）便能够解釋我們的最不可解的感覺——矛盾的衝動，不可思議的本能，和一切看來似乎不合理的愛情，憎惡之念，一切漠然的喜悅或是悲哀的感覺了：這些是不能够用個人底經驗說明的。可是這個心理學，關於初戀却還沒有餘裕來對我們詳細解釋，雖然在和那看不見的世界的關係上，初戀這個感情算是一切人類的感情中的最玄妙而且最神秘的。

在我們西洋，這個謎是這樣呈現着的：一個照常地強健地長成起來的青年，起始要走入一種退化底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他對於女性，因意識着自己的肉體的優越，而要生起原始底輕蔑之情。但正在這個時候，當和少女們的交際這回事引不起他的興趣的時候，他便突然變成狂熱起來了。一個向來沒有看到的少女從他的人生道上走過，——和別的人們的女孩沒有什麼差異，而在普通人的眼睛看來一點也不足驚嘆的一位少女。在這一瞬間，血液便好像巨浪般地在

他的心臟裏衝擊；而且他的一切感覺都要被攪亂了。以後，直至他這個狂熱終止，他的生命完全是屬於那個新發見的女性的，雖然他關於那個少女的事是一點也不知道什麼，除開曉得太陽光若觸到她的時候便要變得格外美麗似的這回事以外。沒有人的知識能够把他從這個魔術中解救出來。但這個魔術是誰的呢？是不是那活偶像所有的力？不，心理學教我們道：那是潛在偶像崇拜者的心中的死了的祖先的力，是死者布下了這個迷魂陣的。愛人心中激動是祖先的激動和一少女的手最初接觸時所發生的那種像電氣般地在血管中馳走的戰慄，也同樣地是祖先的戰慄。

但爲什麼他們（死了的祖先）只要着她？爲什麼他們不要別的女性？這是這個謎的較深之點。德國的大厭世家所給我們的解決，和科學底心理學不很調和。死者的選擇，進化學底地思量起來，與其說是根據着豫知，倒不若說是根據着記憶的。

實在的，有這種浪漫的可能性；就是因爲在前世愛了他們（死了的祖先）的一切女性的面影，好像複合照相似地，在她的姿容上復活着的緣故，所以他們要她。同樣，也有這種的可能性；就是他們所以要她，是因爲他們在過去愛不到的一切女性的合併的魅力，有幾分在她的身上再現着的緣故。

若是取這個更其夢幻底的理論，那麼我們便不得不相信熱情這件東西，縱使是被埋沒了又被埋沒，也不會死滅或是休止的。空空地白愛了一場的人死了，只是外觀上爲然，而其實，他們爲着要充滿自己的願望，是繼續好幾代都生存在別人的心中的。他們等着，永遠在把他們那漠然的記憶的文章，織入青春的夢裏去，而在等着——或許要經過幾世紀以後——他們所鍾愛的形像之再現。因此，所以世間因爲永遠不可知的女子，常常有不能達到的理想，或是什麼苦惱的靈魂這些事情的發生。

然而在極東的思想却不然；我現在要寫的是關於佛陀的解釋法。

二

最近有一個和尚在特殊的情形之下死了。他是一個廟裏的和尚，這廟是屬於古淨土宗派的，在大阪附近的一個村落裏。（我們坐着關西路線到京都去的時候，在火車中可以看到這個廟宇。）

他是一個年輕的，熱心的，很漂亮的——要當和尚是太過漂亮了的和尚，女人們說他的容

貌好像是古時做佛像的名師所做出來的阿彌陀佛那樣漂亮。

在他的教區裏的男人們，都以為他是一個純潔和有學問的和尙，這是不錯的。但女人們却不只是想及他的道德和學問而已；因為他有着一個不幸的魔力，這魔力和他的意志沒有關係，可以引誘她們。他要受着她們非宗教地讚美，連在別教區的女人們也一樣。她們的讚美要妨害他的研究和攪亂他的參禪。她們要找出堂皇的口實，常常來廟裏參拜，但只是爲着要着他和他說話；而發些他的義務應該答應的疑問，或送些和尙所不能拒絕的祭品。有些女人更要問些不是宗教上的，而可以使他臉紅的事情來。他生來就太過溫柔，不會用嚴厲的話來保護自己；連那些從街上來的女人，對他說出鄉下女子所絕對不能說出口的話，說出可以使他嚴厲地令她們滾蛋的話來的時候，他也是沒有法子對付。而他越怕那些腆胸的姑娘們的讚美，越怕那些不知羞恥的女人們的諂媚，迫害便越增加起來，直至成爲他一生的災難爲止。（註：在日本，戲子對於那下級的多情女子，也常常有着和此同樣的魔力，而且要殘酷地利用它；可是和尙實在的，利用這樣的魔力很少。）

他的雙親很早就逝世；他沒有俗事纏身；他只愛他的職務和屬於職務上的研究；他不願意想些傻氣和犯禁律的事情。他的異常的美貌——活偶像的美貌——只是他的一個不幸。有的

在一種使他連討論的勇氣都提不起來的條件之下，願把財富給他。許多女子是投在他的足下求他的愛而得不到。情書不絕地送到他的手裏來，但是永遠得不到回覆。有的寫些古典底的像謎一樣的文句，說什麼『面影上的浪痕，』或是『雖然分離終於要相逢的小河』這些。有的則不弄什麼技巧而很明白溫柔地，把那充滿着悲哀的一位少女的初戀告白出來。

這些情書，最初也不能打動這個青年和尚的心，在外觀上，他就好像是容貌和他相彷彿的佛陀一樣地鎮靜。然而，在事實上，他並不是個佛陀，而不過是一個柔弱的人罷了；所以他的處境很是艱難。

在一個傍晚的時候，有一位男孩拿一封信到廟裏來給他，在他的耳邊細細地說出了送信人的名字，便走入黑暗中去了。後來據一位侍僧的口供，說這個青年和尚把信看完，再收入信筒裏，放在簾子上的座褥旁邊。以後他便長久地坐着不動，好像是沉入冥想中的樣子了；既而他拿出硯匣，寫了一封信，信面是寫交給他的長老的，置在寫字臺上，由是他便看看時鐘和火車的時間表。時候還早，是一個有風吹和黑暗的夜。他暫時俯伏在佛壇之前祈禱着，然後急急地走出廟門，走入黑暗中，恰好及時地走到鐵道上，面着那從神戶起來的特別快車的咆哮和突進，跪在軌道中央了。再過一瞬間，那些從前曾經讚美過他的不可思議的美貌的人們，就是借着燈

籠的光，一看到那血肉模糊地塗在鐵軌上的他的殘骸，也要大聲驚叫出來的罷。

寫給他的長老的書信被發見了。裏頭只寫着他感到精神的力量離開了他，爲着防範犯罪，所以決心自殺這些簡單的話而已。

別的一封信還是留在他放置的原處——地板上。這封信是由女子的口調寫出來的，裏頭一語一句都含着謙遜的愛慕之音。像別的這一類的一切書信一樣，（它們是絕不由郵局遞送的）這封信沒有記着日子，沒有記着寄者的名字，也不簽着起首字母，而信封面上也不寫着住址的。用我們的較粗糙的英文譯起來，大意如下面那樣——

「寫這樣的信來把你，實在是僭越得很，但我總覺得非對你說不可，所以終於寫了。身分卑賤的我，在那個彼岸的勝會（Festival of the Further Shore）的時候看到你的姿容，便開始沉思起來了；從那以後，我一瞬間也不能夠忘記。而且思慕你之心是與日俱增地長大起來；當我睡着的時候我夢見你；當我醒時看不到你的時候，我的心便要充滿着黑暗的空虛，只有暗哭罷了。請恕我，因爲我在此世生爲一個女子，這也許是它的奢望之罪罷——對一位身分那麼高的人，

要表白我的欲求，欲求他不要嫌惡我的這種奢望。爲着思慕這樣優越的人，而使我的心受盡苦楚辛酸，是怎樣的愚蠢和不謹慎！但只因爲曉得自己不能夠壓伏這個心，所以便把這些從心的深處湧出來的可憐見的話，用我這不會生花的筆寫出來，而且送給你看了。希望你我是值得可憐的女子；懇求你不要覆我一個殘忍的回音。又請你以爲這封信只是我卑微的心情的流露而憐憫我罷；請你，即使是用一點點的慈悲，俯察而正當地判斷我這個心罷——只因它孤獨的大苦痛，所以膽敢寄信把你了。時時刻刻都在希望和等着你的好回信。敬祝萬事佳善。

即日——

奧溫慕的，可愛的，尊貴的人，

你所親知的寄。」

三

我去訪問一位日本朋友——一位精通佛學的人，問他一些關於這個事變的宗教底觀察。雖然這自殺事件是人類的弱點的一個告白，但在我總覺得是一樁壯烈的行爲。

然而那位日本朋友却不覺得是這樣。他反而斥責這種行爲了。他提醒我說，一個人爲着要避免犯罪而想及自殺，只是這樣，佛陀便評定他在精神上是沒有和聖者爲伍的資格了。那個自

殺了的和尚是屬於釋尊呼爲愚者之一的。只有一個愚者，才會想到毀滅自己的肉身，便連他身中的罪惡的源泉也毀滅了。

「但是，」我抗辯：「這個和尚的生活是純潔的……假定他是爲着防備自己會無意識地使他人犯罪，而才求自殺的，那麼便怎樣呢？」

我的朋友譏笑了。然後他說——

「從前有一位日本的姑娘，她的身家是高貴而且容貌很美麗；她願當尼姑。她到一個廟裏去，把她的願望說明了。但廟裏的長老對她說道：『你年紀還很輕。你是在殿中生活過來的。在俗界的眼睛看起來你很美麗；而且，因爲你的美貌，回到俗界的快樂裏去的這個誘惑，將來是會來臨的。還有，你現在這個願望，或許是因爲些一時底悲哀而起的。所以，我現在不能滿足你的要求。』但她還是懇求得很熱心，直至使長老以爲快點離開她的好爲止。那長老是走了。那兒有一個大火鉢 (Aibachi)——一個炭火熊熊的火鉢；房中只剩下她一個人。她把火鉢中的火箸燒到紅熱起來，然後可怕地用它們刺傷自己的臉貌，把她的美麗永遠破毀了。那時躲在裏面的長老，聞到火燒的氣味，喫了一驚急急跑回來，一看到這種情狀便非常地悲嘆了。但她再懇求，她的聲音中一點也沒有震顫：『因爲我美麗，所以你拒絕收留我。現在你可以收留我嗎？』由是她便被

收留入了道，而成爲一個尼姑了……好，這樣你以爲那一個聰明些呢，這個女子，還是你要稱讚的那個和尚？」

「但把顏臉弄醜便是那個和尚的義務嗎？」我問。

「當然不是！就是那個女子，若是她的行爲單單是爲着防禦誘惑，便很無價值了。無論那種的毀損自己的身體，是佛法所禁止的；而她犯了這個禁律了。但因爲她的燒毀顏臉，是只爲着要即刻入佛門，而不是爲着恐怕自己的意志不能夠克服罪惡之念，所以她的罪過便小了。反之，那個和尚的自殺，却犯了一個非常重大的罪過。他應該努力使那些誘惑他的女子改心信奉佛道。他的意志太薄弱，不能夠遂行這個。若是他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守和尚的清規，那麼，他便還俗，努力去信奉那些非屬於法門的規律好了。」

「那麼，若據着佛教的說法，他便不會得到什麼善果了哩？」我問。

「很難說他會得到善果的。只有不曉得佛法的人，才會稱讚他的行爲。」

「那麼照着那些聽得佛法的人們的意見，結果便怎樣呢，他的行爲的因果？」

我的朋友沉默了一刻；然後他說，深思地：——

「關於這個自殺的全部實情，我們不能夠完全知道。恐怕這不是第一次的自殺罷。」

「你是不是說他在前生，也曾爲着要避免犯罪而自殺過的嗎？」

「不錯。或者在幾代以前的前生。」

「他的來生怎樣呢？」

「只有佛陀才能明確地答應這個疑問。」

「但佛教是怎樣說法的？」

「你忘記我們不能知道那個和尚的心這個事實了。」

「假定他只是爲着要避免犯罪而求死的話？」

「那麼，他便要再三再四遭遇着同樣的誘惑，和受着這個誘惑所生的一切悲哀和苦惱，幾千萬次都算不定，直至他曉得克服自己爲止。無論死了若干回，也不能够逃脫「克己」這個最高的任務的。」

辭別了我的朋友之後，他的話繼續地留在我的心上；就是到現在也還是留着的。這些話，使我對於此篇第一節所記述的學說，生起了新的想念。我自己還不能夠斷言他那種關於戀愛的不可思議之奇怪的解釋，是比我們西歐的解釋少了一些可以令我們考究的價值的。我想，誘人去死的戀愛，比着那被埋沒了的情熱的飢餓，未必便沒有更深的意味罷。又這種的戀愛，不可以

心

說是意味着那長久被忘却了的罪過所不可避免的懲罰嗎？

一〇 一個守舊者

雖然是來到天涯海角的日落處，

大和的綉緞顏色也不變易。

—

他生在內地的一個城市，那兒是俸祿有三十萬石的大名（daimyo，諸侯之意）坐鎮之處，沒有外國人來到過的。他的父親——一位顯貴的武士——的邸宅，建在那圍繞着大名之城的濠之外郭境內。那是一個很大的邸宅；在它的背後和周圍是風景很好的許多花園，裏頭有一個花園，裏面是建立着一個小小的軍神祠廟的。在四十年前，這兒有許多像這樣的邸宅。自美術家的眼睛看起來，現在還遺留下來的少數的這種邸宅，便好像是仙女的宮殿，而那些花園便如佛教的極樂土之夢一般。

但在那時候，武士的兒子要被訓練得很嚴酷；所以我現在要寫的這個人也沒有時間去做空想這些事。受父母愛撫的期間，在他是短得可憐。在他穿第一次的長褲——當時的一種大儀

禮——之前，他已經就盡可能地和溫柔的恩愛斷絕關係，而被教訓得抑制童心的自然底種種衝動了。在他的母親身邊的時候，雖然他可以在家裏盡情地愛他母親，但若是和母親一齊在外面跑，而被他的小朋友們看到了的時候，他們便要取笑地問他道：『你還要喫奶嗎？』而且在他母親的身邊這種事，是不會有許多時候的。一切悠閒的娛樂，在教養上是被嚴禁着；又除開患病以外，並不準他有什麼舒服安適。幾乎是從他會說話的時候起，人們便教訓了他，使他想義務是人生的先導，自制是行爲的第一要件，而苦痛和死在自己一身是不關重要的事情。

除開在家庭內爲人看不見的親密之外，於青年期的中間，便設計要養成一種永不放鬆的冷酷的態度的這種斯巴達式的教訓，還有更嚴厲的一方面。它要使兒童們看慣流血的事。要使他们目擊死刑，使他們不動聲色；而在他們回來的時候，又要使他們喫很多的混着乾梅汗而染成血色的米飯，來消滅潛在心中的恐怖之念。有時比這個更加困難的事情，也要叫一個年輕的小孩去幹，——例如，叫他獨自一個人在夜半到死刑場去，把人頭帶回來，以作勇敢的證據。這些在武士之間，怕死人是和怕活人一樣地要被輕蔑。武士的兒子須得證明着他不怕任何東西才可以。而在這一切的試練中，所強要的態度是完全的冷靜；無論那一種的傲慢都和卑怯一樣，也是要睡棄的。

一個男孩長大起來，他便不得不在那作爲武士不斷的戰爭準備的體力訓練中，去找他的遊樂，——如射箭和騎馬，角力和擊劍等。他們要替他找一些遊伴來；但這些遊伴須得是比他年紀大的青年們，侍從的兒子，而能夠幫助他作武術練習的人。他們（遊伴）的義務是教他怎樣游泳，怎樣駛船，怎樣發展他的少年肌肉。他每天的大部分時間，便費在這樣的體育訓練和中國古典的研究裏。他的食事，雖然十分充足，但絕對不甘美；他的服裝，除開在行大儀禮的時候，是簡便和粗樸；又他不准只爲着要溫暖身體而用火。在嚴冬的早晨研究學問的時候，若是他的手冷凍得不好用毛筆，人們便要命他把手放入冰水中，使它恢復血液的循環；若是他的腳被霜凍得麻木了，人們便要叫他到雪地裏去走着取暖。在武人階級特殊的儀禮的訓練，則更要嚴酷；人們很早就教他知道那插在腰帶中間的小劍，並不是粧飾品也不是玩具。人們要教他怎樣使用它，怎樣按着武人階級的規矩，於必要時，須得泰然自若地剖腹自殘。（註一）

關於宗教的事，一位武士的兒子的訓練也是特別的。人們要教他崇拜古時的諸神和他的祖宗的靈魂；要詳細地教他中國倫理；又要教他一些佛教的哲學和信仰。而同時，人們又要教他曉得天堂的希望和地獄的恐怖，不過只是說給無智的人聽的；一個優秀的男子，他的行爲不應該出於自私心，而應該根據着正義的愛護——爲着正義本身而對於正義的愛護，和根據着義

務的認識——當義務為天經地義的認識。

從少年時期轉入青年時期的時候，他的行為便漸漸地少受監督。他可以漸漸地依着自己的判斷力自由地去行動，——但須得充分地曉得錯誤是不會被忽視，重大的犯罪決不會被寬恕；而一個應受的斥責是比死都可怕的。但在另一方面，很少有什麼道德上的危險須得他來謹防的。因為如娼妓這些職業底醜惡，在當時許多省份的城鎮都嚴厲地禁止着；而連那些常常反映在小說或戲劇上的關於人生的非道德底方面，一個青年武士也曉得很少很少。人家教他輕蔑那些涉及柔情熱愛的小說類，以為那根本就不不是男子的讀物；又公共的演劇，在他的階級也是被禁止的。（註二）在舊日本的善良的地方的生活中，一個青年武士便像這樣地長成爲一個稀有的純心純情的人了。

我要寫的青年武士，也像這樣地長成了，——勇敢，謹慎，克己，輕蔑快樂，而且準備着爲愛爲忠爲名譽而即刻可以犧牲他的生命的。但是在體格和精神方面他雖然已經是一個十全的武士，而在年齡方面他却還差不多是一個小孩；就正在這時候，日本最初看到「黑船」的來臨而大喫一驚了。

(註一)「那真的是你父親的首級嗎？」一個諸侯問一位只有七歲大的武士的兒子。那小孩馬上覺察了一切的形勢。那個放在他面前的剛剛割下來的首級不是他父親的。這個大名是被騙了，然而還須得再騙他。由是那少年，便以十分悲傷的樣子對那首級行敬禮，然後突然把自己的腹切開了。諸侯在這個殘忍的孝心的表現之前，一切疑念都消失了；而那位犯法的父親也得以從容逃亡。這個小孩的紀念，到現在還在日本戲劇的中或是詩劇中被稱讚着。

(註二)武士階級的女子，最少在幾個省區裏，可以到公共劇場去。但男子却不能——因為一去便是失却武士的威儀。可是在武士的家庭內，或是在邸宅的庭院裏，性質特別的私家表演却有時也有；演員是旅行的劇團。我認識好幾個溫良的老「士族」，在他們的一生中是絕對沒有到過劇場，而對於請看戲的招待都要拒絕的。他們還在服從他們武士教育的規矩。

二

在死刑之下禁止日本人出國的家光的政策，使日本國民在兩百年中間，對於外國的事情一點都不知。關於海的那方面聚集着的許多大強國的事，他們完全不懂得什麼。就是長久存在長崎的荷蘭的殖民地，也不能使日本稍為明白它自己所處的真地位——一個被開化。早三

百年的先輩西歐所壓迫着的十六世紀式的東洋的封建制度。把西歐所可怕的實情說給日本人聽，他們或許要以為那是和編來使兒童歡喜的故事一樣，或是要把它們當爲蓬萊宮的古寓言一類的故事看的罷。直至美國艦隊的來臨，那時他們稱爲「黑艦」才使這個政府稍爲知道自己的無力，和外來勢力的危險。

接到第二次「黑艦」來臨的消息時，國民非常興奮，跟着就是發現幕府告白沒有能力與外國對敵的驚愕。這個比着北條時宗時代的韃靼來襲更危險；那時舉國的人民都祈禱着神佛來幫助，連皇帝本身也在伊勢的大廟裏，求乞祖先的英靈來扶救。這些祈禱都應驗了，天地突然黑暗起來，海上雷雨齊鳴，而那所謂「神風」的大風吹來，把忽必烈王的艦隊全都擊沉海底去了。爲什麼這一次就不好做同樣的祈禱呢？他們做了，在無數的家庭裏和幾千的寺廟中。但是神佛都不答應；「神風」不起，我們的青年武士，也在他父親的庭園內的八幡小祠前做了祈禱，眼看無效，便疑心神佛已經失了力量，或是一「黑艦」上的人們是處在更強有力的神佛的擁護之下了。

不久，「蠻人」是不能夠驅逐出去的。這個事實明瞭起來了。他們從東方從西方，好幾百地好幾百地流入來；而且取着保護他們的一切手段；而且要在日本國土內建起他們那種奇異的市街來。連日本政府自身，都要命令一切的學校應該教授西洋的學問，英文的研究應該做爲公共教育的重要科目，而公共教育本身應該改造爲西洋式了。政府又宣言了國家的將來一定是靠着外國的國語和科學研究及其熟達的。所以，在這樣的研究和得到成功的結果的中間，日本將實際上是處在外國人的支配之下的。當然事實並沒說明到這樣詳細，然而這種政策的指示是很明白的。在因曉得這個情形而起了猛烈的感動之後——人民的大沮喪和武士被壓抑的憤怒之後，——全國的人民對於那只用着優越的武力便能夠得到他們所欲得的東西的無禮的外國人之外貌和性格，起了很強的好奇心了。這種普通底好奇心，由那畫着蠻人的模樣和風俗，畫着他們的租界上奇怪的市街的使宜彩色版之大量的刊行和分佈，而得到了幾分的滿足。這些光怪陸離的木版畫，在外國人的眼睛看起來，不過就好像是諷刺畫罷了。但這個諷刺畫却不是美術家的有意識的目的。他們想照着自己真正看到的來描寫外國人；但他們所看到的便是些紅頭髮像猩猩（註：神話中的猿屬生物，有紅髮，喜歡醉酒），長鼻子像天狗（註：神話中生物，有好幾種類，被想像住在山中的。有些是生着長鼻子的），而眼睛碧藍的妖怪；穿的是奇形怪

色的衣服；住的是像貨棧或牢獄的建築物。這種木版畫幾千幾百地在國內販賣，當然會引起了許多怪誕的觀念。雖然，這不過是想繪畫看不慣的人物的一種嘗試罷了，他們是純粹沒有什麼惡意的。若有人要理解我們在當時的日本人眼裏是個怎樣的東西；怎樣的醜態，怎樣的奇異，怎樣的滑稽的話，他去研究這些古畫便得了。

在這個城中的青年武士，不久便得到看見一個真西洋人的經驗了，那是城主爲着他們聘請來的一個教師。他是一個英國人。他在武裝的警衛之下來到了；而同時當一個高貴的名士款待他的命令也下了。他並不完全像木版畫中的外國人那樣醜陋；他的頭髮是紅的，實在，他的眼睛也帶着奇異的色澤；但他的臉貌却沒有那麼討厭。他馬上便變爲而且永遠是，大家不厭倦的一個觀察目標了。他的一舉一動是怎樣地惹視聽，在不知明治以前的時代關於我們的奇異的迷信的人，是任想像也不到的。雖然是被認識爲有知識和可怕的動物，西洋人在一般人的眼睛裏却不被當爲人；他們被想爲與其說是近於人類毋寧說是近於動物界的。他們的體態奇妙而全身是毛；他們的牙齒是和普通人的不同；他們的內臟也是特別的；又他們的道德觀念是一些魔鬼的道德觀念。武士雖然的確不是這樣，但民衆所以看到外國人便畏縮的，並不是因爲形體

而實是因爲一種迷信的恐怖。日本人就是農夫也絕對不會做一個膽怯的人。但要曉得當時日本人對於外國人的感情，同時是必須曉得一些日本、中國共通的古代信仰才能夠的。譬如關於具着超自然力而能够化成人形的動物，或是關於半神半人的動物之存在，或是關於古本畫上的荒唐無稽的動物——長手長腳長鬚的怪物（足長 *ashinaga*，手長 *tennaga*），有時是畫在怪談的插畫中，有時是北齋之筆滑稽地畫出來的這些東西。的確那些新來的外國人的容貌，好像是給中國的赫羅朵達斯（Herodotus）所說的寓言與確證似的，而他們所穿的衣服，也似乎是以爲着要掩飾他們那些非人的部分才做出來一樣。這位新來的英國人教師，幸而他自己不知道事實，便這樣地暗地裏被研究着，恰像一隻珍獸在被人們研究一般。雖然，從他的學生方面，他所經驗到的却只是恭敬的禮貌。他們用中國的教訓「連師長之影也不可踐踏」的態度款待他了。在武士的學生們看來，他們的教師到底是不是完全的人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只要他能够教授他們就好了。英雄義經的劍法是從一個天狗學習得來的。非人類的生物而爲學者或詩人的例也有（甚）。但在那絕不揭開的禮貌之假面的背後，這外國人的習慣却在被精細地視察着；而在視察比較之後，最後所下的批評却並不都是恭維語。這教師自己，絕不會想像到他的雙板刀的學生們在怎樣的批評他；又當他在教室裏監督着作文的時候，若是他聽得懂他們的會

話，恐怕他心中的和平也不會增加的罷。

『看看他的肉色罷，是好柔軟的喇！只要一揮刀他的首級便馬上可以掉下來的罷。』

有一次，學生們請他來試着角力的方法了，他以爲這不過是好玩意兒罷了。但其實，他們是要測量他的體力的。結局他當一位力士是不會得到很高的評價的。

『他的臂力的確還強，』一個人說：『但當他用臂力的時候他却不懂得怎樣應用他身體；而且他的腰很無力。要把他的背脊打斷是不難的。』

『我想，』另一個人說：『和外國人打仗是很容易的。』

『若是用刀那當然很容易，』第三個人答應着說：『但他們用快鎗和大砲却比我聰明得多哩。』

『我們學就得了，』最初開口的那個人說：『當我們學到了西洋戰法的時候，我們便不必把西洋兵介在意中了。』

『外國人，』另外一個這樣說：『不像我們這麼能耐。他們馬上就要疲倦，而且很怕冷。我們的教師整個冬天房中都須得生着熊熊的火。我在他房中五分鐘頭便要痛起來的。』

然而不管有這一切的事實，那些青年對他們的教師却很恭敬溫良，而使他愛起他們來。

（註）有這樣的一個傳奇：管原道真（現在被祀爲天神）的老師大詩人都良香，有一次正從京都的皇宮的羅生門走過的時候，大聲地高吟着剛剛想出來的一句詩道：

『天清則，嫩柳的細髮梳微風。』

由是，一種沉重的似嘲如諷的聲音馬上從門內傳出來，和着吟道：

『冰消溶，老苔的鬚鬚洗冷浪。』

都良香四周一看，沒有一個人影。他回家了，便把這樁事的始末對他的學生說，而且再吟出了這兩句詩。管原道真聽了稱讚第二句，說道：『頭一句實在是一個詩人的話，但第二句却是一個精靈之詞。』

四

好像大地震的來襲一般，大變革不預告地來臨了：大名制度變爲郡縣制度；武士階級的廢止；整個社會組織的改造。這些事變使我們的青年武士的心中充滿着悲哀了，雖然他覺得把忠勤之心從諸侯移向天子並非難事，又雖然他一家的財富也並不因此打擊而稍受損失。這一切

的改革，告訴了他國家的危機之重大，又宣告了古來高尚的理想和其他一切可愛的事物之將消滅。但他曉得悲嘆是無用的。只有由自己改造，國民才能够希望挽救國家的獨立；而愛國者的明瞭的義務，是在乎認識這個必要，適當地準備在將來的舞臺裏勇敢地出演。

在武士學校裏他學了很多的英文，他曉得他自己能够和英國人說話。他把他的長頭髮剪斷了，把他的劍丟開了，到橫濱去，想在較便利的環境之下繼續研究英文。在橫濱，一切的事物最初都使他覺得不慣和討厭。連在此地的日本人，也因和外國人的接觸而變了：他們變得卑野而粗暴；他們的舉止言談是在故鄉連平民都做不到。至於外國人，那更使他感覺不快了：那正是新居留民能够用征服者的態度對被征服者的時代，又那時「通商口岸」的生活，比現在還要放肆得多。磚石或漆木建築的新洋房，使他對於從前彩色版的異國風俗圖的不愉快之記憶，重復蘇生過來，他不能够容易把在少年時代對於西洋的幻想除掉。建設在廣汎的知識和經驗之上的理性，使他十分曉得他們實在是什麼，但在他的感情生活上，他們也同樣是人類的這個感覺却還不能生起。人種感情比理智的發展還要老些；而那附屬於人種感的迷信是不容易除掉的。又他的武士精神，也時常被那眼所看耳所聞的醜惡事所攪亂——許多事情要使他那動盪扶弱的先代傳來的熱血沸騰。但他曉得當爲知識的障礙物似地把自己的反感征服了；鎮靜

地研究國家的敵人的真相是愛國者的義務。他終於訓練得能够不以先入之見來觀察周圍的新生活了，——無論是它的美點或缺點，它的長處或短處。由是他發見着仁愛了；他發見着對於理想的信仰了。這個理想雖然不是他自己的，但那和他的祖先的宗教一樣地要求着許多的戒律，所以他曉得怎樣尊重它了。

由這種的了解，他終於愛着和相信着一個委身於教育和教化事業的老牧師了。那老牧師看出這個青年武士有非常的適合性，所以特別地想使他改信宗教，爲着要得他的信仰而怕種種的勞煩。他在各方面幫助他，教他讀些法文和德文，一些希臘文和拉丁文，又把很多的私人藏書讓他去自由覽閱。使用包含着歷史，哲學，旅行記，小說等的外國書籍，在當時的日本學生是一個不容易得到的特權。他感激地拜領這個特權了；由是這個藏書的主人，後日很容易地就能夠勸導他這個秘藏的弟子去讀新約的一部了。這青年在「邪教」的教義中發見了和孔夫子相同的道理，表現着驚嘆了。對那老牧師他說道：『這種教訓在我們並不算新；但的確是很好的教訓。我以後要研究這本書，好好地細想看。』

五

這個研究和細想，使這位青年比他最初所想的更深入一層了。在認識基督教爲一個偉大的宗教之後，他便又生起別種的認識和關於那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之文明的種種想像了。當時，在富於反省的日本人，不恐怕在指導國政的敏感的人們都是一樣地，總以爲日本的運命將完全處在外國人的支配下的。當然，希望是還有的；而在有一縷的希望之間，國民全體的義務是很明白的。可是那可以使用來反對帝國的威力却是不可抵抗。這位青年東方人，研究着這個威力的巨大，不得不用一種近於敬畏的驚奇之念自問道：到底這個威力是從何時而且怎樣得來的呢？那真的像他的老牧師所斷言似地，是和較高的宗教有着一些神秘的關係嗎？古代的中國哲學家這樣說過，說國民的繁榮是依着遵守天道和信從聖賢的教訓之程度如何而定的：這的確是暗合了這樣的一個理論。若是西歐文明那較優越的威力，真的是在表示西歐倫理比較優越，那麼，每個愛國者的義務，不是很明白地就在乎信奉這個較高的信仰，和努力使全國民改變宗教觀念嗎？在當時，一位受着中國學問的教育，和不懂西洋社會的發達史的青年，是絕對不會想像到那物質底進步的最高形式，大抵是由於和基督教的理想不相容，而和一切的大道德相反的殘酷的競爭發展出來的。就是在西歐，現在也還有無數的愚民，在想兵力和基督教的信仰之間有着神聖的關係；又在我們的說教壇上，則還在說政治底侵奪是神意，強烈的炸藥之發明是天

的啓示。在我們的中間，還有這樣的迷信殘存着，就是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是帶着侵吞或消滅那些信奉別種宗教的民族之天命的。有些人有時候發表他們的意見，以爲我們還是崇拜衆兒（Thor）和奧登（Odin）（註：Thor 是雷神，持着 Mjölnir 的槌；Odin 是學問教化之神；兩者都是北歐神話中之神。）——差的只是奧登現在變爲數學者，而唔約那槌現在是用蒸氣在運用了這一點。但是這樣的人要被傳道師們罵爲無神論者或是無恥之徒。

這些閒話暫且不管，不久，這位青年武士便決心做一個基督教徒了，不管他的親族之反對。這是一個大膽的行爲；但是他幼時的教養給他堅強的意志；所以連他父母的悲愁也不能够移動他的決心。拋棄祖先的信仰，在他不只是一時底苦痛而已，而且是意味着廢嫡，舊友的輕蔑，地位的喪失，和一切由貧困而生的苦果。但他的武士風的訓練教了他藐視私事。他發見着他自信爲是一個愛國者和探求真理者的義務這個東西了；所以他一點不畏縮不後悔地跟着他的所信走下去。

六

那些希望用他們自己西洋的信條，來補填那從近代科學借來的知識之助力所破壞了的

信仰的空隙的人，不曉得用來破壞舊信仰的議論，同樣也可以用來破壞新信仰的。普通的傳道師不能夠把自己提到近代思想的最高標準去，當然不能夠豫見把僅少的科學知識教授那些本來比他們自己有力的東洋學生，結果將如何的。因此，所以他一發見他的學生越是聰明，其信奉基督教的期間也越短這個事實的時候，便要受着驚愕和打擊了。要打破那些只因爲不知科學才滿足於佛教的宇宙觀的頭腦清楚的人底信仰，並不十分困難，可是在同樣的這一個頭腦中，若要用西洋的宗教底情緒來代替東洋的宗教底情緒，或是用「長老會」或「浸禮會」的教條來代替儒教或佛教的倫理，那是不可能的。我們近代的傳道師們，絕對沒有認識到這個橫在道上的心理學底難關。在古時，耶穌教和天主教徒的信仰，迷信的程度並不減於他們努力要打破的別種宗教的時候，同樣的障礙也存在着；又西班牙的僧侶，就是在他們以偉大的誠意和火般的熱心成就了可驚的偉績的時候，也感着要充分實現他們的空想，是非借着西班牙兵士的劍不可的。今日的狀態，在任何的傳道事業上，是比着十六世紀時候更加不利了。教育已經離開宗教而在科學的基礎上改造了；我們的宗教也已經在變成爲不過是倫理上的必要事的社會底認識而已；我們的牧師的職務，也在漸漸地變成爲道德的警察；而我們教會的尖塔之林立，也並不是證明着信仰的增進，而不過是在證明我們對於習俗的尊敬越加長大了而已。西

洋的習俗絕對不能成爲遠東的習俗；而外國的傳道師在日本絕對不能夠演出道德的警察的職務。在我們的教會中，那些最開化，教養最闊大的人，已經開始認識傳道事業的無謂。但是爲着要認知真理而把舊的信條拋棄也是不必，因爲完全的教育便能夠充分地把那真理顯示出來，所以最有教育的國家，德國，是不派傳道師到日本內地去工作的。傳道師努力的結果，比着緊要的每年新教徒的報告顯著很多的，却是日本宗教的改革，和主張日本僧侶的教育向上的日本政府新近的告示。在這個告示分佈以前，那些富有的宗派早就建設着西洋式的佛教學校了，這是事實；如真宗教，則已經有着在巴黎或牛津受過教育的學者，而這些學者的名字，在世界中的梵語學者中間是誰都知道的。日本的確需要着比中世紀的信仰形式更高的宗教；但那非從她古來的形式發展出來的不可，——從內部而決非從外部的。由西歐的科學保護得很堅固的佛教，一定會適應着這個民族將來的需要。

在橫濱的這位青年新教徒，便是傳道師失敗的一個顯著之例。他犧牲着一切的東西來做一個基督教徒——寧可說是一外國宗教的支派之一員確切些，——但不出兩三年，他便又公然把用那麼高價買來的信仰拋棄了。他比他的傳道師們深進很多地，把當代的大思想家的著

作研究和理解了；這些傳道師們已經是不能夠解答他所提出的疑問，他們只能夠武斷地說道：起初他們勸他去研究一部分的那些書籍，自全體說起來，對於信仰是有害的。但因為他們不能夠證明他們所主張的那些存在書籍中的誤謬處，所以他們的忠告一點也不中用。他起初依着不完全的理論來信奉獨斷底教條；但現在因較大和較深的理論，他是找着了超越這種教條的道路了。他公然地宣言基督教的教義並不是根據着真正的理論和事實，又表明他覺得不得不從那些傳道師們稱爲基督教的對敵的人們的意見之後，便離開教會去了。對於他的「復歸邪道」當然有許多的咒罵發生出來。

可是真正的「復歸邪道」却還遠着哩。和其他許多有着同樣的經驗的人們不同，他曉得宗教問題在他不過是一時的後退，而他向來所學的一切，不過是將來應該學的 A, B, C 罷了。他對於宗教的比較底價值——當爲保守力和抑制力的宗教的價值，並不失掉信仰。一個真理——存在文化和宗教之間的關係的真理——的曲解，起初欺騙了他，使他走入改信宗教之途了。中國的哲學教過他沒有僧侶的社會是絕對不能發展的，這個近代社會學所承認的法則，佛教又教過他連謊言——當做事實來指示下愚的寓言，形式，和記號等——在幫助人類善行的發達上，也有它們的價值和存在的理由的。從這樣的觀點看起來，基督教在他當然不會失掉

什麼趣味；因此，他雖不相信他的傳道師們對他所說的基督教民族的道德優秀這種話，因為這樣的道德在通商口岸的生活中一點也看不到，他却還是希望親眼看到宗教在西洋對於道德的影響如何；希望到歐洲各國去遊歷，而研究他們發展的理由和他們強大的原因。

他這樣一想便馬上實行了起來。使他成爲宗教上的懷疑家的智底活動，同時在政治上也使他成爲一個自由思想家。他對於當時的政策發表了反對的意見，惹得政府之怒；由是，他和那些在新思想的刺激之下，敢大膽地發出不謹慎的言論的一切人們同樣，不得不亡命外國去了。這樣，他便開始彷徨於世界中的流浪生活了。最初他在朝鮮找到了避難所；其次是中國，他在那兒當一個教員；最後則他搭到馬賽去的汽船了。他雖然是阮囊羞澀，但到歐洲去要怎樣生活他却不就心。又年輕，又身長，又強健，又慣於節儉和受苦，他對於自己是有十分把握的；而且他還帶着若干介紹信，這些海外的接信者總可以幫助他一點。

但要得到重見故鄉的風土，他是不得不經過很長的歲月了的。

七

在那些年頭的中間，他所看到的西洋文化，是很少數的日本人所能够看到的；因爲他遊遍

了歐、美二洲，在許多的城市裏住過，而且做過了許多事情——有時是用他的頭腦，有時是用他的手——所以能够盡曉得他周圍的最高和最低，最善和最惡的各種生活。但他是用遠東的眼睛來看的，所以他的判斷的方法也就和我們的不同。西洋的觀察遠東，正和遠東的觀察西洋一樣；所不同的就只這一點：在這一方面最被尊重的地方，恰是那一方面最不被尊重的地方。而兩方面一樣地是半分對半分不對；因此完全的相互間的理解是絕對沒有過，將來也不會有的。

西洋在他看起來，是比一切的預料大很多，——是一個巨人的世界；而那種使一個最大膽的西洋人在一個大城市裏孤獨無依而覺得沮喪的，當然也要使東方的這個流浪者覺得沮喪。那是因在千萬匆忙的市民間一點都惹不得人注意的感覺，因那使話聲都聽不到的不休不息的車馬的咆哮，因那巨大的建築這個沒有靈魂的怪物，因那把人類的心和手當爲便宜的機器而盡所能地酷使虐用的富力之偉大的表現等所生出來的一種漠然不安之感。恐怕他正像萊列（法國的畫家）看到倫敦一樣地看到了這些城市罷；暗淡的蒼穹之陰沉的莊嚴；連綿地眼看不盡頭的花崗石的洞窟；下面是勞動的海洋在騷擾的石造建築物之山；數世紀來漸漸積成的展開着力之兇猛的偉大的場所。而在那遮斷着日出和日沒，遮斷着天和風的無限地連續着的石崖和石崖之間，可以引起他的美感的美，是一點也沒有。引誘我們到大都市去的東西，全都

是使他厭惡或是使他感着壓迫的東西；連那輝煌的巴黎，不久也就使他感到十分的疲勞倦怠了。巴黎是他長久逗留着的最初的一個外國都市。法國藝術，是歐洲民族間最有天才的民族之審美底思想的反映，使他大大地驚愕了，但一點也不使他快感。特別使他驚愕的就是裸體的研究，他在這種研究中，只認着人類弱點公然的告白，這些弱點是他所受的禁慾主義教育教他頂可輕蔑的東西，是次於不忠或卑怯的。近代的法國文學也使他驚奇了。他不能夠了解小說家那種可驚嘆的藝術；描寫技巧的價值他看不見；而縱使能够使他像一個西洋人似地了解了，他也仍然是不會使自己的確信稍爲動搖的罷；就是確信把才能應用在這種的創作中，只是表明着社會的腐敗。漸漸地，他在這個都市的豪華的生活中，找到了當時的藝術和文學所給與他的確信的證據了。他到種種的娛樂場去，到戲院去，到歌劇場去；他用禁慾者和武士的眼睛看了，而驚奇爲什麼西歐的有價值的生活觀念，和遠東的愚蠢放蕩懦弱的觀念差得那麼少。他到流行社會的跳舞場去，看到了遠東的德性觀念所不容的肉體露出的女裝束，一種巧妙設計出來的裝束，足以使一個日本女子羞死的；因此，他記起西洋人批評過日本人在夏天炎日之下，露着自然，謹慎而健康的半裸體工作着的話，又不禁要奇怪起來了。他看到了許多大禮拜堂和教會，但在這些教會的附近便是罪惡的淵藪，和因密賣猥褻的美術品而繁昌起來的店舖。他聽過大講

道師的講道，他也聽過那些憎惡牧師神父之徒的藐視一切的信仰和愛的瀆襲神聖之語。他看到富豪社會，也看到貧民窟，又看到了潛在兩者裏面的魔窟。但到處他沒有看到宗教的「約束力」。那是個沒有信仰的世界。那是一個虛譎，欺騙和追求快樂，自私自義的世界，不受宗教的約束，而受警察的管轄的；是一個爲人不好生在裏頭的世界。

比較底陰沉，莊嚴，頑強的英國，又給他另外的問題思考了。他研究了那永遠在增長的英國之富，和永久地在它的陰影裏繁殖着的醜惡之堆積。他看到了大商港堆積着各國的財富——大部分是掠奪品；他曉得英國人現在還是和他們的祖先一樣，是海賊的民族；他想及這幾千萬的民衆的運命將如何得了，如果單是是一箇月不能夠強迫別國供給他們食糧的話。他在這個世界中最大的都市裏，看到了賣淫和酗酒使夜裏成爲醜惡的世界；他對於那種假裝不看見傳統底偽善，對於那種感謝現狀的宗教，對於那種派送牧師到不必要的國裏去的無智，對於那種幫助疾病和惡德繁榮的廣大慈善事業，不勝要驚奇起來。他也看過一位遊歷諸國的英國偉人（註）的陳述書，裏頭說英國人的十分之一是職業底犯人或是貧民。無數的教會和無數的定律，結局依然是這樣！英國的文化的確比着別國的文化，少呈現着那假說的宗教底力量，這力量牧師們教他相信是進化的源泉。英國的市街更給了他別的事實：在佛教的都市是看不到這種

光景的。那種文化，是在表示着老實人和狡猾漢，弱者和強者之間的不絕的醜劣的鬥爭；暴力和奸智互相結托着把弱者衝下地獄裏去。在日本，這種狀況是連做夢也不會做到的。而這種狀況，純粹是物質底結果和智力底結果，真是令他只有驚愕。然而他雖看到了意想所料不到的醜惡，但同時他在貧富兩者之中，也看到了許多的善。這可驚的一切隱謎，這無數的矛盾，是出乎他的理解力之外的。

在他足跡所到的國家，他比較底喜歡英國的國民些；英國上流人的舉止動作，使他覺得有些像日本武士的地方。在他們那種拘謹的冷淡之背後，他能夠看出友誼和持久的和善——這和善是他不只經驗過一次的——的大可能性；能夠看出很少浪費的深情；能夠看出那使他們得以支配世界一半的領土的大勇。在他離開英國到美國去研究人類的功績顯現得更廣大的世界之前，單單國體不同這回事，是已經不能夠引起他的趣味了；因為在他漸漸認識着整個西洋文化的可驚之間，國體的不同是漸漸地模糊起來看不見的；到處——無論是帝國，王國或是共和國——展開着同樣無慈悲的必要的活動，和同樣可怕的结果，又到處都是建設在完全和遠東相反的思想。像這樣的文化，他只能夠評為是一種沒有任何情緒和它調和的文化，——一種住在它的中央找不得什麼可愛，而將永遠離開它的時候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惜的文化。它

離開他的魂靈，正如在別個太陽系中的遊星裏的生物一樣的遙遠。但他能够理解這文化是費了若干人類的勞力，能够感得它的力量之威脅，也能够推察它的智力是有怎樣的廣大。然而他却憎惡它——憎惡它那可怕的完全是打算底機械作用；憎惡它的功利底鞏固；憎惡它的習俗，它的貪慾，它的盲目底殘酷，它的無限的偽善，慾望的不正和財富的橫暴。從道德上說起來這文化是醜惡的；從常識上說起來則是殘忍的。他在這種文化中認識到不可測量的墮落之深淵，但看不到和他青年時代的理想一樣的理想。那完全是一回餓狼的鬥爭；——然而在裏面他却又能够發見到許多實在的善存在着，這在他真是個不可思議。西洋的真正的偉大只是智力；完全像是智力的一座高山，在它那永久的雪線之下，情緒底理想全都死滅。真的，舊日本的仁和義的文明，在對於幸福的理解，在對於道義的熱望，在它那較大的信仰，在它那快樂底勇敢，在它的單純和不自私，在它的樸素和知足這些上頭，比西洋是好得很多很多。西洋的優越不是倫理底。它是存在那經過無數的勞苦發展出來，而被應用爲弱肉強食之具的智力中的。

然而西洋科學的理論，這他曉得是無可爭辯的，使他確信着這種文化的力量將越加擴大，正如世界苦的不可抵抗，不可避免，不可測量的洪水將要越加擴大起來一樣。日本須得學習這個新形式的行動，須得精通這個新形式的思想，不然便須得完全滅亡。這兒是沒有第三條的道

路可走的。他這樣一想，一切的疑問中的疑問便油然而生了，那是一切的聖賢不得不遇着的疑問：『宇宙是道德的嗎？』對於這個疑問，佛教答覆得最深遠。

然而這宇宙底演進不管是道德底或非道德底，那不過是用人類最微小的感情來測量的罷了；在他，一個爲理論所不能夠破壞的確信還是存在着，就是，縱使日月星辰要對他提出抗議，他也是確信着人類是應該盡力向未知的終點追求最高的道德底理想的。日本在必要上不得不精通外國的科學，和多多地採用敵人的物質底文明；然而無論怎樣必要，她也不能夠把她固有的正邪的觀念，義務和名譽的理想全部拋棄。一個決意在他的心中漸漸地形成了起來，——這決意使他後日成爲一個領袖和導師；就是極力保存歷代傳來的國粹，大膽地反對那些在國民的自衛上不必要的事物，或是不能幫助國民的自己發展的事物之介紹。或許他要失敗罷，但那不足羞恥；而且他最少也可以希望從崩壞的旋渦中救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來。西洋生活的浪費，比它的享樂慾和苦痛的容量，給了他更深的印象；在他本國的赤貧中他發見着一種力量；在他本國的非利己底勤儉裏，他發見着和西洋競爭的唯一的希望。西洋的文化教他了解（若沒有西洋文化他便絕不會了解）本國文化的價值和美點；因此，他渴望着許他回歸故國的日子之來臨。

(註)『我們在智底修養方面雖然是超越野蠻狀態很多，但在道德底方面却還沒有那麼進步……就是說我們國民的大多數，還沒有超過野蠻人的道德律，而且許多的點還要在其下，也不爲過言。德性不足是近代文明的一大污點……我們的全社會底和道德底文化，還是在一個野蠻的狀態中……我們是世界中最富的國家，然而我們國民的約二十分之一是貧民，三十分之一是很明白的犯罪者。若再加上了那些沒有被發見的罪人，和那些全部或幾分現靠着私人底慈善(據 Dr. Hawkeley 的調查，則單單是倫敦，每年爲着這個所消費的錢便有七百萬金鎊之多)而生活的人，那麼，我們的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便的確無疑地是實際上的貧民和罪人了。』——Alfred Pu ssi Wallace

八

在日出之前，他從一個清朗的四月早晨的透明的薄暈中，再看到他本國的山脈了，——從黑藍的海洋周圍紫黑色地高聳起來的在遠處形成鋸齒狀的山脈。在那把他從放逐生活中帶回祖國來的汽船後面，水平線慢慢地瀰漫着濛濛的光輝。那兒已經有許多的外國人在甲板上，熱心地在等着要從太平洋中看到富士山的最初和最美的雄姿；——因爲在黎明中看到富士山最初現出來的姿容，是此生或來世所不能夠忘記的一回事。他們凝視着山脈連綿的長列，望眼從那鋸齒狀而朦朧的輪廓瞞過去，穿入黑夜裏，那兒星星還在放着微光，——然而他們

看不到富士山。『啊！』一位被他們所責問的船員笑着說：『你們看得太低了！望高一點看——再高些！』由是他們便向着高高，高到天的中心處望，而看到了那雄偉的山峯在黎明中微紅着，好像一朵不可思議的幻之蓮華。這個光景使他們全都啞然了。那永久的雪峯在倏忽之間便從黃一變而為金色，然後在太陽的光線越過地平線的弓形，越過黑暗的山脈，又儼然像是越過星星而射到它的時候，又白了起來；因為那巨大的山麓還是完全在黑漆裏。不久夜便完全隱躲了；柔軟的藍光在整個的天空中沐浴；一切的色彩都從夢中醒了起來；——由是橫濱的光輝之港展開在觀衆的眼前了，而那山麓還看不見的靈峯，便好像白雪之精似地懸掛在無窮的蒼穹而俯覽一切。

在我們的流浪者的耳邊，『啊！你們看得太低了！——望高一點看——再高些！』這句話還在響，而在他的心上奏着一種巨大的，不可壓抑的情緒的模糊之歌。由是一切的事物都朦朧起來了；他看不見高聳着的富士山，也看不見下面那些在從藍色變成綠色的小山丘；看不見港內雲集的船隻；看不見近代日本的一切事物；而只看到舊日本了。陸上的風，微微地帶着春的香氣吹來，拂着他的臉，觸着他的血，而使他曾經努力要拋棄和忘却的一切事物的面影，都從久閉的記憶房中跳出來。他看到了死了的人們的面影；他憶起很久以前的他們的聲音。他又回歸到在

他父親的邸宅中的小孩時代去了。他在明亮的各房間走來走去，在簾子上閃爍着樹影的向陽的地方遊玩，或是在凝視着風景很好的庭園中那淺綠如夢的平和景象。他再感到了那引導他的小步到家祠的前面，或是到祖先的牌位前去做早晨的祈禱的，母親的溫柔之手了；由是他用大人的嘴唇，喃喃地再做了小兒單純的祈禱起來，以一種突然新發見出來的意義。

一一 在神佛的微光中

「你曉得一些菩薩嗎？」

「菩薩？」

「是；偶像是日本偶像——菩薩。」

「曉得一點。」我答：「但不很詳細。」

「那末，請來看一看我的搜集品罷，不願意嗎？我搜集菩薩有二十年之久，有些是很值得一看的。但那並不是出賣品，除開賣給英國博物館以外。」

我跟着這個古董商人，經過古董雜然的商店，跨過石鋪的空地，就走入一個非常大的倉庫（Go-down）：這遠東的通商口岸的耐火性的倉庫，語源是馬來語的（Godong）裏去。像所有的倉庫一樣，這個倉庫也是黑漆漆無光的。所以我差不多看不出在那黑暗中有一個梯子斜斜地爬上樓去的樣子。他在梯子底下停住腳。

「你馬上就可以看到，」他說：「這個地方是我專爲着那些菩薩建築起來的哩；可是現在却覺得太小不够用了。它們全部在樓上。我們上去罷；但要小心點，因爲梯子段有點壞了。」

我登上，到了一個很高的屋頂下面的暗黑裏，和許多神佛面對着面了。

在這個大倉庫的暗黑中一看，那光景簡直不只是奇怪，而是像幽靈的世界。許多羅漢，佛像，菩薩，和其他更古的神佛們，充滿着這個陰暗的空間；但不像在一個寺廟裏一般地整然排列着，而是像在一個沉默的驚愕裏亂雜地排在那兒。最初，在那許多的頭，破壞了的背景，爲着威嚇或是爲着祈禱高舉着的手的一大堆神像中——在那被厚壁上掛着蜘蛛網的孔隙射進來的光線照着的，塵粉罩着的金箔的混亂的閃光中，我是幾乎看不出什麼來的；但漸漸眼睛慣於黑暗，我便開始能够分辨出個個的神像來了。我看到許多樣式的觀音像；看到許多名稱的土地神；看到釋迦、阿彌陀、佛陀及其弟子們的像。它們都是很古舊；它們不盡是出自日本製的，也不定是那一個時代或那一國的；有的是高麗的製造品，有的是中國的製造品，還有的是印度的，都是些初期佛教傳來的全盛時代所輸送進來的寶具。有些是坐在蓮花——靈土的蓮花——座上；有些則騎着豹，虎，獅，或是神奇的怪獸——象徵着電光，象徵着死的怪獸。有一個像，是三個頭和許多手，神聖而莊嚴，坐在一個被羣象高舉着的金座上，好像在暗黑中移動着似的。我又看到了一個裝置在火炎的包围中的不動尊（Fudo）和騎着神秘的孔雀的摩耶夫人（Maya Fujin）；又在這些的佛像中，奇異地也混雜着一些大名（daimyo；諸侯）穿甲冑的肖像，和許多中國聖賢的

像。有高至屋頂的，擱着雷電而形相憤怒的巨像；好像暴風的化身四天王；也有仁王（Niō）的像，那廢寺的廟門之守護神。還有一些妖豔的女體像：那被蓮花包着的四肢之光滑，在數着妙法的手指之柔曲，恐怕是從那被忘却了的古代印度的舞姬之嫵媚所得來的理想像罷。在上面那靠着磚牆的木棚上，我又能夠看到許多小神像：眼睛像黑貓般地在黑暗中輝耀着的魔鬼之像，有翼而尖嘴像鷹的半人半鳥的像，——這是日本的空想所創造出來的天駒（Tengu）。

『如何？』那古董商人看到我的驚愕的樣子，現出滿足的微笑問。

『這真是個了不得的大蒐集。』我答應着說。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很得意地在我的耳邊說：『這些化費了我五萬塊錢哩。』

但這些神像本身，却告訴我信仰被忘却的價值是比五萬塊錢多得多的，不管在遠東的美術品製造工錢是怎樣的便宜。他們又告訴我曾經有過幾百萬人到他們的廟裏來參拜，把廟階都踏陷了，告訴我過許多的母親常常要在他們的祭壇之前懸掛小孩的衣服，有過幾代的小孩子要被教得知道對着他們喃喃地禱告，有過無數的悲哀和希望，在他們的面前告白了。想是幾百年的崇拜的靈精，跟着他們的流犯生涯到此地來的罷，一種微微的甜蜜的線香，在這個塵埃籠罩着的地方也在漂着。

『你想那一個叫做什麼名字？』古董商人的聲音這樣問。『人家說那是這些偶像中最好的傑作。』

他指着一個坐在三重的金色蓮花上的像——阿囉盧吉帝濕伐羅（Avalokitesvara）是一個「鑒臨着禱告者的聲音」的女菩薩。……一念起她的名來，就是暴風雨和怨恨也會鎮定。火災因她的名而熄滅。惡鬼聽她的名聲便消失。念她的名的人，可以像太陽一樣穩固地立在空中……那四肢的優美和微笑的幽雅，正是印度樂園的夢。

『那是一位觀音，』我答道：『真是美極了。』

『恐怕有些人會出很好的價錢來買它的罷，』他狡黠地眨着眼睛說：『我也出了很大的價錢了！然而，大概這些東西我都是很便宜地買了進來的。因為這些東西大都是偷偷地拿來賣的，而且要買的人又很少，因此，我便得了一個好機會，請你看角落裏那個菩薩罷——那個又大又黑的，那叫做什麼？』

『長壽土地，』我答：『土地神，是賜給長壽的土地神。這個像一定是很古的東西。』

『你聽罷，』他說着，又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賣這個神像的男子，因為賣給我被捉到獄裏去了哩。』

由是，他從心地笑了起來。——他的這種笑，到底是因為想起他做買賣的巧妙，或是因為那個犯着國法偷賣了這個神像的魯男子的不幸，我是不能斷言的。

『後來，』他又說：『他們用比我所買的價錢高很多的錢要把它再贖回去；但是我不答應。關於菩薩的事我曉得不多，但我曉得它們的價值。找遍全國，再也沒有和這個同樣的偶像了。英國博物院得到了這個一定是很高興。』

『你打算什麼時候把這些蒐集品送到英國博物院去呢？』我問。

『可不是麼，我打算先開一個展覽會，』他答道：『在倫敦開日本偶像的展覽會一定可以賺到錢。因為倫敦人在他們的生涯中還沒有看過這樣的東西。而且教會的人們，若是好好地和他們交涉，一定會幫忙的：因為那可以做為傳道的廣告。可以大聲地說「日本異教徒的偶像！」或是什麼……你看那個小孩像好不好？』

我注視着一個粉金色的裸體小孩的像，他站着，一手指着上面，一手指着下邊，——那是誕生的佛陀。好像旭日東昇一樣地，他帶着一道紅光從胎中生了下來……他挺立着從容地走七步；他那印在地上的足跡，好像七個星一般地永遠在發光輝。他用很明瞭的聲調說道：『這個誕生是佛陀的誕生。我絕對不再生。我為着要普渡天上和地上的衆生，只這一次降生下來。』

「那是人家所稱爲誕生釋迦的。」我說：「好像是青銅鑄出來的樣子。」

「是青銅，」他答着，用他的指關節叩它，使那金屬響起來。「單單這個青銅，便要比我的購價貴多了。」

我仰看着那頭幾乎高達屋頂的四天王，想起摩訶跋渠（Mahavajra）中所寫的關於他們的出現的故事來：在一個美麗的夜裏，四大天王把紅光充滿着四方八達，走入神聖的森林裏去；他們對佛陀恭敬禮拜了，然後好像四大炬火般地站在東西南北四方。

「你怎樣設法把這些巨大的像弄到樓上來的呢？」我問。

「哦，是把它們吊上來的！我們在樓板上開一個大穴。真的困難還是在乎用汽車搬它們來的事。這是它們第一次的汽車旅行哩……但請看看這邊的罷，它們一定要成爲展覽會中最惹人注意的東西！」

我看了，看到兩個小小的木彫像，大約有三英尺高。

「爲什麼你想它們會最引起人家的注意？」我隨便地問。

「你沒有看到它們是些什麼嗎？它們是在基督教迫害的時代做出來的。日本的惡魔踏着十字架！」

它們不過是些小廟門的守護神罷了；它們的腳站在X形的支柱上。
「有什麼人告訴你那是日本的惡魔踏着十字架的嗎？」我追問着。

「那麼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嗎，它們？」他遁辭地答道：「你看它們腳下的十字架罷！」

「但它們不是惡魔，」我主張着說：「那些好像十字架的東西，不過是被放在他們腳下以取重力的平衡罷了。」

他不做聲了，但現出失望的表情來；我對他覺得有點抱歉。惡魔踏在十字架上，這，在倫敦這些地方的展覽界，當爲報告日本偶像來臨的廣告傳單，的確很可以惹動公衆的視聽。

「這個好得多了，」我指着一組美麗的像說，——據傳說，那是嬰孩的佛陀剛要從摩耶夫人的腹邊產生出來的。佛陀從她的右腹邊一點都不困難地產生出來了。那是四月八日的事情。
「那也是青銅做的哩，」他叩着那銅像說：「青銅的苦薩現在漸漸少起來了。我們平常是當古金屬買，當古金屬賣的。我保留一些起來就好！真想把當時從寺院購來的青銅給你看哦！如鐘啦，花瓶啦，偶像啦這些。我們熱心想買鎌倉的大佛就是那個時候的事情。」

「當古青銅買賣，」我問。

「是，我們計算金屬的重量，組織了一個聯合經營。我們第一次的出價是三萬塊錢。我們得

到很大的利益了，因為裏頭夾着許多金和銀，和尚們想賣掉，但是信徒們不肯讓他們賣。」

「這個真是天下的寶物中之一，」我說：「你們真想把它破壞的嗎？」

「當然的爲什麼不呢？除開這樣還有什麼別的法嗎……在那邊那一個很像聖馬利亞的像，不嗎？」

他指着一個懷裏抱着嬰孩的鍍金的女像。

「不錯，」我答應：「但那是鬼子母神，愛惜小孩們的女神。」

「大家要說這是偶像崇拜，」他深思默想地說：「但我在羅馬舊教的寺院裏却看過不少像這一類的神像，在我看起來，世界上的宗教大抵都是相同的。」

「你說得不錯，」我說。

「佛陀的故事和基督的故事也彷彿相同，不是嗎？」

「有幾分相同，」我同意地說。

「是的，只是佛陀沒有被處磔刑罷了。」

我沒有答應，因為我想着如下的經文：「在全世界中，縱使是像芥子粒那麼大的地方，他也未嘗不爲着衆生而捨棄自己的生命。」這時候，這句話在我想起來突然好像是絕對底真理——

般。因爲大乘的佛陀不是釋迦，也不是什麼如來，而是在人心中的佛性！我們全都是無窮的蛹，各各含有着神聖的佛陀，而千萬人都是一樣。一切的人都是潛在底佛陀，只是代代迷在色相的幻夢裏；在私慾滅亡的時候，釋尊的微笑將再使這個世界美化起來的罷。每個高尚的犧牲，要使人漸漸近於了悟之境；而想及無數代的人之多，則就是現在，世界中有那個地方沒有爲着愛或義務而被犧牲的生命呢？這誰能夠疑而不信？

我又感到古董商人的手在我的肩上了。

「總之，」他用一種愉快的聲調說：「它們在英國博物院一定要被尊重的罷，可不是嗎？」
「我希望是這樣。應該是這樣的。」

這時候，我想像到這些神像被擠進那死神們的廣大的墓地裏，在那豆漿湯般的白霧之下，和埃及與巴比倫的那些被忘却了的諸神同居着，而微微地在倫敦的喧囂之中在抖顫的樣子了，——而且到底是爲着什麼目的呢？或許是爲着要使第二的阿爾馬達德馬（畫家）又來畫出滅亡了的文化之美；或許是爲着要使英國的佛教辭典的插圖更加豐富起來；或許是爲着要使未來的桂冠詩人得到了靈感，而寫出像天尼遜（Tennyson）那種驚人的詞藻如「肥膩捲

毛的亞叙里亞底猛牛』之形容句來。的確它們不會空空地被保存在那兒而毫無效用的罷。在一個比較底不因循和不自私的時代的思想家們，將教人對他們以一種新的尊敬罷。凡是由人類的信仰做出來的肖像，永久是可貴的真理之殼；而連這個殼本身也有着神祕的力量。這些佛陀的臉貌之柔和的平靜和冷靜的溫和，或許能夠給西洋人以靈魂上的和平；他們已經是厭倦於那種墮入習慣的信仰，而在渴望着別個導師的來臨，對他們喊道：『我對着高的和低的，對着有德的和無道的，對着邪惡的和正善的，對着那些心懷邪教異說和信奉真而善的教條的，是「視同仁。」』

一二 前世的觀念

「哦，兄弟們，若有一個比丘希望回憶已往諸世——一世、二世、三世、四、五、十二、五十、一百、一千或十萬諸世——的各種詳細的情形，則願他心境靜寂，——願他參透萬象，願他獨坐冥想。」——Akankeyya經。

一

倘使我問一位住在佛教的真實現存的氛圍氣中數年而有着反省的西洋人，東方的思想方法和我們自己的之間，有什麼特別差異的根本底觀念時，我想他一定是答應道：『前世的觀念。』這個觀念，比任何觀念都更深地滲入遠東全部的心底生活中。它像空氣流通般地普遍；它色彩着一切的情緒；它直接或間接地幾乎影響及所有的行爲。它的象徵，連在美術底裝飾的瑣事中，也始終可以看得得到；而終日終夜，時時刻刻，總有些它的言語的音響，自然地浮盪到我們的耳朵裏來。人民各種的言語，——他們家庭上的說話，他們的俗語，他們的敬虔的或褻瀆的呼喊，他們的悲哀，希望，快樂或失望的告白，——全都和它有相連通的關係。憎惡的表現和愛情的言

辭，也同樣地受着了它的影響；「因果」或是「因緣」這句話——不可避免的報應之意——自然而然地要從一切人的唇上流露出來，當爲一種解釋，當爲一種安慰，當爲一種咒罵。農夫拼命地要上峻峭的板道，感着手車的重量在壓迫他的每個筋肉，便要容忍地喃喃而說：「因爲這是因果，只好受苦罷了。」僕人們在吵嘴的時候，便要互相問道：「到底爲着什麼因果，我現在要和你這樣人住在一起呢？」無能的或是惡人，要被人家用他的因果來咒罵；聰明人和有德者的不幸，也要被人家用同樣的這句佛語來說明。犯法者在告白他的罪的時候，要說道：「我所做的事情是不對的，當我在做的時候，我便知道；但我的因果比我的心強些，沒有辦法。」不得團圓的愛人們，相信他們因前世做了罪過，所以結果這一世才會結下不了緣，便雙雙地去情死；一個不正的被害者，自信他是在償還那被忘却了的罪過，按着萬物永遠的規則，那是應該要受報應的，想藉此來緩和他的自然底憤怒……因此同樣地，連說及靈魂的未來（來世）這個極平常的關係，也要包含着靈魂的過去（前世）這個普遍的信念。母親要勸誡她那在玩耍的孩子說，若是做了壞事，在來世要轉生爲別人的兒子時是有影響的。遊方的香客或是街頭乞食得到了你的施捨，便要祈禱你來生的幸福。年老的「隱居」（把家事托諸兒孫子女們，安閑以享餘生的老頭子），眼睛和耳朵差不多不中用了，却很高興地要說他不久就要變成年輕力壯的人。又

表示「必要」的這個佛教上的觀念之話「約束」和「前世」，「斷念」這些語言，在日本普通的會話中常常可以聽到，正如通常英語中的「是」和「非」這些字一樣。

一個人長久住在這種心理的媒介中間之後，便要發現它已經是侵入自己的思想中去，而在裏面引起了種種的變化的。包含在前世的觀念中的一切人生概念，——無論怎樣用同情心去研究，起初也只覺得奇怪的那一切信念——終於要失掉它們在希奇的時候所帶着的不可思議性和奇怪性，而呈現出一種十分當然般的容貌來。它們說明許多的事情，解釋得非常合理的樣子；而有些說明，若用十九世紀的科學底思想來測量它，的確是完全合理的。然而，要精確的判斷這些概念，第一是須得把西洋的關於輪迴的一切觀念掃開才可以。因為在西洋的關於靈魂的舊概念——譬如彼達哥拉斯派（Pythagorean）和柏拉圖派（Platonic）的——和佛教的觀念之間，並沒有什麼相類似的地方；而且就正因為了這種不類似，所以日本人的信念證明它們自己是合理的。關於這一點的古來的西洋思想和東方思想之間的大不同，是因為佛教中沒有西洋的傳統底靈魂——單薄，柔弱，戰慄，而透明的內在底人，即幽靈——存在着的。東洋的「我」不是個體，也不像古宗教哲學派的靈魂似地是數目一定的複體，它是不可思議的複雜之統計或集合——數不盡的古人的創作底思想所集中的總數。

佛教的理解力，和它的理論與近代科學之巧合，在那使赫巴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成爲最大的探究者之心理學中的部門，格外地顯現得明白。我們的心理底生活中有不少部分，是由西洋的神學所不能夠說明的感情所組成的。使還不能夠言語的嬰孩看到某種顏臉便要哭，又看到另一種的顏臉便要笑的感情就是這些。碰着不相識的人馬上要經驗着的「好」或「惡」之感也是這些。稱爲第一印象的這個好惡之感，在聰明的小孩是常要坦白地告白出來的；不管你怎樣確說「人不可以外貌判斷」，小孩子的心中也絕對不會聽這種教訓。用神學上的本能，直覺的意義，來稱這些感情爲本能底或直覺底，結局也是不能解釋什麼——不過是像特創的假說一樣，把疑問割掉放入人生的神秘中去罷了。以個人底衝動或情緒爲複成的觀念之說，除開是爲魔鬼所迷者的話之外，在那些古式的正教論者看起來，依然是要視爲異端邪說的樣子。然而我們的較深的感情的大部分，是超個人底的這回事，現在已經是成爲定論了，——我們所稱爲愛情底感情的，或是那些稱爲壯麗的感情的，都是戀情的個性絕對地被科學所否認；又那種關於一見鍾情的解釋（請參照因果之力篇）是真的話，當然那解釋也可以拿來

應用在一見生憎的上頭；就是兩者都是超個人底的。那種和春天同來同往的徬徨不安的模糊的衝動，又那種在秋間所經驗着的漠然的抑鬱感，也是一樣，——恐怕就是人類跟着季節遷居的時代，或是人類出現以前的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感情罷。又那些把一生的大半在平野或草原住過了的人，最初看到白雪皚皚的山巔時所感着的情緒，或是那些住在大陸的內地裏的人，最初望到大洋，聽到它那種如雷鳴的濤聲時所發生的感覺，也一樣是超個人底的。看到偉大的風景時所起的那種帶着敬畏之念的歡喜，或是熱帶地落日的壯麗所惹起的那種混着不可名狀的憂鬱的啞然的讚嘆，——這些感情，也絕對非個人底經驗所能够說明。精神分析學的確是證明了這些感情是非常的複雜，和種種的個人經驗交織着的；然而無論怎樣，較深的感情的波浪却絕對不是個人底的。這是從產生我們的祖先的生之海所洶湧出來的波浪。在西塞羅時代很久以前便要惱着人心，而在我們的時代更要攪亂人心的特殊感情——實在那地方是初次看到而總覺得已經到過了的感情，同樣地也可以說是屬於心理底範圍內的罷。看到外國都會的市街，或是外國風景的模樣，心裏要起一種微微的奇異的激動，總覺得那似乎是很熟識的樣子，而要暗自搜索記憶以求解釋。無疑地，和此同樣的感情的確時時是由埋在心裏的記憶之復活或再聯想所引起的；然而用個人底經驗來說明它們則依然是完全不可解的情緒，却還有許多

的樣子。

心

就是在我們的極平常的感情之中，也有許多是那些持着「一切的感情思想都由個人底經驗得來，而剛生下來的小孩的心是一張白紙」這種愚說者所絕對不能夠解釋的謎存在。由某種花香，由某種色彩，由某個樂調所激起的快感；一看到危險的或有毒的生物，便要不知不覺生起來的嫌惡或危懼；甚至在夢中的那種不可言狀的恐怖慌張——這一切都是古舊的靈魂說所不能夠說明的。有些感覺——像對於香氣和色彩的快感，這些——在種族的生命中是有着怎樣深的根源的，格蘭特亞倫（Grant Allen）在他的著作「心理底美學」內及關於「色彩感」的有興味的論文中，說得最透徹，但在很久以前，他的先生，一切的心理學者之王斯賓塞，已經明白地證明了許多的心理現象，是完全不能夠用經驗論來說明的。「縱使可能，」斯賓塞說：「要用它來說明情緒是比用它來說明認識力更加困難的。以一切的慾望，一切的情緒為個人底經驗所生之說，和事實相背馳很遠；我真不得不覺得奇怪，為什麼有些人會抱着這種見解。」又指示給我們說「本能，」「直覺」這樣的述語，照舊時的使用法是沒有真意義；以後它們應該被用在一個新異的意義中的，也是斯賓塞這個先生。本能這個述語，照近代心理學的用義，是「組織化的記憶，」而記憶本身便是「初期的本能，」——就是說，所謂本能者，是在生的

連鎖中被遺傳給後代的個人之印象的總數。像這樣地，科學承認記憶的遺傳，不是說能够把前世的事情一一都記憶起來的神祕思想，而是說跟着那被遺傳的神經系統的組織中所起的微微之變化，給心的生活上以微微的增加之意。人的腦髓是在人類的進化中，不，或許是在人類藉以達到的種種有機體的進化中，所受到的無限的經驗組織起來的登記簿。這些經驗中的最普遍的，最常得到的結果，會連本帶利地遺傳下去；而且會慢慢地成爲高尚的智力，潛在嬰兒的腦髓中——這個智力，嬰兒後來會去應用它，發展它，而使更爲複雜化，——而且嬰兒會再增加一些，又傳給後代的。」（斯賓塞的「心理學原理」中的「感情論」之一節。）由此，我們對於前世的觀念及複合的「我」的觀念，便有着確實的生理底根據了。各人的腦髓中，封鎖着前代的一切頭腦所受到的無窮經驗的遺傳底記憶，是不可爭辯的。但這種關於過去的自我的科學底確說，却没有物質底意義。科學是唯物論的破壞者；它已經證明了物質的不可解；又它告白着心的秘密依然是不可解，即使迫它去假定着情緒的最終底單位也是。然而，人的一切情操，一切能力，是由比我們老幾百萬年的簡單的情緒單位建設出來的，一點都無疑義。於此，科學和佛教一致，承認着「我」是複合體的，又像佛教一樣，用着過去的心之經驗，來說明現代的心之謎。

三

一定有許多人，會以為靈魂是無限的複合體。這個觀念，要使西洋底意義上的宗教觀念不能發生；又那些不能夠拋棄古舊的神學底概念的人們，無疑地一定要想像着普通人民的信仰。無論是住在佛教國裏的，也不管有着佛典的證明，是建設在以靈魂為個體這個觀念的基礎上的。然而，日本却供給着和此正反對的顯著的證據。沒有受過教育的普通人民，絕對沒有研究過什麼佛教哲學的最可憐的鄉巴老，也相信他們自己是複合體的。更顯著的就是在原始底宗教的神道教中，也有着同樣的教義存在；又中國和朝鮮的思想也被這種信仰的種種變形所粉飾着。遠東的一切人民，無論是在佛教的意義上，或是神道教所代表的初底意義（一種分裂繁殖說），或是中國的占星學所創設的奇怪的意義，總以為靈魂是複合的的樣子。在日本，則我充分地看到了這個信仰是很普遍的。在這兒也沒有引用佛典的必要，因為單是普通一般人的信仰，不是佛教哲學的信仰，便能夠供給宗教底熱誠和靈魂複合的觀念是可以同時並立的明證。一個日本農夫，的確沒有想着他的心是複雜得像佛教哲學所說，或是西洋科學所證明那樣厲害。然而他總想自己是複合體的。在他的內心起着的善的衝動和惡的衝動之間的鬥爭，他更

解釋爲那構成他的「自我」的種種秘密意志之間的鬥爭。而他的精神底希望，就是把他那些好的自我從惡的自我解放出來這回事——因爲涅槃，就是最高的幸福，只由最善的自我之遺留才可達到。像這樣，他的宗教，是根據着離開科學思想不很遠——不像我們本國人民所抱的傳統底靈魂觀離開科學思想那麼遠——的心靈進化的自然底見解的。不待說，關於這些抽象底事項，他的觀念是很模糊而沒有什麼組織；但它們（觀念）的一般性和傾向是很顯然明瞭；因此，對於他的信仰之誠實，或是對於這信仰在他倫理生活上的影響，是沒有什麼疑義的。

信仰若在有教育的階級中間殘存着，那同樣的觀念便會得到定義和理論。我可以從二十三歲和二十六歲的兩個學生所作的文章中引出兩節來做證明。我能够容易地舉出許多例證；但下面所舉的兩個，便能够充分地說明我的意思了：

「說靈魂的不死，是再蠢沒有了。靈魂是一個複合體；它的成分雖然是永久不滅，但我們曉得它們絕對不能正確地照原樣再結合第二次。凡一切複合的東西，都要變化它們的性質和它們的樣式。」

「人的生命是複合的。種種精力（organs）的結合造成靈魂。當一個人死了的時候，他的靈魂依着結合的狀態如何，有的不變更，有的會變更。有些哲學者說靈魂是不滅的；有

些則說是滅的。他們兩說都不錯。靈魂之滅不滅，是依着組成它的結合之變化如何而定。構成靈魂的根本底精力，的確是永久不滅；但是靈魂的性質，却因構成靈魂所要的諸精力之結合的性質而決定。」

這些文章中所表現的思想，在西洋的讀者，最初一看，一定要以為是無神論底的。然而他們實在却是很合於最真摯和最深刻的信仰。所以惹起這樣的錯誤印象的，是因為「靈魂」這隻字的用法，和我們所理解的意義完全不同的緣故。由這些青年作文者所用的「靈魂」這隻字的意思，是一個種種的善和惡的傾向之近乎無限的結合——是一個不但因為它是結合物這個事實，而且因精神進化的永久法則，終於要瓦解死滅的結合物。

四

數千年來在東洋的思想生活中成爲那樣重大的要素的這種觀念，直至我們的現在，還不能够在西洋發展過，可以充分地用西洋的神學來解釋。然而，若是說西洋的神學使前世的觀念絕對不能够滲入西洋人的心，却是不正確。基督教義，說各個靈魂是特地創造出來賦與各個新

生的肉體的雖然不準公然相信前世，但一般人的常識却在遺傳的現象中認識到了這個教條的矛盾。同樣，神學雖然在主張動物不過是一種由稱為本能的這個不可解的機關所動着的自動木偶，但人民却大概都承認動物也有理性。在三四年前流行着的本能論和直覺論，在現在已經完全是粗淺不合理的了。當爲解釋心理現象用，它們大概是不中用的樣子；但當爲教條用，則它們有阻止思索和預防異端邪說的效力。奧特斯奧斯（Wordsworths）的「忠實」（Fidelity）和他那估價過高的「不死的暗示」（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證明着關於這些事情的西洋底觀念，就是在十九世紀之初，也是極端苟且和粗暴的。狗對於它主人的愛，實在是一比人們的評價高超很多，「但這個理由，奧特斯奧斯却連夢想也沒有做到；又雖然小孩時代的新鮮的情緒，的確比奧特斯奧斯所給與的不死觀念，更是一個可驚的什麼事物的暗示，但關於這些他的名句，被約翰·莫列（Mr. John Morley）評爲沒意思，却很公平。在神學不衰滅的中間，關於心的遺傳，本能的真性質，和生的統一等的合理底觀念，是絕不會贏得一般人的認識的。

但和進化論的承認同時，舊式的思想都破碎了；到處是新的思想在代着陳腐的教條興起；我們現在能夠看到一種智底運動，在奇妙地和東方的哲學方向平行着前進。最近五十年間科學進步之驚人的迅速和複雜，在非科學者之間，也同樣地促進了智底發展了。最高尚和最複雜

的有機體是由最低級最簡單的東西發達起來的；唯一的物質的基本（原形質）是全生物界的基本；動植物之界不能劃出一個分明界線；生物和非生物之差只是程度問題而非種類之別；物質和靈魂同樣是不可解，無非是未知的同一實體的異形的表現罷了；——像這樣的話，都已經成爲新哲學的陳腐之言了。神學既然一旦承認了物質底進化，那麼對於心靈底進化的承認，自不難預言其不會無期地延長下去；因爲由古教義建築起來禁止人們回顧過去的牆壁，已經是被破壞了。而在今日科學底心理學的研究者，前世的觀念已經脫出學說之域而進入事實之境，證明着佛教的解說和別的任何解說一樣地完全合理的了。「除開很粗率的思想家之外，」已故的赫克斯列教授（Professor Huxley）說：「沒有誰會用傳統底背理的見地來排斥它，和進化論本身一樣，輪迴說在實界中也有着它的根基；因此，它可以要求類推論所能够供給的擁護。」（註：「進化和倫理」六十一頁；一八九四年版。）

由赫克斯列教授所給的這個擁護，有着非常大的力量。由他之說，我們並不是看到那種經過幾千年，從黑暗飛到光明，從死飛到再生的單一個靈魂；但前世的重要的觀念，差不多是如佛陀本身所說的那樣遺留下來了。在東洋的教義，心理底人格，如個人肉體一樣，是一個終要被滅的集合體。在這兒我所謂的心理底人格，是那區別着心和心——區別着「我」和「你」的，我

們所稱的自我。在佛教，它便是一個種種幻影的一時底集合體。造出這個集合體的是因果。因果而再化身的——無數的古人之行爲和思想的總數——其中的各個，在一些偉大的心靈系統中都成爲一個整數，或加或減，都能影響及其餘的一切。因果好像磁一樣，從這個形式傳達到那個形式，從這個現象傳達到那個現象，而由結合的狀態所決定。因果所集成或創造的結果的終極底秘密，佛教信徒認爲是不可了解的；但維持結果的結合力，則他們說是「渴愛」(Dharma)——生的慾——所生，這和叔本華兒(Schopenhauer)所謂的思想的「意志」相當。我們在斯賓塞的「生物學」中，能夠發見着奇異地和此相類似的思想。他對於性向和變態的遺傳，是用兩極性(Polarities)——生理學底單位的兩極性來說明的。這個兩極性說和佛教的「渴愛」說之間，相似之點比相差之點顯著得多。因果或遺傳，Dharma，或兩極性，它們的終極底性質都是不能夠說明的：在這一點，佛教和科學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兩者在不同的名稱之下認識着相同的現象這個。

五

由非常複雜的方法，科學奇妙地達到了和東洋的古思想相調和的結論；這事實能夠惹起

一個疑問：就是這種結論能够使西洋的大衆之心理解得清楚嗎？的確，正如佛教的真教理單由形式便能够教示信徒的大多數一樣，科學的哲學也可以單由暗示——由那足以刺激生來便是理智底的頭腦的事實，或事實的配合的暗示——來傳授大衆的樣子。科學進步的歷史，證明了這種方法的有效；而說因高尚的科學的議論，是超越非科學底民衆的理解，所以那科學的結論也不能够被一般民衆所理解的這種推論，是沒有什麼有力的理由的。遊星之大和重量；恆星的距離和構造；引力的法則；光，熱，色的意義；音響的性質，和其他科學所發見的無數事實：在那些完全不曉得藉以得到這些知識的方法的詳細的幾千民衆，也是非常熟識的。又在這一個世紀中，每次科學有了什麼大進步，民衆的信仰也跟着要生起大變化的：我們可以舉出這樣的明證來。就是教會，雖然還拘泥着靈魂的舊說，也已經承認了物質底進化論的大綱；在最近的將來，舊信仰的墨守，或是知底退步，大概是不會有的。我們可以期待着宗教底觀念的生起較遠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的成就將是迅速而不是緩慢的。不待說，我們不能豫言這種變化是帶着什麼性質；但從現在的知底傾向推察起來，則心靈上的進化說，雖然不能即刻給實體學的理论以最終的界限，但終必爲人們所承認的；而且「我」的全部概念，也終於必因着發展的前世觀念，而被

六

關於這些蓋然性 (probabilities) 可以倣更精細的考察。不過，在那些目科學為破壞者而不是改造者的人，則這些蓋然性也不會被認為蓋然性的罷。然而這樣的思想家却忘記了宗教底感情是比較條深很多，忘記了它 (宗教底感情) 是比一切的神和一切的信仰長命；又忘記了它是跟着智力的擴張而要越加擴大深化加强的。只當為教訓的宗教終必消滅，這是進化論的研究所必達的結論。然而當為感情的宗教，當為對於那創造人物和星座的不可知的力之信仰的宗教，說它會完全的絕滅，則是現在所不能夠想像的事。科學只是和現象的誤解作戰；它只是擴大宇宙的神秘，證明萬物無論怎樣微小，也是無限的奇妙和不可解的。這個擴大信仰，擴張宇宙情緒的科學之顯然的傾向，使我們可以推察着：將來西洋宗教觀念的變化，將完全和過去所實行的任何變化不同；西洋的「自我」的概念，將形成得和東洋的「自我」觀念相似的東西；而說人格或個人自身便是存在的實體這種現在的一切可憐的心理學底觀念，將全都消滅的。如科學教他們似地一般民衆已經開始了解遺傳的這個事實，正指示着最少，這些變化的幾分藉之以達到的道路。關於心靈進化這個大問題的議論，將來一般人一定是跟着那最少有抵

抗力的道路走下去的罷；而這條道路無疑地將是遺傳的研究，因為要考察的現象，無論它們本身是怎樣難解，但大都是一般人的經驗所熟知，而且會給無數的舊嚙謎以幾分的答覆。因此，我們十分可以想像着將來西洋的宗教形式，將為綜合底哲學的全力所擁護；和佛教不同的地方，重要是在乎它的概念非常精確這一點而已；而且要承認靈魂為複合體之說；要傳教近似因果說的一個新的精神底法則的。

可是，有許多人對於此說，心中一定馬上會生起反感來的。他們將斷言這樣的信仰變化，是表示感情要在咄嗟之間被思想所征服和變更的。然而斯賓塞說：「這世界不是被思想所支配，而是被感情所支配的；思想不過是感情的引導者罷了。」像論者所說的那種變化的概念，怎麼能夠和西洋現存的宗教情緒的一般知識，及宗教情操的力量互相一致呢？

若是前世的觀念和靈魂是複合體的這個觀念，真的是違背乎西洋的宗教情緒的，滿足的解答當然不能夠做出來。但他們果真是那麼違背乎西洋的宗教情緒的嗎？前世的觀念的確是不違背；西洋人的心早就有這種準備思想的。真的，最少在那些還不能脫離舊式思想的習慣的人們看起來，終於要瓦解的「自我」是複合體的概念，並不比物質底絕滅的觀念好得多少。然而，公正的反省，將指示這兒是沒有恐怕「自我」瓦解的情底理由的。實在的，就正因為有了這

個瓦解，雖然無意識地，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才一樣地都永久地在做祈禱。什麼人不常常在祈望拋棄自己的性質的惡部分，拋棄做惡事或做錯事的傾向，拋棄說或做刻薄事的衝動——拋棄那一切還依附在品格高尚的人身上，而要使他最優美的志望陷落下去的卑劣的遺傳性？然而我們這麼熱心地希祈其分離，消去，死滅的東西，正是從祖先遺傳下來的心靈，實在的「自我」的一部分，而不是那幫助高貴的理想實現的後天底較大的能力。故「自我」的瓦解並不是個可怕的滅亡，而是我們的努力所應該趨向的一切目的之一。無論怎樣新的哲學，也不能夠禁止我們希望着「自我」中最善的要素，須得是歡躍地去尋求更高尚的親和力，進入更偉大又更偉大的結合裏，直至接到最高的啓示，而我們才透過無限的幻影——經過「自我」的完全絕滅——看明了「絕對底實在」的。

連那所謂的原素，我們都曉得它們是在進化着的，所以我沒有證據說萬物要完全要死滅。我們現在所有的，的確是從前曾經有過，而將來也會有的。我們經過無數的進化和無數的宇宙底死滅而生存下來了。我們曉得全宇宙的一切事物都受着定律的支配。什麼原子要構成遊星的核心，或什麼東西要受着太陽的恩德；什麼東西要鎖藏在花崗岩和火成岩的裏面，或什麼東西要在植物和動物之中繁殖着；這些絕不是偶然所能決定。照理性的類推法所能够推論的說，

每個最終單位的宇宙底歷史，無論是心理底或是物理底，都像佛教的因果說那樣，可以確實和精密地得到了決定。

七

科學的影響，不是西洋宗教信仰變革的唯一要素；因為東洋哲學的確也是它的另一個原因。梵文，漢文，巴里文（Bali：古代印度的用語，東南印度的佛經用語。）等的研究，以及其他東方各地語言學者的不撓不屈的努力，都在迅速地使歐、美親近着東洋一切的大思想；佛教在全歐也正在被有趣地研究着；而這些研究的結果，在最高文化的心底產物中，在逐年越加明顯起來。哲學諸派所受的影響，沒有像時代文學所受的那麼明顯。關於「自我」問題的重新考慮，到處在侵入西洋人的心裏的這種證據，不但是在當代的有思想的散文裏可以找到，連在詩歌和小說中也能夠發見到的，在一代之前不會有的觀念，現在正在變革時代思潮，破壞舊趣味，發展較高尚的感情。在較大的靈感之下活動着的創作底藝術，正在告訴我們道，認識了前世的觀念，在文學上便會得到怎樣完全新奇而優秀的感情，得到向來所想像不到的情熱，又得到情緒力的非常深刻。就是在小說上，我們也曉得我們向來只住在一個半球裏面；曉得我們向來只想及思

想的半面；曉得我們必須得到一個新的信仰，來在現在這個大平行線之上，把過去和將來連結起來，而使我們的情緒世界完成爲一個完全的球體了。「我」是複合體這個明確的觀念，無論它是怎樣像個似非而是的學說，它是要達到那「多數便是一箇，生是統一的，沒有有限，只有無限」這個更大的信念之絕對必要的路徑。要等着那想像「我」爲獨一無二的盲目底驕傲心被推翻，和我與自私的感情完全被破壞了之後，當「自我」爲無限的知識——和大宇宙一樣地——才能够達到。

無疑地，在我們得到當「我」爲一個這種思想是自私的虛構這個智底信念之前，我們在過去曾經生活過的簡單的感情底信念是要發展着的。但是「我」的複合性結局必定要被承認的，雖然它的神秘還是存在着不可解。科學假定着生理學底單位，同樣地也假定着心理底單位；但無論那個假定的單位，用數學底計算的最大力量，也不能够把它計算出來的——好像它自己分析到純幽玄底境界中去了的樣子。化學者爲着研究的目的，不得不想像一個極微的原子；但那想像的原子所象徵的事實，恐不過就只是力的一個中心——不，恐怕就像佛教的概念似地，只是一個無，一個旋渦，一個空罷了。「形是空，空是形。所謂形的，那便是空；所謂空的，那便是

形。知覺和思想，名和知識——一切都是空。——在科學和在佛教一樣，宇宙化爲一個大幻影——化爲許多不可知不可量的力的一幕劇。雖然，佛教却佛教流地答覆了「從何而來？」及「從何而去？」的問題——而且在每一個進化的大週期中，預言了前世的記憶要蘇生，未來的一切同時要展開在眼前——連天上的天都看得見的那種精神底擴張時期之將來臨。科學關於這點却守着沉默。但它的沉默是格諾斯梯克教徒（Gnostics）的秘密的沉默——是「地獄的女兒」而「靈鬼的母親」西格（Sige）。

得到科學的完全同意，我們能够相信的，是可驚嘆的啓示在前面等着我們這回事。在近代，新的感覺和新的力量已經發達起來了，——音樂的感覺和數學者那在生長不息的才能，又更高的想像不到的才能將在我們的後代發展着，是有理由可以期待的。還有某種心底能力，無疑地是遺傳下來的，只在老年時期才會發展起來這事實；和人類的平均壽命在確實地延長這事實，也已經是很明白了。因爲長壽的增加，一種不劣於會記憶前世的能力之奇異的能力，耕未來更偉大的頭腦之出現，會突然發生出來的也未可定。佛教的夢想是難以超越的，因爲它們觸着無窮；但誰能够臆斷地說它們絕對不會實現呢？

附註

在讀過了上面的一文的諸君，我感着在這裏有注意的必要的，是關於「靈魂」(Soul)、「我」(Self)、「自我」(Ego)、「輪迴」(Transmigration)、「遺傳」(Hereditry)等這些術語的我的自由用法。這些術語的英語，在那佛教哲學中，意義是完全不通用的。英語所謂的「靈魂」，在佛教是沒有的。「我」是幻影或是幻影的聚集。從一個身體移轉到別的身體去的「輪迴」，在出處明確的佛經中很明白地被否定着。所以因果之說和科學上的遺傳的事實之間的相類似，實在難說是完全的。因果並不是表示同一的複合我的生存之意，而是表示它的傾向性的存在之意，這傾向性再結合形成一個新的複合我的。像這樣形成出來的新的存在不一定是取着人類之形，就是因果並不是從父母傳給兒子的。生的形態雖然是根據着因果，但和遺傳的系統却沒有關係。乞食的因果體，在來生會變成帝王的肉體也說不定；又帝王的因果體要在來世再生為乞食肉體也未可知。但是再生的狀態，無論如何總是根據着因果而決定的。

一定有人會這樣問：「那麼不變地繼續着的各人的精神底要素，——在所謂因果的這個殼之中的精神底核仁，——爲着正道活動的力，——到底是什麼呢？若靈魂和肉體同樣地只是

一時底結合，而作成人格的唯一原因是因果（它也是一時底的）的話，那末佛教的教義的價值在什麼地方，又它的教義有什麼意思呢？因為因果而受苦的是什麼？在幻影之中的東西——那是進步的，——那是要達到涅槃的——是什麼呢？那不是一個「我」麼？不是我們所謂的「我」。我們所稱爲「我」的，在佛教是不承認它的實在。形成和分解因果的東西，爲着正道活動的東西，達到涅槃的東西，並不是我們西洋語所謂的「自我」。那末是什麼呢？是在各人之中的佛性。在日本語則稱爲「無我的大我」。此外沒有真的我。包在幻影裏的這個我，稱爲「如來藏」——(Tathagatagarbha)——好像在子宮裏的小孩似地，還沒有生出來的佛性。在各人之中有個永遠的東西潛藏着。那就是實在。另外的一個我是虛僞的——是假的，——是一個假樓。死滅說只是意味着幻影的死滅而已。只屬於肉體底生活的情緒，感覺，思想等，也不過是作成這個複雜的幻影底我的幻影罷了。由這個虛僞的我的完全分解，好像扯破網膜似地，無窮的洞察力量顯現出來。這兒是沒有什麼「靈魂」的。無窮的「全靈」(All Soul)是一切生物的唯—無窮的要素；其他全都是夢幻。

存在涅槃中的是什麼呢？依佛教的某宗派之說，則是無窮中的潛在底「本體」(identity)——所以一個佛性，在他到達了涅槃之後，不能夠回到俗界來。又據着別宗派之說，則那是超潛

在性的本體，而且不是我們所謂的肉體底實體。有一位日本朋友說：——「我取一塊金，而說那是「一箇」。但這是說在我的視覺上發生「一個」的印象之意。實際上，那是構成那塊金的原子之羣，各個原子都判然有別，而且各自獨立着的。在佛陀的境地，無數的心靈底原子，也是這樣地被結合着。這無數的原子形成一箇的狀態，然而各箇却有它們獨立的存在。」

但在日本，因原始底宗教（神道教）影響及平民階級的佛教信仰頗深，所以說那是日本的「我的觀念」也可以；不過須得同時想及一般的神道教的思想。關於神道教的對於靈魂的觀念，我們有着很明瞭的證據。但神道教的靈魂也是複合體的，——好像「因果體」一般，它不單是情緒，知覺及意志的聚集，而是許多的靈魂結合起來所作成的一個人格。死人的靈魂可以凝成一個出現，也可以分成幾個出現。它能够分離它的單位，而這各各的單位能够取着特殊的獨立行動。雖然，這種分離是一時底的，複合體的種種靈魂就是在死後也自然能够聯合，而且在自動底地分離了之後也能够再結合。日本人民的大多數是佛教信徒，同時又是神道信者；然而關於「我」則原始底信仰（神道教）的確是最有力量，就在兩信仰的混合之中，這也可以明瞭地識別出來的。這些原始底信仰，恐怕可以把因果說的淵深，較簡易明瞭地說明給民衆之心，雖然我不能夠確言它會說明到什麼程度。總之，無論是在佛教，或在神道教，都相信「我」

不是從父母傳給兒子的一個要素——不是始終依着生理底血統的一種遺產。

這些事實，可以指示出在東洋的觀念和我們的觀念之間，是有怎樣的大差別的罷，關於前文的題目。又這些事實，同樣也可以指示出，要藉關於「我」的觀念的術語的用法，依嚴密的哲學底精確，來使人了解在遠東兩種信仰的奇異的聯結和十九世紀的科學底思想之間所存在着真的類似這個概念，是怎樣地不容易罷。實在，這兒是沒有一個歐洲語能够譯出屬於佛教哲學的佛教用語的精確的意義來的。

離開赫克斯列(Huxley)教授的「感覺及感覺傳達機關」的論文中所簡明地陳述着的見地，或許要被想為不正當的也未可知。他說：「分析到底，則感覺，好像是感覺中樞對於物質的運動樣式的意識上的等價物(equivalent)似的。但是，若再進一步探究，問道：那末，物質和運動到底是什麼呢？對於此，只有一個答覆可能，就是，盡我們所知的，所謂運動者，是關於我們的視覺，觸覺，筋肉覺的某種變化之名；又盡我們所知的，所謂物質者，是物理底現象的假定底實質，而這個假定和心的實質的假定一樣，完全是形而上學的思索。」然而形而上學的思索，絕對不會因為最後的真理是在乎人類的知識之極限外的這個科學底認定而中止的。毋寧說是正因為了

這個理由，所以它（形而上學底思索）要永遠繼續下去。它是不會完全停止的罷。若沒有形而上學底思索，宗教上的信仰的變革便不會有，而沒有變革，則和科學底思想保着一致的宗教底進步也不會有。所以，在我看起來，形而上學的思索不但是正當，而且是必要的。

不管我們肯定或是否定心的「實質」；不管我們以為思想是因一些不明的要素觸着腦髓的細胞才產生出來的，正如音樂是由風觸動豎琴的絃而生一樣；又不管我們以為運動是腦細胞所固有而附着在它裏頭的振動的特殊樣式——神秘依然是無限地神秘着，而佛教依然是適合乎人類的希望，而和道德底進步的法則相調和的一種高尚的道德上「有效的假說」（Working-hypothesis）。不管我們對於那被稱為物質底宇宙的實在相信與否，那不能夠說明的遺傳法則——不特殊化的生殖細胞中的種族及個人的性向之遺傳法則——的倫理底意義，依然是肯定因果說的存在。不管構成意識的是什麼東西，但總之它和一切的過去及一切的將來有關係是無可疑議的。又涅槃之說，也永遠不會失掉公平的思想家之深大的尊敬。科學已經找到了明證：就是既知的物質，和心同樣地是進化的產物——我們所謂的「四原素」（土，風，水，火）是從「還沒有分化的原始底形式的物質」所進化得來的。而這個明證，很明顯地暗示着那說解脫和幻影的佛教義中的某種真理——一切形都從無形，一切的物質底現象都

從非物質底實體進化來的，——又一切終於要歸還那「無慾，無憎，無懶惰的狀態——個性的刺激已經沒有，萬念具空的狀態，那被稱為太虛的狀態。」

一三 虎列刺流行時

在最近的戰爭中，中國的重要的同盟者，是雙子和瞎子，向來就不曉得什麼叫做條約和平，就是現在還是不曉得的。它跟着日本凱旋而歸的軍隊，侵入了戰勝的帝國，而在暑期中殺戮了約三萬人之多。它現在還在屠殺；火葬的柴堆還在繼續地燃燒。有時候火烟和臭氣，從這個城市背後的山丘順着風吹到我的庭園中來，使我想起那火葬着和我的身體同樣大的大人的價值是八角錢——照現在的匯價便等於美金半塊錢——的這回事來。

從我的住宅樓上的洋臺，可以看到那兩邊排列着小商店的一條日本街的全部，直到底止。我常常看見患虎列刺的病人，從這條街的各家屋裏被搬到醫院去的光景，——最近的罹病者（就只在今早）是住在街道對面的隣人，他開一家磁器店。人家把他強強地搬走了，不管他的家的眼淚和哭喊。衛生法是禁止虎列刺病人在私人的家裏療養的；但一般的人民還是極力要隱藏他們的病人，不管什麼罰金或其他的刑罰，因為公共的虎列刺醫院病人非常擁擠，而且招呼很是草率。還有，病人是完全不能夠見到親人的。然而警察不會容易被瞞騙過的；他們馬上要

發見着沒有報告的病人，帶着苦力和擔架來。這好像是很殘酷的樣子；但衛生法却非殘酷不可。我那隣人的妻跟在擔架的背後，邊走邊哭，直至警察強迫着她回到她的寂寞的小磁器店去為止。這家小小的磁器店現在是關着的，且恐怕永遠不會再被它的主人開起來的罷。

像這樣的悲劇是很快的就發生，同時又很快地就完場的。遺族們一等到法律許可，便馬上把他們那許多傷心的家私搬走，躲到什麼地方去了；由是，這街上的日常生活，又是日日夜夜地繼續進行下去，儼然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件發生過一般。行商走販們帶着竹桿和籠子或是桶或是箱，從空洞的家屋前走過，照例地發出叫賣的喊聲來；僧侶們的行列，一面唱着經文的殘篇斷句一面走過；盲目的按摩者吹着他那悲愁的口笛；更夫在溝板（Gutter）上敲着沉重的棒聲；賣糖菓的孩子還是在敲着他的鼓，用一種像女孩兒的可憐而悅耳的聲音唱着情歌——

「你和我在一起，……我已經是長久地依偎着你；但當此要離別時，我想我是剛剛才來的。」

「你和我在一起，……我還不忘記這茶的香氣，或許別人要說那是宇治的舊或新的茶；但在我呀，那是山茶花的美麗的玉露的滋味。」

「你和我在一起，……我是電信的傳送者；你是電信的接收人。我送給了我的心，你收到了我的心。現在是，憑它電柱要倒塌，憑它電線要折斷，我們有甚關係？」

小孩們也是照常地在玩耍。他們邊喊邊笑地互相追逐着；他們在合唱地跳舞着；他們在捉蜻蜓而把蜻蜓綁在長線上；他們在唱那割掉××人頭的軍歌的和唱句 (burden) ——

「割掉，割掉×國奴的頭！」

有時候一個小孩消失了；但是殘存的還是繼續着他們的玩意兒。這是聰明的辦法。

火葬一個小孩只須費掉四角四分錢。我的隣居中的一個，在數日前才燒掉了他的一個兒子。他常常要玩耍的那個小石塊，還依舊地橫在太陽的照臨中……小孩的喜歡玩弄石頭真是奇怪！石頭不但只是窮小孩們的玩具，無論那個小孩，到了某個時期，一定要去玩它的；不管你供給怎樣美好的別種玩具，每個日本小孩有時總要去玩石頭。在小孩子的心目中，石頭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但這也是當然的，因為即使是在數學者的理解力，世間也沒有比一個平凡的石

頭再不可思議的了。小頑童總猜測石頭是比它的外觀還要奧妙得多的，而這實在是一個很拔羣的猜測；如果不是愚蠢的大人要欺騙他說他所玩的東西是不值得想的，他一定永遠不會討厭它，而要常常在它的上面發見着新奇而非當的一些什麼的罷。只有一個大學者，才能够答覆小孩子關於石頭的一切疑問。

依民間的信仰，則隣人的愛兒現在正在「靈河」(River of Souls)的乾河床中玩着幽靈的小石頭——或許一面在玩，一面在驚奇着爲什麼那兒沒有日影射着。合著在靈河這個傳奇中的真的詩情，是它那主要觀念的絕對底自然——是一切的日本小孩玩弄石頭的這種遊戲，繼續到幻境去這一點。

一一

一位賣旱煙管的，常常肩上用竹桿挑着兩個大箱到近邊來。一邊的箱裏放着種種的直徑不同，長短不一，色澤相異的煙管柄，和許多要把金屬的煙斗裝上煙管柄的器具做一堆；另一邊的箱裏則放着一個小孩，他自己的小孩。有時候我看見那小孩從箱緣的上面窺探出來，在對着過路人微笑；有時候則看見他躺在箱底，被好好地包着在熟睡；又有時候則看見他在玩弄着玩

具。聽說有許多人常常要給他玩具玩。在那些玩具之中，有一個奇妙地很像是死人的牌位；而且這個，無論那小孩是在睡或是醒着，我始終要看到它老放在箱裏的。

過幾天我發見了這位賣旱煙管的，捨棄他的竹桿和吊箱了。他現在是推着一個小小的手車上街來，那手車的大小恰好載着他的貨物和他的小孩，而且很明顯地是爲着這個目的特地做成兩個間隔。這，或許是因爲那小孩已經長得太重了，不適於原始底搬運法的罷。在那手車的上面有一面小小的白旗在飄揚，那上面用草書寫着「調換煙管」的標題和一句「請大方君子的幫忙」的短文。那小孩好像很健康和快樂的樣子；這時我又看到那個從前常常要惹起我的注意的牌位形的東西了。但現在，它是被好好地綁在小孩的寢床對面那個高高的箱子上面的。在我守望着那手車前進的中間，我突然覺得那個木牌是真正的牌位了。太陽輝煌地照耀在它的上面，那照例的佛經文句顯然地可以看見。這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由是我便叫萬右衛門去對那賣旱煙管的說，說我有許多煙斗要換新的煙管，——這是實在的事情。不久那手車便推到我的門前來，我走近去看它了。

那小孩並不畏縮，就是對着一個外國人的臉孔；是一個漂亮的小孩。他咿咿唔唔地說話，笑和伸出他的手來，很明顯地是慣於被愛撫的；而在和他玩耍之間，我注視了那個位牌。那是真宗

派的牌位，寫着一個婦人的諱名；萬右衛門替我把上面的漢字譯了出來：『在優越的淨境受着尊敬和好地位的人，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這時候一個僕人拿着許多要換新煙管的煙斗來了；由是我便看着這個在做工的工匠的臉貌。那是一個過了中年的男子的臉孔，嘴的周圍刻着許多疲勞而引人生起同情心的皺紋，這是舊時生過若干笑波留下來的乾河床，這使許多日本人的臉貌顯出一種忍從底溫良的不可言喻的表情。一會兒萬右衛門便開始問東問西了；而當萬右衛門發問的時候，除開是惡人以外，無論誰也不能不作答覆的。有時候在他那不知罪惡的可愛的腦殼後面，我竟要覺得我是看到一種後光在發射了——菩薩的後光。

賣旱煙管的說起他的歷史來做答覆了。在他們的小孩生下兩箇月之後，他的妻便死了。在她臨終的時候，她說道：『從我死了的時候起以後滿三年間，我懇求你讓這孩子永遠和我的靈魂聯結在一起，絕不要使他離開了我的牌位，因為這樣我便可以繼續照顧他和餵他奶——這也是你所曉得的，他須得喫三年的奶才好哩。這個，是我最後的祈求，請你不要忘記哦。』但是母親一死了，父親便不能一方面照顧着那麼幼小的日夜必需照顧的小孩，一方面照舊一樣地去做他的工作；而且他是太窮，請不起一個奶媽。因此，他便賣起旱煙管來，這樣他既可以賺一點錢，又可以一刻都不必離開他的小孩了。他沒有能力買牛奶；但他用米湯和糖漿餵養了小孩一年。

多。

我說那個小孩很是強健的樣子，一點都不因為缺乏牛奶而覺得不好。

「那是，」萬右衛門用一種像譴責的口調說道：「因為死了的母親在餵他的奶。他怎麼會缺乏牛奶呢？」

由是那小孩微微地現出笑容來，儼然像是感着亡母的愛撫一樣。

一四 關於祖先崇拜的感想

「阿難聽罷，在沙羅樹林週圍十二里之間，就使是只容得一毫髮的尖端插入那麼小之地，也莫不是剛強的靈鬼遍在的地方。」

祖先崇拜，在現在歐洲若干文化最高的國裏，還藉着種種不明顯的形式殘存着的這個事實，不廣被一般人所知道，所以有些人要以為現在還在實行那種原始底禮拜的非亞利安民族，必然地是還停留在原始底宗教思想裏頭的。批評日本的批評家們，也發表了這個輕率的斷語，而且告白了他們不能夠說明日本的科學底進步的事實，及高等教育制度的成功，怎麼會和祖先崇拜的繼續相並而行。神道教的信仰和近代科學的知識，怎麼能夠共存呢？以科學上的專門家著名的人們，怎麼能夠崇拜家廟或在神廟之前叩頭呢？這一切不只是在信仰死滅後所遺留着的形式嗎？將來教育再進步下去，神道教連單是形式底也不會存在這件事，不是一定的嗎？提出了這些疑問的人，好像忘記了和此同樣的疑問，也可以對着西洋宗教信仰的繼續，對

着西洋宗教在下世紀是否還可以存在着這事提出的樣子。實際上，神道的教義比着基督正教，決不會有多和近代科學不調和之點的。用極公平的態度來考究，則我敢說神道的教義比着基督正教少和科學不調和之點，不只是一二點而已。它和我們的正義觀念少有衝突，而且和佛教的因果觀念一樣，供給若干和科學的遺傳事實很相似的觀念，——這種相似的觀念，證明着神道教含有和世界任何大宗教的真理的一分子同樣深奧的真理的一分子的。盡可能地簡括一句說，就是神道教中的真理的特殊分子，是生者的世界直接地被死者世界所支配着這個信仰。

一個人的一切衝動和行動，都是神的所爲，及一切的死人都變爲神的這種信仰，是這個宗教的基礎底觀念。但我們應記着，「Kami」（日本語神的意思）這個字，雖然被譯爲「Deity」，「Divinity」或是「God」而實在却沒有像這些英語所包含的那種意義，它甚至也沒有指着希臘和羅馬的古信仰而用的這些字的意義。它在非宗教上的意義，是「在上的」，「高級的」，「卓越的」，「超羣的」；在宗教上的意義，便是表示着死後得到超自然力的一個人的靈魂。死人是「在上之力」，是「上級者」——就是「Kami」。這個思想，很像近代神靈學的幽靈的概念，——只是，神道教的觀念實在不是民主底的。Kami是品位和力量相差很遠的幽靈，——

是屬於那像古日本社會的敎職政體的靈底敎職政體的。在某幾點上，神雖然是本質地底比着生的人卓越，可是生的人却能够給他們（神）歡喜或不歡喜，能够使他們滿意或憤怒——甚至有時候能够改良他們在靈界的境遇。所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死後的榮典決不是遊戲事，而是真誠的。譬如在今年（一八九九年九月所寫的），有許多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人，在他們死後便馬上被追贈較高的官級；又在前幾天，我在官報中看到了這樣的記事：『陛下將二等旭日章追贈最近在台灣逝世的男爵山根少將。』像這種的皇恩，不能够當爲只是尊重勇敢的愛國者的紀念的官例文章；也不能够當爲只是對於死者的遺族的表彰而已。這根本就是神道敎的精神，而證明着日本在世界各文明國中獨有的宗敎底特性——在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兩世界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在日本人的思想，死者和生者同樣是實在的。他們參與着人民的日常生活，——連最賤屑的悲哀和最細小的歡喜他們也有分。他們陪着家族喫飯，看守着家庭的幸福，幫助和歡喜子孫的繁榮。他們出席於公共的遊行，神道敎一切的祭典，或武術的競技會，或是爲着他們特設的種種遊藝會。而一般的人民都相信他們是喜歡着人家給他們貢禮和追贈他們尊號的。

這篇短文的目的，若能認識 Kami 是死者的靈魂也就够了，——不必識別這些 Kami 和

那被認為創造世界的最初的神之間的差異。認定 *Metempsychosis* 這個語辭的總括底解釋是這樣，那麼，現在我們再回來研究那以為死者是依然住在這個世界，而且在主宰這個世界；不但感化及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而且影響及自然界的狀態的這個神道教的大觀念罷。本居翁寫着說：「他們支配着季節的變遷，風和雨，國家及個人的好運與否運。」簡括地說，他們是存在一切現象背後的看不見之力。

一一

從這個古代底心靈學引出來的最有趣的學說，就是說人們的衝動和行為都受着死者的影響這一點。這個假說，近代的思想家不能夠斷言它是不合理的，因為這是心靈進化的科學底學理所不能不承認的假說；據這個學理，則每個生者的腦髓是代表着無數的死者所構成的作品，——每個性格是無數死者的好經驗和壞經驗的不十分均衡的總和。除非我們否認心靈的遺傳性，我們是不能夠直直地否認我們的衝動和感情，及由感情而發展的高尚的能力，是由死者所形成，由死者傳給我們的；甚至連我們的心底活動的一般底方針，是由着那傳給我們的特殊性向的力量而決定的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夠否認。從這樣的意味說起來，則死者實在是我們

的 Kami；又我們一切的行動也實在是受着他們的影響的。打個譬喻，則我們可以說每個心是幽靈的一個世界——是比神道教所認識的幾百萬的 Kami 還多很多的幽靈的一個世界；又可以說，住在腦髓實質的一小粒中的幽靈之數，是比着中世紀的學者那種無稽地想像着能够住在一個針端的天使的數目還要大些。科學底地說起來，我們曉得在一個小小的活細胞裏面，是可以貯藏着一個民族的全生活的，——就是那在幾百萬年的過去，或許甚至是在（誰曉得不呢？）幾百萬的滅亡了的世界所感受的感情之總數。

但是聚集在一個針端上面的能力，惡魔大概不會劣於天使罷。在神道教的這種理論上，對於惡人和惡行為怎樣的解釋呢？本居翁答道：「在這世界中無論何時若有着什麼過錯發生，那是應該歸諸那名叫「禍津神」的惡神們的行動的，他們的力量很大，有時候連「太陽神」和「創造神」都沒有能力來管束它們的；至於人類，那更沒有能力可以抵抗它們的影響了。惡人的榮華，善人的不幸，看起來好像是和普通的正義觀念相牴觸的，也可以這樣地解釋出來。」一切的惡行為是由於惡神們的影響；而惡人們是要變為惡神的。在這個極簡單的信仰中，並沒有什麼自相矛盾處（註：我不過只是論着神道學者所說明過的純粹的神道教信仰。但在日本，不但佛教和神道教互相混淆着而已，連中國的各種思想也是混淆在裏頭的。這一點我有告讀者

的必要。純粹的神道教的思想，在民間的信仰中，是否還存在着原來的形式，那是很可疑的。關於神道教的對於靈魂複合之說，——是否本來以為心靈的組織因死而要瓦解的，我們不十分清楚。我自己的意見，在日本各地考察的結果，是複合靈魂從早就被信為死後也是複合不散的。——沒有什麼紛亂或難解的地方。凡做了惡行爲的人都必然地要變爲「禍津神」這事，是不確實的，這個理由後來就會說及；然而一切的人，無論是好的或壞的，都要變爲 *Kami*，或感化力。一切的惡行爲，便是惡感化力的結果。

這種教義和遺傳說的若干事實相符合。我們的最善的能力，的確是從我們的最善的祖先傳下來的；我們的惡性質，是從那惡的，或我們現在所稱爲惡的種種天性，曾佔過優勢的祖先遺傳下來的。因文明之力在我們的心發展着的倫理底知識，要求我們填進那種由我們的死了的祖先的最善的經驗傳授下來的高尚的能力，和消滅我們所繼承的惡劣傾向的勢力，我們不得不尊敬和服從我們的善的 *Kami*，不得不反抗我們的「禍津神」。這個善惡兩種神的存在的知識，和人類的理性同時發達了下來。善神和惡神附在每個人的靈魂中這種教義，或許形式上有些不同，但在偉大的宗教大概是都有着的。我們自己的中世紀的信仰，使這種觀念發展到了在我們的語言上留下永久的痕跡的程度；但關於保護的天使和誘惑的惡魔的信仰，照着

進化的經過，則是像 *Kami* 的信仰那樣簡單過的一種信仰發達下來的。中世紀這種信仰的理論，同樣地也含着真理。在右耳囁喘着善事的白翼的天使，在左耳呢喃着惡事的黑鬼，實際上雖然不跟在十九世紀的人的身邊走，但他們却潛在他的腦髓中，而且他曉得他們的聲音和感到他們的慫恿，正和他的中世紀的祖先一樣，的詳細和常常。

近代的倫理觀對於神道教的反對，是在它一樣地尊敬善神和惡神這一點。『正像皇帝禱告天地之神一樣，人民爲着要得到幸福便祈禱善神，而爲着要避免他們的不幸便祭祀惡神……因爲天地之間有善神，同時也有惡神，所以必須用美食供奉它們，給它們彈琴吹簫，給它們唱歌舞蹈，和給他們舉行一切可以使它們高興的事情，來和慰它們。』（本居翁之言，*Sadowa* 氏譯）但事實上，在現代的日本，雖然有這樣明瞭的議論說他們是須得被和慰的，可是給惡的 *Kami* 供奉禮物和尊號却很少了。現在我們可以明白爲什麼初期的傳道師要目這種信仰爲惡魔崇拜了，——雖然在神道教，西洋所謂的惡魔的觀念是不會有的。神道教的弱點，好像在乎說惡靈是不可以抗爭的這個教義，——這樣的一個教訓根本底是和羅馬舊教的感情不相謀。但在基督教的惡靈和神道教的惡靈的信仰之間，有着很大的差異。惡的 *Kami* 不過只是死人的幽靈，而且不被信爲完全是惡的，——因爲有和解的可能。絕對的純粹的惡之觀念，在遠東是沒有

的。絕對的惡的確沒有存在人性之中，所以在人的幽靈裏也是沒有存在的可能。惡的 Kami 並不是惡魔。他們只是幽靈罷了，能够影響人類的情慾的，而且只在這一個意義上，他們才算是情慾的神。因此，神道教在一切的宗教中算是頂自然的，因之在許多點也算是頂合理的。它不以爲情慾本身一定是惡的，而以爲是依着耽溺的程度，原因，狀態才成其爲惡。因爲是幽靈，所以一切的神完全是有人性的，——他們有着以種種比例混合着的人類的善性和惡性。神的大多數是善的，所以一切的神的感化的總計，是善比着惡多。要理解這個意見的合理性，必須要有一個相當高尚的人類觀——一個在日本的古代社會的情況所認爲正當的人類觀。沒有一個悲觀主義者能够成爲純粹的神道教徒。這個教義是樂觀底的；對於人類有着寬大的信仰的人，便不會非難神道教的教義中沒有那不可和解的惡之觀念了。

神道教就正在於認識有和解惡靈的必要這一點，把它那倫理底地合理的特質呈現出來了。古代的經驗和近代的知識，聯合在一起忠告我們不要犯着「想撲滅或麻痺人性中的幾種傾向」這個大錯誤，——這些傾向，若是病底地培植它們，或是一點都不管束它們，便會走到愚蠢，罪惡，和不可數的社會底禍害上頭來的。動物底情慾，像猴子和老虎一樣的衝動，是在人類社會以前就存在着的，而且是那有害於社會的幾乎全部的犯罪行爲的幫手。但是它們不能够被

消滅；同時它們也不能够平平安安地被餓死。若硬要把它們消滅，便同時要破壞和它們混合着的難分離的一些最高尚的情緒底性能。除非喪失那些給與人生優美和溫良的，然而在情慾這個古代的沃土中根深蒂固的理智底和情緒底力量，這個原始底衝動，是連不能够被麻痺的。我們所有的最高的東西，是起原自最低的東西。禁慾主義因為和自然的感情鬥爭，反而要產生惡魔出來。把神學上的規則，不合理地適用於人性的弱點，只是增加社會的紊亂；而反對快樂的法律，只是挑撥放蕩淫慾。道德的歷史很明白地教訓着，說我們的惡的 *Kain* 是要求一些和解慰的。在人的身上，情慾依然是比理智勢力大，因為它們年紀的老大是無比的，——因為它們從前對於自己保存是極必要的，——因為它們做成了自覺的第一層，而高尚的情緒就慢慢地從這第一層生長出來的，絕對不能够讓它們來支配一切；然而誰要是否認它們自古以來就有權利便得受災！

三

有若干為西洋文化所不知道的道德底情操，從這些關於死的原始底，然而非不合理——如現在所理解的——的信仰中發展出來了。這些情操很有考究的價值，因為它們將證明它們

和最進步的倫理底思想相符合——尤其是和那跟着進化論的了解而來的義務感之無窮的然而還未明瞭的擴大相符合。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麼理由來慶祝我們自己，爲着我們的生活上沒有這種的情操；——我甚至要想，我們或許要覺得修養這種的情操，是道德上所必要的。我們未來的許多驚異之一的確是回歸到那純由臆斷而說它們沒有含着什麼真理而早就被拋棄了的許多信仰和觀念去，——回歸到那還被一些據着傳統底習慣排斥它們的人稱爲野蠻，異教底，中世紀底的信仰去這回事。科學的研究，每年每年在供給我們新的證明，說野蠻人，未開化的人，崇拜偶像的人和尙，都各自經由着不同的道路，而到達了永遠的真理的某一點，是和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差不多的。又我們現在，也曉得古時的占星學者和鍊金術者的理論，不過只是部分底誤謬而不是全部的誤謬了。我們甚至有理由可以預言着說：無論什麼眼看不見的世界的夢想，無論什麼神秘境的假說，將來的科學一定能夠證明它們都是含有真理的一些萌芽的。

在神道教道德底情操之中占着第一位的，是對於過去的感謝之念，——是在我們的情緒生活中沒有真正的相當者的一種情操。我們知道我們的過去，比日本人的知道他們的過去要好些；——我們有着無數的記錄或考察過去的一切事物和狀態的書籍；但是我們無論在什

麼意義上，也不能夠說我們是愛過去或感謝過去的。對於過去的許多曲直是非的批判底認識；——很少數是由過去的美所激動而生的情熱；大多數是對於過去的誤謬之斥責；這些，便是表示着我們關於過去之思想和感情的總數了。我們的學者的態度在回顧過去的時候，必然是冷酷的；對於我們的藝術的態度，往往是意料外的寬大；對於我們的宗教的態度，則大抵是極其刻薄詆毀的。無論從什麼見地研究起來，我們的注意主要的總是傾向於死者的事業，——或者是那些在看的時候會使我們的心臟比平常鼓動得快一點的看得見的作品，或者是那些關係及他們的時代的社會的他們之思想和行爲。若關於那一系統的過去的人類，——關於那真正的血族的長埋在地下的無數古人，則我們是完全不去想它的，即使想它，不過也是用着一種對於已經絕滅了的種族一般的好奇心罷了。固然，我們在那些留下大痕跡在歷史上的個人的傳記中，是會發見着興味的；——我們的情緒，被那些偉大的軍人，政治家，發明家，改革者等的記念所打動，但那不過是因爲他們所成就的事業之偉大，挑撥着我們自己的野心，希望和自負心罷了，而百分之九十九一點都不是因爲感動着我們的愛他底情緒的。至於關於那些我們受惠最多的無名的古人，則我們一點也不會麻煩着去管他們，——我們對於他們感不着什麼感激或愛慕。我們甚至很難使自己相信對於祖先的敬愛，無論在什麼形式的人類社會中，是能夠成爲

真實的，有力的，徹底的，指導底的宗教底情緒的——然而這在日本却的確是事實。單單是祖先崇拜的觀念，便和我們的思想，感情，行為完全沒有關係了。這一部分的理由，當然是因為我們普通都不相信在我們和我們的祖先之間，有切實的精神底關係存在着。若我們是不信宗教的，我們便不相信有什麼靈魂。若我們是信宗教的，那末我們便以為死人是由神的裁判而離開我們——以為在我們的生存中是絕對底離開我們了。實在的，在羅馬天主教國的農民中，的確還有這樣的一個信仰存在着：就是說死人被許可一年回歸地上來一次，——在萬靈節（All Souls）的那晚。然而就是在這個信仰中，他們（死人）不過也是被想為一種可以記憶的東西而已，而生人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且他們要被想為，——像我們民間的傳說集所證明似地，——可怕的東西，比被想為可愛的東西更甚些。

在日本，則對於死者的感情便完全不同了。那是一種感激和敬愛的感情。那好像是這個民族的情緒中最深刻和最強有力的情緒的樣子，——那尤其是會指導國民底生活和形成國民底性格。愛國心屬於它。孝道屬於它。家庭間之愛根據着它。忠義之心也建設在它的上面。那在戰場上為戰友們開血路，大聲喊着『帝國萬歲』而從容地拋棄自己的生命的兵士；那為着中用的甚至是殘酷的父母的緣故，默默地把人生一切的幸福都犧牲着的子女；那與其破壞往年

用口頭說過的誓約，寧願放棄朋友，家眷，和財產，來救濟現在陷在窮困中的黨魁的黨徒；那爲着要償還丈夫給別人的損害，拘謹地穿着雪白的衣服，念着祈禱，而用銳劍刺入自己的喉嚨的妻——這一切，都是服從着看不見的祖先的意志和聽從他們的嘉許而做出來的。甚至在新時代的懷疑底學生之間，在許多被破壞了的信仰之中，這個感情也還殘存着；那古舊的情緒還在被發表：『我們絕不能夠使我們的祖先受辱的。』『對祖先表示敬意是我們的義務。』在我以前被聘爲一個英文教師的時候，因爲不曉得這樣的文句中的真意義，常常想在作文中把它們修改好。我要這樣提示着，例如，『對祖先的紀念表示敬意』要比『對祖先表示敬意』正確些。我還記得有一天，甚至要說明爲什麼我們不應該說祖先的時候，好像他們是活着的父母般地說法！或許我的學生們將以爲我是耍干涉他們的信仰的罷；因爲日本人絕對不想一個祖先已經變成爲「只是一個記憶」的；他們的死者是還活着的。

假使在我們的內心，突然生起了，我們的死者是還和我們在一起的這個確信，——監視着我們一切的行動，曉得我們一切的思想，聽着我們所說的一切話，能夠和我們表示同情或對我們發皮氣，能幫助我們和喜歡接受我們的幫助，能夠愛我們和很必需我們的愛，——那末，我們

對人生和義務的概念，一定會大大地起變化罷。我們將不得不用很嚴肅的態度來承認我們對於過去的義務罷。然而在遠東的人，則死者常在身邊，已經是數千年來確信的事實：他每天要和死者談話；他盡力要給死者幸福；而除非是一個常習犯人，他是絕不會完全忘記他對死者應盡的義務的。平田說：永遠盡着這個義務的人，對於神和對於活着的父母絕不會是不孝敬的。『像這樣的一個人，對於朋友也一定是忠實的，對於他的妻和他的孩子也一定會溫柔慈愛；因為這個信仰的要素實在就是孝道。』在日本人的性格中許多不可解的感情之秘密，也須得在這個情緒中求其解釋。臨死時的那種可驚嘆的勇氣，在做最苦的犧牲底行為時那種泰然自若的態度，在我們的情操世界當然是不認識的，但此比更為我們的情操世界所不知道的，便是一個小孩子在初次看到的一個神道教的廟前，要突然地眼睛裏湧出淚水來的那種簡單而深刻的情緒。在那一瞬間，他是意識着我們在情緒上決沒有認識過的東西的，——就是現在對於過去所負的巨債，和對於死者的敬愛之義務。

四

如果我們稍為想着我們是站在負債者的地位，和怎樣接受這個地位的方法的時候，在西

洋和遠東的道德底情緒之間有這樣顯著的差異，便自然會明白了。

世間再沒有比着我們最初完全意識着生是不可思議的這個單純的事實更爲可驚的事情了。我們從不可知的黑暗中暫時出現到太陽光底下來，迴視四週圍的光景，快樂着和苦惱着，我們的存在的顫動轉移給別的存在，由是再回歸到黑暗裏去。波浪也是這樣，它湧起，觸到日光，傳遞它的運動，由是又沉入海中去。植物也和此同樣地從泥土中升起來，在日光和空氣中開它的葉，開它的花，結它的種子，然後又變成了泥土。不過，波浪沒有知識；植物沒有知覺。一切人的生命，也全都像是從地中出來再還地中去的一種拋物線底運動；但是在它那短短變化中間，它却知覺着宇宙。這個現象的可驚，就是在沒有一個人曉得它一些什麼這一點。無論什麼人都不曉得說明這個一切事實中的最平凡，然而最不可解的事實——生；然而凡是能思想的人，却不得不爲着自己的關係而及時地想着它。

我從神秘之中出現；——我看到天空和陸地，男人和女人和他們的工作；又我曉得我須得回歸神秘中去；——然而這到底是什麼意義，却連哲學者中最偉大的哲學者——連斯賓塞——也不能夠告訴我。我們都是我們自己的噬謎，同時也是彼此相互間的噬謎；又空間和運動和

時間也是隱謎；物質也是隱謎。關於以前或以後，新生的小孩和死者都沒有給我們什麼消息。小孩是默默不言的；骷髏只是露牙而笑。自然沒有什麼安慰給我們。有形從它（自然）的無形中生出，又回到無形去——這是一切的一切。植物變成泥土；泥土變成植物。當植物變成泥土的時候，爲它的生命那個震動，變成什麼呢？是不是它像那在凝結着霜的玻璃板上，做出許多葉狀形來的一些什麼力量一樣，繼續在無形中存在着嗎？

在無窮的謎的地平線圈內，和世界一樣古舊的無數比較底細小的謎，在等着人的來臨。愛地巴斯（Edipus）須得遇着一個司芬克斯（Sphinx）註：這是希臘神話中的故事。司芬克斯是人面獅身的怪物，站在十字路頭給與通行人謎猜，不解的便被它喫掉。後來碰着了 Edipus，謎被解了，它便自殺。但人類要遭遇到的司芬克斯恐怕是有幾千幾萬之多的罷——它們在那沿着「時」的長途排着的枯骨之間躡着，而且各各持着一個更深更難解的謎。一切的司芬克斯之謎沒有全都被猜破；還有幾億萬的司芬克斯橫列在未來的路上，要吞殺那沒有生下來的許多生命；然而有數百萬的謎却是被識破了。我們現在所以能夠沒有永遠的恐怖而生存着的，便是因爲有了這樣相當的知識引導我們的緣故——這些知識是從毀滅的牙床獲得而來的。

我們的知識全都是承繼下來的知識。死者將他們所能够學到的種種知識的記錄遺留給

我們了——關於他們自己和周圍的世界的——關於死和生的法則的——關於應該要求和應該躲避的事物的——關於比自然所要求的少些苦痛的維持生存之方法的——關於正和邪，悲愁和幸福的——關於自私的錯誤，慈善的賢慧，犧牲的義務的。他們又遺留給我們以許多他們所能够發見的知識，關於氣候和季節和風土的——關於日月星辰的——關於宇宙的運行和構成的。他們又把他們的謬見遺傳給我們，使我們免掉再陷入更大的謬見。他們又把他們的過失和努力，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他們的苦痛和歡喜，他們的愛和憎等的歷史遺留給我們，做我們的警告或做我們的模範。他們希期着我們的同情，因為他們以最大的好意和希望爲我們辛勞了，又因爲他們建設了我們的世界的緣故。他們開闢了土地；他們掃滅了怪物；他們馴養和教練了對於我們最有用的動物。『庫列爾奧（Kullervo）的母親在她的墓中醒起來，從深深的土中對他喊道：——「我留下那條狗給你了，那是綁在樹邊的，你可以帶它去打獵。』」（註：芬蘭的民謠集「Kalevala」第三十六章）他們同樣地也栽培了有用的樹木花草；又他們發見了金屬的所在地和效用。後來他們便創造了我們所謂的一切文化，——信任我們來訂正他們不得已所做下來的錯誤。他們的勞力的總計是無算的；他們給與我們的一切事物，單單就他們因此所費的無限的勞苦和思慮說起來，便已經確是非常地神聖和非常地可貴了。然而有那

個西洋人會夢想到要像神道教的信仰者一樣地，每天每天來念着這樣的感謝辭嗎？「歷代的祖先，我們的家族的祖先，和我們的血族的祖先，對你們，——我們的家庭的創始者，我們表示着我們無限感謝的歡喜。」

沒有一個。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以為死者不會聽見緣故，而且也因為了我們歷代以來，除開在狹小的範圍內——家庭的範圍內之外，便沒有訓練着同情底心的表現力量的緣故。西洋的家庭範圍和東洋的家庭範圍比較起來，實在是個很狹小的東西。在這個十九世紀，西洋的家庭是差不多瓦解了的；——它實際上只是丈夫、妻、和未達成年的小孩之謂罷了。東洋的家庭則不但是意味着雙親和他們的血族而已，而且是意味着祖父母和他們的血族，及曾祖父母，以至在他們先前的一切祖先的。這個家庭的觀念養成同情底表現力到一個程度，使那屬於這個表現力的情感的範圍，好像在日本那樣，擴張到現存的許多家庭的大團體小團體，甚至在國家危急之秋，也會擴張到全國民，當全國民好如一大家庭看待的；這是一種比我們所稱為愛國心深刻很多的感情。以這種感情來做宗教底情緒，則它會無窮地擴張到一切的過去；愛、忠義、和感謝的混合的意識，雖必然地是比較底模糊，但比着對於現存的血族的感情，是並不少着什麼真實性的。

在西洋，自從古代社會破毀了以後，便沒有這樣的感情能够殘留着。判定古代人下地獄，和禁止讚美他們的事業的這種信仰，——訓練我們萬事都感謝希伯萊的神的教義，——創造了思想的習慣和不思想的習慣，而這兩者都是反抗任何感謝過去的感情。以後，神學的衰亡和科學知識的黎明，同時便帶來了一個教訓，說死者不是自由選擇來做了他們的事業的，——他們是順從了必然，而我們只是必然地從他們承受了必然的結果罷了。而在今日，我們還不肯承認必然本身，就使我們不得不對那些順從了必然的人們表同情這事，也不肯承認必然所遺傳下來的結果是可貴而同樣也可感動人心的這事。連對着那些爲我們服役着的活的人們的事業，我們也不會生起這樣的思想來。我們只想及我們所購買的或所得到的物品的價值；——但關於生產者的勞力的價值我們便不讓我們去想及實在的，關於這樣的事若是說些什麼表白良心的話，我們便要被竊笑的罷。我們對於過去的事業的可感動的意義，和對於現在的事業的可感動的意義，同樣是無感覺的；這種無感覺，很可以說明着我們的文化之浪費，——那在一點鐘的快樂裏，輕率地浪費好幾年間的勞力之奢華，——那爲着要滿足完全不必要的慾望，而每年浪費整百個生命的價值的幾千沒有心腸的富豪之不入道；都可以用這種無感覺來說明。文明的食人鬼無意識地比着野蠻人的食人鬼還要殘酷些，而且要求更多的肉。那種較深的人道，

——廣汎的人類愛，——根本就是無用的奢侈之仇敵，而且根本就反對着那對於肉感的滿足和利己自義的快樂不加制限的任何社會制度的。

在遠東，反之，則生活純樸這個道德底義務，從很古的時代便教訓下來了，因為祖先崇拜已經發展了和培植了這種為我們所缺乏的廣汎的人類愛；然而這個廣汎的人類愛，我們單單爲着要把我們從滅亡裏救出來，在後日也必定不得不要求它的罷。家康的兩次談話，正可以例證着東洋的這種情操。當這個最大的日本將軍兼政治家，在事實上已經是主宰着帝國的時候，有一天在親手拂刷和熨平一條古舊的絲袴子。他對一個侍臣說：「你們看我這樣做覺得奇怪罷；但我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我想着這絲袴子本身的價值，而是因為我想到做這袴子的勞力的。這是一位可憐的婦人的勞力的結果；所以我看重它。如果用東西，不想及生產它們所要的時間和勞力，——那麼我們的缺乏之思慮，便使我們和禽獸無差異了。」還有，在他最富足的時代，據說他因爲他的妻太常常喜歡替他做新衣服，便責罵她說：「當我想及我周圍的民衆，及想及後代的子孫，我便覺得我的義務，是應該爲着他們很節用我的所有物的。」這種純樸的精神到現在還沒有離開日本。甚至皇帝和皇后，在他們的宮庭裏，也是在繼續過着和他們的臣民一樣樸素的生活，而把他們的歲入的大部分供給公共災害的救濟的。

五

由進化論的教訓，像遠東所產生的祖先崇拜般的，對於過去的義務的道德底認識，終於也會在西洋發展起來的罷。因為就是在今日，如果是一位曉得這個新哲學的初步原理的人，他在看一種最普通的手工品，也不能不理解它的一些進化歷史的。最普通的器具，在他看起來，也只是木匠或陶工，鐵匠或刀工個人能力的生產品，而是數千年來用種種的方法，物質，和形式繼續經驗所造出來的東西。在他，想到任何應用器具，在它的進化上所必要的莫大的時間和勞力，而且不經驗着感謝之念，那是不可能的事。將來的人，一定會把過去的物質底遺產和死了的祖先關聯在一起想的。

然而在廣汎的人類愛的發展中，有一件比着我們對於過去所負的物質底債之承認更有力的要素，那便是我們的心靈底負債的承認。因為我們的非物質底世界，也同樣地是從死者繼承了下來，——如活在我們內心的世界，——如美的衝動，情緒，思想這一切的世界。無論什麼人，他若是能够科學底地了解着美是什麼東西，他便是在最平凡的生活裏，在最平凡的狀態中，也能够發見着神聖的美，而且能够在某一個意義上感着我們的死者是真正的神了。

在我們以爲婦人的靈魂是獨一的，以爲它是特地被創造出來適合一個特殊的肉體的之間，母性愛的美和奇妙將永遠不會被我們充分地理解到。但用着較深的知識，我們便一定會了解着那從幾億萬的死了的母親承繼下來的愛，是被聚集在一個生命的上面的；——也會了解着只有這樣，那嬰孩所聽到的母親的話之無限甜蜜，那和嬰孩的眼睛相遇着的母親的眼睛之無限溫柔，才能够得到解釋的。不懂得這些的人真是不幸；然而又有那個人能够充分地說明這些呢！母性愛實在是神聖；經人類的承認而被稱爲神聖的一切東西，總括在這個母性愛之中；而吐露和傳遞這愛的最高表現的一切婦人，是超越人類的母親的：她是神的母親。

在這兒，關於性愛的初戀的神祕，是沒有說的必要，那是幻覺，——因爲死者的熱情和美在它裏頭復活，而眩人，誘人，迷人，那真是非常的，非常的奇妙；但那並不全都是善的，因爲那不全都是真的。婦人真正的美是在後來才出現的，——在一切的幻影都消失，那在這些幻影的幕後發展着的，比任何幻影都美的實體出現時。像這樣地被覺察着的婦人的神聖的魔力到底是什麼呢？不過是那幾百萬被埋葬的心的愛情，溫柔，信實，不自私和直覺罷了。一切都復活起來；——一切都重新鼓動起來，在她本身的心臟的每個新鮮而溫和的鼓動裏。

在最高的社會底生活中顯示出來的一些可驚嘆的才能，又在另一方面說明着由死者所建設出來的靈魂的構造之歷史。可奇異的是那真的能够「對於一切人成爲一切物」的男人，或是一個女人能够使她自己成爲二十、五十或一百個不同的女人——她了解一切的人，洞察一切的人，無誤地判斷一切的人；——好像沒有個性底自己，而只有無數的自己；——能够隨機應變，用恰恰和對手同調的心來應接所遇到的種種不同的人。這樣的性格當然是很希罕的，但在任何有教養的社會裏，一個旅行者若有機會去考察一下，像這樣的人，一兩個是並不難遇到的。他本質底就是複合體的生物，——他們的複合是顯著得連要使那些想「自我」是單體的人們，都不得不說他們是「非常的複合」的。然而在同一個人的身上而表現出四五十個的性，格這回事是很顯著的現象，（尤其是因爲普通都在一身的經驗積而成爲原因以前的青年表現出來的，所以更覺得顯著）而竟然很少有人能够明白地認識它的意義，實在使我只有驚奇而已。

在一些天才的形式中那被稱爲「直覺」的，也是同樣，——尤其是在那些和情緒的表現力有關係的直覺。像莎士比亞一樣的天才，用古來的靈魂說，是將永遠解釋不出來的。泰因（T. P. G.）想用「完全的想像力」這句話來說明他，——這句話是很深入真理的。但是完全的想像

力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無窮多的精神生活，——無數的過去的生活在一個人之中復活着之意。除此沒有別的道理能够說明它……然而，這現像最醒人目的並不是在純智的世界中；而是在那訴諸愛、尊敬、同情和義俠的這些純樸的情緒的世界中的。

或許有些批評家要這樣評道：「但照這樣的理論說起來，使爲義俠的衝動之源泉，同樣地也是使他們犯罪的衝動之源泉了。兩者都是屬於死者的。」這話不錯。我們繼承着善，同樣也繼承着惡。只因爲是複合體，——還在進化着，發展着，——所以我們繼承着不完全的東西。但是衝動的最適者生存，是的，確被人類的通常的道德狀態所證明着，——這兒所用的「最適者」——這個語言是倫理底意義。不管一切的不幸惡德和犯罪，在我們所謂的基督教文化之下比任何地方都可怕地在發展着，但這樣的事實在那些多生活經驗，多旅行，多思想的人一定是很明瞭的：就是人類的大多數是善的，因此，從過去的人類遺傳給我們的衝動的大多數也是善的。這個事實。又社會狀態越平穩，人性便越善良。這事實也是的確的。從過去直到現在，善的 *Kami* 始終在排斥惡的 *Kami*，不讓他們來支配世界。若承認了這個真理，我們的將來的正邪的觀念一定會非常地擴張起來。義俠，或任何的爲着高尚的目的而做的純善的行爲，將來必然地要得到向來

所想像不到的尊敬，而同時將來人們對於真罪惡的認識也將變化起來，他們比着那對於現存的個人或社會的犯罪，將認那對於人類經驗的總和及過去倫理底向上的一切努力的犯罪為重大些。所以真的善將越加被尊重，真的惡也將越加被嚴酷地制裁。而早期神道教的教訓，說倫理底法則是不必要的，——人類行為的正常法則可以常由着問良心而知道的這個教訓，將無疑地比着現在的人類，是要被將來更完全的人類所承認的。

六

讀者或許要這樣說：「進化論由它的遺傳說，實在明示着生者在某種意義上是被死者所支配着的。但它同樣地也明示着死者是在我們的內部，而不是在我們的外部的。它們是我們的一部分；——這兒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它們不是我們自己而另外存在着。因此，感謝過去將成為感謝我們自己；對於過去的愛將成為自愛。所以你的類推論畢竟是不合理的。」

不。原始底形式的祖先崇拜，或許只是真理的一種象徵。它或許只是新道德底義務的一種指示或前兆；這新道德底義務是較大的知識必然要迫我們採納的；就是對於人類的倫理底經驗的犧牲底過去的尊敬和服從的義務。但是它或許還不止此。遺傳的事實只能夠說明心理底

事實的一半。一株草木產生十，二十，或一百株的草木，而且在它的進行中不至於喪失自己的生命。一隻動物生產許多的幼兒，而還能夠保持着一切肉體底能力和一點都不喪失思想力地繼續生存下去。小孩子被產生了；而雙親還是生存着。心底生活確和肉的生活一樣地是遺傳下來的；但是無論在植物或在動物，一切細胞中的最不特殊化的生殖細胞，絕不會奪掉父母的生命，而只是複演着它（父母的生命）罷了。不絕地在繁殖着的各個細胞，搬運和傳遞着一種族的全經驗；但把那種族的全經驗却依然遺留在背後。這兒有個不可說明的奇蹟：就是肉底及心底生存的自己繁殖——從雙親放射出來一個又一個的生命，而各個生命都成爲完全而且繁殖底這個事實。如果雙親一切的生命是給與子孫的，那末遺傳便可以說是幫襯着唯物論的了。可是，正像印度傳說的神佛一樣，「自己」繁殖了，而且依然保持着舊態，有着十分的能力以繼續繁殖。神道教有着靈魂由分裂而繁殖之說；但心靈射出的事實，比着任何學說要無限地可驚奇些。

大宗教已經認識着遺傳不能說明「自己」的全問題——不能說明本源殘留的「自己」的運命。因此，他們一般便一致地相信着內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生命是沒有關係的。科學不能決定「實體」的性質，同樣也不能滿足地決定宗教所提出的疑問。又我們將空空地疑問

而不能得到答覆的，是：構成着死了的植物的命脈的諸種精力變成怎樣呢？更難的疑問是：構成着死了的人的心底生活的感情變成怎樣呢？——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明那最簡單的感情。我們只曉得在有生命之間，無論是在植物的體內或在人的體內的諸種力，是在不絕地和外界的力調節着的；又只曉得等到內部的力已經不能再適應着外部的力之壓迫了以後，那末，那貯藏着內部的力的身體，便要瓦解而變為那組成它（身體）的諸要素了。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這些要素的終極底性質，正和我們一點都不知道結合它們（諸要素）的諸傾向的終極底性質一樣。但我們相信生命的終極底諸要素，在它們所造成的形體瓦解後還是存在着的，比我們相信它們死要正當些。自然發生（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理論，（這個命名是錯誤的，因為只在一個局限的意義上，「自然」這隻字才能够適用於塵世底生命的起源說。）是進化論者所不能不承認的一個理論，而且這理論也不能够使一個知解那說物質本身也在進化中的化學的證明之人喫驚。真的自然發生說（不是有機體生命從浸在瓶中的花草發生出來之說，而是在遊星的表面發生的原始底生命之說。）有着非常的，不着無限的精神底意義。這要求着生命，思想，情緒這一切的潛在性，是從星雲轉到宇宙，從系統轉到系統，從恆星轉到遊星或衛星，而又回轉到原子的旋渦中來的信仰；又這是表示着那些傾向性是在太陽的火焰中也存在着。

在一切的宇宙底進展中和瓦解中也存在着之意。原素不過是進化的產物罷了；而一個宇宙和別的宇宙之不同，當然是傾向性的所爲，——而這些傾向性不外就是巨大和複雜得難以想像的一種遺傳。這兒是沒有偶然的，只有法則。各個新的進化必須受着前代的進化之影響，——正如各個人的生命受着前代的祖先的生之經驗的影響一樣。那麼，舊形式的物質的傾向，非當然要遺傳給將來的新形式的物質的嗎？又現在的人們的行爲和思想，不當然是要幫助着將來世界的特質之形成嗎？鍊丹術家的夢已經不能夠說是癡人之夢了。同樣地我們也已經不能夠主張一切的物質底現象，非像古代東洋的思想一樣，不是由靈魂的傾向所決定的了。

我們的祖先是否住在我們的外部，和住在我們的內部一樣，——這是一個比較底還是盲目的我們的未開化的狀態中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宇宙間種種事實的證明，和神道教幽玄的信仰一致着是的確的：就是一切的东西都由死者所決定的這個信仰，——由人類的幽靈或是由世界的幽靈。正如我們自身的生命，被那現在眼看不見的過去的生命所支配着一樣，無疑地我們的地球的生命及地球所屬的太陽系的生命，也是被無數的天體的幽靈所支配着的：因爲滅亡了的許多宇宙，——死了的許多太陽和遊星和衛星，——在形式上雖然已經長久消滅在黑暗裏了，可是從力的上面說起來却是不死不朽，永久在活動着的。

實在的，我們能够像神道教的信徒一樣，回到太陽去，來追溯我們的家系，可是我們還要曉得那裏也不是我們的發端。如果可以說實在有一個發端，那麼我們的那個發端，從時間上說起來，將比着百萬個太陽的生命還要無窮地遙遠的。

進化論的教訓是說，我們和那未知的「終極」是同一物的，物質和人的心不過也是這個「終極」的永遠在變化的現象罷了。進化論的教訓也是說，我們的各個是多數的，然而我們的一切依然和別的各个及宇宙是同一物——我們應該曉得一切過去的人類，不但都在我們自己的內部，而且也在一切同胞的生命的高貴和優美之中——我們能够在別人的裏面好好地愛着我們自己；——我們能够在別人的裏面好好地服務着我們自己；——種種的形像不過是遊絲和幻影；——而不管是生者或死者，一切人類的情緒，實在是只屬於那無形的無窮無極罷了。

心

三三三

一五 君子

願所歡忘我的心情，

比永念着所歡之心深。

君子。

這是寫在藝妓街的一家的入口的燈籠上的名字。

在夜間看，這條街是世界上最珍奇的一條街。它像一條上船的木板通路般地狹隘；那緊緊關着的屋前的黑而光滑的木工，——各家門前都裝着毛玻璃似的小紙戶，——使人想起頭等客艙來。實在無論那家都是有着幾層樓的；但你馬上不能夠認出它，——尤其是在沒有月亮的時候更看不出了，——因為只有最下一層點着燈火，在那天幔上光亮着，從此以上便全部是黑暗。燈光是從那狹隘紙戶後面的燈，和外面吊着的紙燈籠射出來的，——這種紙燈籠每家門口各有一只。夾在這兩行的燈籠之間的街道，一望，——那兩行到遙遠處便合而成爲一條黃色金光的不動的長帶似的。這些燈籠有的是雞蛋形，有的是圓筒形，有的是四角形，又有的是六角形；

而每個的上面都寫着很漂亮的日本文字。這街道是很靜寂，——像一個關閉後的大展覽會中的傢具陳列室那麼靜寂。這是因為居住者大都出去了緣故，——去奉陪宴會和其他的酒席。她們的生活是夜的生活。

向南走去，在左邊第一個燈籠上寫着題語，是『Kinoya: uchi O-Kata,』這個意思是說『O-Kata 住着的金屋。』右邊的燈籠寫着『西村之家，』和一個名為 Miyosuru 的姑娘，——這個名是說堂皇地生活着的鶴之意。左邊的次一家是『梶田之家，』——在這一家裏面是住着 Kohana (小花之意) 和 Hinako (雛兒之意)，她的臉貌像一個洋囡因那麼漂亮。對面是『長江之家，』裏面住着君香和君子……像這樣兩行的光亮的名字的行列，差不多有半英里之長。

最後這一家的燈籠上的文字，是在表示着君香和君子的姊妹關係，——和一些別的事實。因為君子被尊號爲「二代目」這是一個不能夠翻譯出的尊號，意思是說君子第二號的。君香是師匠和女主人。她教養着二個藝妓，兩個都名爲，被她命名爲君子；同一個名而用兩次這回事，是證明着第一的君子——一代目——是很出名過的。一個不幸或不成功的藝妓所用的藝名，絕對不會傳給後繼者用。

如果你有正當和充分的理由走入這個家，——推開那掛着門鈴的一推便叮叮地響着報

告來客的紙門，——你便會看到君香的罷。——假使她這一小班的藝妓在那晚上沒有被召出去的話。你將發見她是個很有理智的，值得談話的女人。在她高興的時候，她能夠說最有趣的話。——真肉真血的話，——人性的真實的話給你聽。因為這個藝妓街有很多的傳說，——悲劇的，喜劇的，傳奇劇的；——每家都有着它的故事；——而君香則一切都知。有些故事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怕；有些是可以使你發笑的；有些則可以使你深思。第一代的君子的故事，是屬於最後這一類的。她的故事並不算是最稀奇；但是一回使西洋人理解最不困難的故事。

一一

「一代目」的君子已經不在；她現在不過是個記念物罷了。當君香稱君子是個職業上的姊妹的時候，君香本身年紀還是很輕。

「是一個色藝非凡的姑娘，」這是君香常常稱讚君子的話。一個藝妓要贏得職業上的名譽，須得是美麗或是聰明；而一個著名的大概總是兩者兼備，——因為是從幼年就被那教練師看中特為選起來的緣故。就是那最普通的歌妓，在她們正當青春的時候，也必定有些迷人的地方的，——即使只是那種產出「十八青春時，惡鬼也美麗，」的日本諺語的「惡魔之美。」但君

子是超過美麗以上很多的。她正適合着日本人的美的理想；而那標準是十萬人中一人都不容易達到的。同時她又超過聰明以上：她百藝精通。她做出很優雅的詩歌，——能够巧妙地栽培花草，巧妙地泡茶應接客人；刺繡，絲織細工都來得總一句說，她是一個淑女。她最初出臺的時候，在京都的花柳界惹起了一個搖動。她能够隨心所欲地征服一切，和幸運在她的面前這回事，是極明瞭的。

但她是完全地被教養得很適於她的職業這回事，不久也明瞭了。她被教訓得知道在任何情景之下怎樣善處己身；因為她所不曉得的事，君香全都曉得；美的威力和情的弱點；約束的伎倆和冷淡的價值；和人心一切的傻氣與邪惡。所以君子很少做了錯事和少流了眼淚。漸漸地，她便成爲君香所希望那樣的一個藝妓了，——有點危險。燈之於夜飛鳥也一樣；不然的話，恐怕有些鳥便會撲來把燈消滅了。燈的義務在乎使愉快的東西呈現出來；它沒有惡意。君子也沒有惡意，而且也不太過危險。擔心的雙親發見了她不欲歸入良家的門戶，也不讓自己投入狂戀的情網裏。但她對於那些用自己的血來簽字誓書，或要舞女割斷左手的小指端來做不變心的盟誓的青年們，並不特別地慈悲。她對於這些男子十分能够惡作劇地治療他們的傻氣。有些富豪在獨占她的身和心的條件之下，願意給她土地和住宅，但得到她更少的慈悲。有一個富翁用着可

以使君香成爲一個富豪的女人的代價，證明着他慷慨的胸懷，願無條件地贖出她的身來；君子很是感激——但她依然願做她的藝妓。她十分巧妙地設法攔拒人家，而不至於惹人家的怨恨。她又曉得怎樣來治療那些失望的人。但不待說也有例外的。有一位老人，他想除非把整個的君子都獨占了，就是生着也沒有價值的，便在一个晚上召她來陪宴會，而要求她陪他一同喝酒。但是善觀臉色的君香，暗暗地用茶（那顏色和酒的顏色完全同樣）水把君子的酒掉換，由是便直覺底地救了君子的寶貴的生命了，——因爲只過了十分鐘之後，那愚蠢的主人翁的靈魂便獨自走上他的冥途去了，而無疑地是非常失望……從有了這一晚的事情以後，君香的監護君子便像一隻野貓監護它的小貓兒一樣了。

這個小貓兒變成熱狂底流行妓，——成爲當時的名物和話題之一了。有一位外國太子，也曉得她的名字，送給了她一只金鋼鑽，但她絕沒有帶它。她還從那些有能力送奢侈品來買她歡心的人們，接受了許許多多的禮物，能够得到她的青睞，即使只是一天，是當時的「貴公子」們的野心。然而不管是這樣，她却不使任何男子想他自己是一個特別的受寵者，而且拒絕做一切山盟海誓的定情之約。關於這種態度若有人提出抗議，她便以自己曉得自己的身分這句話答覆他們。甚至良家的好女子，也不會說她的壞話，——因爲她的名字未嘗在任何的家庭悲劇中

出現過。她真的固守着自己的地位了。歲月越使她可愛起來的樣子。別的藝妓也會漸漸地出名起來，但沒有一個能夠和她並肩而論。有一個製造業者得到使用她的照片做貼籤的專利權，而這個貼籤便使那個公司發大財了。

但有一天一個驚心動魄的消息傳佈起來了，就是說君子的心也終於軟化起來了這回事。她實在對君香告了別，而和一位能夠供給她一切所欲的美服的人相携着去了，——和一位熱望給與她社會底地位，及熱望遏止她過去不名譽的風評的人，——和一位願意爲她死十回，而且爲着戀愛了她已經是半死了的人。君香說那個傻子爲着君子曾經要自殺過，因此君子同情了他，安慰他使回復原有的傻氣了。太閤秀吉曾說過：世界上他所怕的只有兩樣東西，——就是傻子和暗夜。君香始終就怕着傻子；而一個傻子竟然把君子帶走了。她又帶着並非無有私心的眼淚說道：君子是絕對不會再回來給她了；因爲那是幾生互相戀愛着的一個因果。

然而，君香的話只有一半是對的。她很聰慧，實在的；但她不能夠窺知君子的靈魂中的一種祕密的私室。如果她能夠窺見，那她一定是要錯愕驚叫起來了。

在君子和別的藝妓之間，有一種不同的高貴的血統存在着。在她未取藝名之前，她的名是「Ai」，這個名用漢字寫起來是「愛」的意思。又用別的同音的漢字寫出來則成爲「哀」的意義。「Ai」的故事便是「愛」和「哀」的故事。

她被很好地養大了。當她是個小孩時，她被送到一家老武士的私塾裏去，——那兒許多女孩蹲在一隻高十二英寸的小寫字桌前的坐褥，又那兒的教師們是都不收束金地教授着的。在教師取着比一般的官吏更好的薪俸的現時，教授反而不像從前那樣忠實認真和愉快了。一個僕人始終要陪着這女孩上學退學，替她提着書本，視箱，坐褥，和小桌子。

後來她進了一個公立小學校。那正是最初的近代底教科書發行的時候，——其中包含着關於名譽，義務，英雄等的英國、德國和法國故事的日本譯，選擇得很好，而且插着這個世界上所無的洋裝的西洋人的畫圖。這些可愛可憐的小教科書在現今已成爲珍物，因爲很久以前它們便被廢除，而用那無趣很多不明達很多的虛飾的教科書代替着了。「Ai」學得很好。一年一次，在考試的時候，一位大官定要到學校裏來，而和這些小孩說話，儼然她們都是他自己的孩子一

樣；而且還撫捫着她們的柔絲般的頭髮，當他在分配獎品的時候。這個大官現在是一個退職的政治家，無疑地是已經把「A」忘掉了；——而在現在的學校裏，已經沒有什麼人要來愛撫小女孩，或給她們獎品了。

以後發生了廢藩置縣的改革，本居在高貴階級的家族，一變而為無位無祿的窮人了；因此「A」也就不得不離開學校生活了。種種的大悲劇接踵而來，直至她只有一位母親和幼妹時為止。母親和「A」除開紡織事以外差不多什麼都不曉得做；而單單靠着紡織她們是不能夠充分地維持生活的。由是最初是房屋和土地，——以後便是物品，那些在生存上沒有必要的物品——家寶，裝飾品，貴重的衣服，有飾章的漆器等，——很便宜地賣給那些靠着人家的不幸致富，和那些財富被稱為「眼淚的錢」的人們了。要從活着的人們得到幫助是很困難的，——因為同族的武士家的大部分都同樣地是在窮困中。但當再沒有什麼東西好賣了的時候，——連「A」在小學校的教科書都沒有，——便從死人的身上求助起來了。

因為她們想起「A」的父親埋葬的時候，是帶着大名（諸侯之意）賜與的劍的；而那劍的一切鑲嵌都是用着黃金。由是墓便被開了起來，那巧製的燦爛的刀柄被換上一個平常的刀鞘的裝璜也被取掉，但那個上等的刀身卻沒有被拿掉，因為武士或許有時要用它。「A」看到

她父親端坐在一個紅泥燒的大甕中的顏臉了，這種大甕，依古式的埋葬是代用爲高級武士的棺的。他的容貌在埋葬了許多歲月之後，還是可以認識出來；而他當那劍身返還給他的時候，好像在陰沉地點頭許可的樣子。

最後「A」的母親衰病得不能在織機旁邊工作了；而死者的金又用完。「B」說：「母親，我曉得現在只有一條路好走了。讓我賣掉當舞妓去罷。」母親哭了，答覆不出話來。「B」沒有哭，但獨自出去了。

她記起從前他父親在家裏開宴會的時候，有許多舞妓在侍候，裏頭有一個身子是自己的藝妓名叫君香的，常常要來愛撫她。由是她便一直跑到君香的家裏去了。「我要你買了我，」A說：「我要許多錢用。」君香笑着，撫慰她，給她食物，聽她的故事——「A」一點眼淚也不流，爽直決斷地說了。「好孩子，」君香說：「我不能夠給你很多的錢，因爲我積蓄很少。但是我能够這樣做——我可以答應做你母親的後援。這樣要比買了你給你的母親一注大財好些罷，——因爲你的母親，好孩子，本是一位貴夫人，所以她不曉得怎樣好好地用錢。請你的母親簽這個契約，——這是約定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到二十四歲爲止的，不然就到你能够償還我的錢的時候爲止。那麼現在我所能夠拿出來的錢，我便當爲贈送禮似地，給你帶回家去。」

「Ai」便這樣地成爲一個藝妓了；而君香給她承繼着君子的名字，守着維持她的母親和幼妹的誓約。母親在君子出名以前死掉；妹妹後被送到學校裏去讀書。以後的事情便是先前已經說過了那樣。

那個要爲着一個舞妓之愛而死的青年，是值得去做比此更好的事情的一個人。他是一個獨生子；而且他的雙親是很有錢而且有爵位的，願意爲着他提供任何犧牲——縱使是收一位藝妓來做媳婦也願意。並且他們也並不完全嫌惡君子，因爲知道君子給了他們兒子的同情。在走去之前，君子去參加了她的妹妹梅子的結婚式了；她妹妹是剛剛學校畢了業的，性情很好而且很標致。這個結婚是君子撮合的，她應用了平常對於男子的知識而做了這一回事。她選擇一個很樸素，老實，和古板的商人——一個即使是要做壞也做不來的男人。梅子相信着她姐姐的選擇的聰明，果然後來證明了這配合是幸福的。

四

君子被帶到那早爲着她準備着的家裏去的，是四月裏的事情——那個家，是可以忘却人

生一切不愉快的現實的一個所在——是睡在高牆繞着庭樹成蔭的幽雅靜寂中的一個仙宮。在這裏頭，她因平常的好品行，可以感到在蓬萊境內新生了的快樂罷。但是春天過去，夏天來臨，——而君子依然只是個君子。她三次巧妙地，理由不說明，把結婚期遷延過去了。

在八月裏，君子停止了玩笑的態度，把她的理由很溫和很嚴肅地說出來了：——「這是我應該說出那久久遷延不說的話來的時候了。爲着生我的母親，和爲着小妹妹的緣故，我在地獄裏過着生活了。這一切都已成爲過去；但是火燒的焦痕在我的胸上，這兒沒有什麼能力可以把它除掉。像我這樣的人，是不配走進一個名家的門第的，——也不配替你生孩子，——不配替你成家立業，……讓我說下去罷；在知解惡事這一點，我比你是聰明得很多很多……我絕對不願意做你的妻來毀你的名譽。我只是你一時的同伴，你一時的遊侶，你一時的客人罷了，——而這並不是爲着要你的什麼禮物。或許將來我不能夠再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不這樣的日子一定會來到的！——你的眼睛便會醒過來。或許將來我在你還是可懷念的，但不是像現在這樣！——現在這樣是一種傻迷。我從心說出的這些話請你記住。有些真正可愛的女子將被選爲你的妻，做你的孩兒的母親。我一定會看到她們；但妻的身分我絕對不會當，又做母親的歡喜我也絕

對不會曉得。我不過只是你的昏迷，親愛的人——只是你的一個幻影，一個夢，只是在你的人
生路上飄過的一片暗影罷了。或許我後來會變成一個稍好的人，但做你的妻是決不會的，——
無論在此生或在來世都不會。若你再要求我——那麼我便走。」

在十月裏，並沒有什麼可以推想出來的理由地，君子便失走了，——湮沒了，——完全不存
在了。

五

沒有一個人曉她在何時，怎樣地，走到什麼地方去了。甚至連她的住家的左右隣近，也沒有
誰看到她走過。最初大家總覺得她馬上會回來的樣子。一切美麗和貴重的東西——她的衣服，
她的裝飾品，她的受贈品：只這些便是一注大財，而她一點也沒有帶走。但過了幾星期，一點消息
也沒有；由是大家便恐慌起來，以為她或許是碰着什麼災難了。各處的江河被搜，井戶被尋。電報
和書信飛到各地探問去。崇得住的僕人們被送到各處去找她。賞格出着，希望得到什麼信息，——
——尤其是特別地對君香提出一個賞格，她真地愛着君子，就使沒有一點什麼賞格，她也是願意
找到她的。然而神秘依然是一個神秘。請求官廳是不中用的：因為逃亡者並沒有做着什麼錯事，

也沒有犯法；而那龐大的帝國警察機關，並不能夠爲着一個小孩的戀愛狂而被運用。數月過了，數年過了；但無論是君香，無論是在京都的小妹妹，或是那些曾經認識或讚美過這個美麗的歌妓的幾千人中的任何人，都沒有再看見君子的。

但是她從前預言過的事情却實現了；——因爲時間終於使一切的眼淚乾枯，使一切的狂熱鎮靜；而且即使是在日本，也沒有一個人會爲着同樣的一個失望而要自殺兩次的。君子的愛人終於變聰明些了，一個很溫柔的女子被找來做他的妻，替他生了一個男孩兒。數年又過了；從前君子曾經住過的那個仙宮裏，現在是充滿着幸福的空氣。

有一天早晨，好像是求施捨地，一位遊行四方的尼姑來到這個家了；小孩子聽到她念佛的「哈——啣！哈——啣！」的聲音，便走到門口來。不久一個女僕拿着照例的施捨白米出來。看着那尼姑在愛撫小孩，並且對小孩在喃喃地念些什麼，覺得很奇怪。後來那小孩對女僕喊道：「讓我給她！」——由是尼姑從她那大頂的稻草帽的遮蔭下面申訴道：「請許可那小孩拿給我罷。」因此那小孩便把白米放在尼姑的托鉢中了。她接受了，然後對那小孩道謝，又問道：「你肯再替我傳一句話給你的父親嗎？」小孩子半吞半吐地答應了。——「爸爸，一個在此生你永遠再看不到的人，說她的心很快樂，因爲她看到了你的孩子。」

那尼姑溫和地微笑着，再愛撫他一次，然後急速地走去了；女僕看到這樣的情形，更加覺得稀奇，在此時那小孩便奔走進去告訴他父親那個尼姑的話了。

但是父親當聽到這話的時候，眼睛便含淚朦朧了起來，由是他抱着小孩哭了。因為他，而且只有他，才曉得那站在門口的尼姑是什麼人——並且了悟着那秘密着的一切犧牲底意義。

現在他沉入深思裏面去，但他不對着任何人說出他的思想來。

他曉得在他和愛他的那個女人之間的空間，是比着恆星和恆星之間的空間更大而且無窮了。

他曉得要尋問她到底是在好遙遠的城市裏，在好奇異的無名的小街陋巷裏，在好粗陋的只為最貧困的貧民所知道的小庵裏，於無窮的光輝照臨之前等着黑暗的，是一回徒勞的事——當她接到那無窮的光輝之時，佛陀的慈顏將對她微笑——佛陀的聲音將對她說，用一種比着人世間的戀人唇上所說出來的更加溫柔 and 深刻的聲調——「哦，入我法門的女子，你實行着完全的修行了；你信仰和了悟最高的真理了——所以我現在來看你和來歡迎你！」

附錄

三個俗謠

(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七日在日本亞細亞協會朗讀)

在一八九一年的春間，我到出雲的松江去觀察那以「山之人」出名的化外人之部落。視察所得的結果，在後來有幾部分用着書信的形式給「Japan Mail」通信了，這在一八九一年六月十三日已經發表過，但從這書信中選錄一些出來，引用在這兒做現在這篇文章的小引，我想或許不無一點裨益處罷。

「這個部落是在松江的南端，一個小小的山谷裏，無寧說是在城市後面形成一個半圓的山丘間的窪地裏的。比較底屬於上等階級的日本人，絕沒有誰到這樣的一個村落中來視察過；甚至在普通人中最貧窮的人，也要遠避着這個地方，正如他們遠避着傳染病的中心地一樣；因為污穢的這個觀念，無論是道德上的或是肉體上的，現在還是連提起這部落的住民的名，也要被聯想到的。因此，所以這個部落雖然離市中心只有半點鐘以內的步行便可以達到，但恐怕在

松江三萬六千的住民之中，沒有五六個人會到過的罷。

「在松江和它的周圍，共有四種不同的化外民的階級：「哈幾耶，」「小屋的人，」「山的人，」和管田的「穢多。」

「哈幾耶」的部落有兩個。他們從前都是些公家的劊子手，在官衙裏服役，得到了種種的地位。他們照昔日的法律雖算是流氓中頂下賤的階級，但因為他們在衙門裏服務，又常常和官長接觸着，修得充分的理智，所以他們在一般民衆的念頭裏，便比別的化外人高一級了。他們現在是竹箱和竹籠的製造者。人家說他們是那個在日本唯一的，大逆不道地反叛着，想用武力篡奪皇位的平將門平親王的一族和黨徒的後裔；這個叛逆者是被那有名的將軍平貞盛所殺掉了的。

「小屋的人」是些屠夫和販賣獸皮的商人。除開木屐商人或別的履物商的店舖以外，松江的無論那一個家屋，也不准許他們的腳踏進去的。他們本來是些流氓，後來有一個著名的「大名」替他們在運河的岸上築着許多「小屋」，使他們長住在那兒了。他們的名便是由此得來。至於真正的「穢多」，則他們的身分和職業是盡人皆知，在這兒似乎沒有說明的必要。

「山的人」因為他們住在松江的南端的山中，所以被這樣地稱呼着。他們有着襪襪紙屑

業的專賣權，他們是一切廢物類的購買者，自舊瓶以至破毀的機械類。他們有的人很是富裕。實在的，他們比着別的化外階級，全體說起來是比較底繁榮。可是，一般的人民對於他們的偏見，依然和對於他們的特別法律撤廢前的時代差不多一樣的強烈。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得到侍役的職務。他們的最標致的姑娘們，在舊時大都是去當娼妓的；但無論在什麼時代，她們絕不能夠進鄰近的城市的娼寮，在她們本市那是更不待說的了，所以她們大都是被賣到遠方的娼寮去。一個「山的人」到現在還是甚至連一個車夫都不能夠當的。他無論有什麼才幹，連做一個普通勞動者也不可能，除非他到一些遠地方去，在那兒他可以隱蔽自己的出身以外。但若是在這樣的情狀之下，一旦被發覺了，那末，他便有被他的勞動者同伴們殺死的危險。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一個「山的人」總不容易把自己當爲一個「平民」在社會上生活着。幾百年的隔離和偏見，使這個特殊階級很明顯地形成了他們的特殊風俗；連他們的語言也變成一種特殊而奇怪的方言了。

「我」很渴望着要看這麼處在奇異的境遇和特殊化的社會的一些事物，幸而竟碰着一位日本紳士，他雖然在松江是屬於最高階級的人，但十分親切地答應和我去看他們的鄉村，那兒他自己也未嘗到過的。在路上，他對我說了許多關於「山的人」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據說，在封

建時代，這些百姓很受着武士的好款待；他們常常被准許或被招請到武士家的庭院裏去唱歌和舞蹈，對於這些演技他們是要受報酬的。他們藉以得到使貴族階級的人們娛樂的歌和舞，是別人所不知道的，通稱爲「大黑舞」。「大黑舞」的歌，實在是「山的人」的祖傳的藝術，而且也是表現着他們對於美底和情緒底事情的最高理解力的。在往日，他們沒有入堂皇的戲院的權利；而和「哈幾耶」一樣，有着他們自己的劇場的。我的朋友又說，研究他們的歌舞之起原，一定是一樁很有趣味的事；因爲他們的歌辭不是用着他們自己的方言，而是純粹的日本語。而特別可驚奇的，是他們這些「山的人」絕對沒有受着寫讀的教育，而對於這些口傳的文學竟能够保存長久而不惡化這一點。他們甚至連不能夠應用着明治時代給與了他們的新教育底機會；偏見還是太過厲害，不能夠使他們的小孩有進公立小學校的幸福。一間特別小學校的建設或許是可能的，然而要得到願意去當教師的人，則恐怕不容易罷。

「這個鄉村所在的山凹地，就在洞光寺的墓地的背後。這部落有着他們自己的神道廟。我看到這個地方的情景，非常地錯愕了；因爲我本來是預期着看到許多醜惡和骯髒的。然而反之，我却看到了許多精緻的住宅，住宅的周圍都繞着庭園，而室內的牆壁也掛着繪畫。四處樹木很多；村舍因灌木和樹木而顯得蒼蒼翠翠，風景非常的美麗；因爲這土地的不規則，小小的道路形

成種種的角度在山丘中繞着，或上或下，——最高的道路和最低的道路約有五十英尺以至六十英尺之差。一間大公共浴室和一間大公共洗衣所，在證明着這些「山的人」愛好清潔，正如在山那方面的隣居的「平民」一樣。

『一大羣的人馬上聚攏來觀看到他們的鄉裏來的外鄉人，——這在他們是一樁稀罕的事件。我所看到的臉孔，很像「平民」的臉孔，只覺得醜的更醜些，而對照着那些美麗的便越形得美麗了。裏頭有一兩個是兇惡的臉貌，使我憶起我曾看過的「吉勃西」(Gypsy)的臉孔來；但在另一方面，有些小姑娘是非常標致的姿容。這兒沒有像「平民」間那種相遇着便要交換行禮的風俗；一個上流階級的日本人對着一個「山的人」，反倒常常想要脫帽，正像西印度的移民對着本地的黑人常常想要點頭行禮一般。「山的人」們，常常用他們的態度表示他們自己是「不期待着什麼禮貌的。他們沒有一個人對我們行禮；但有些女人，在被親切地交談了的時，便鞠躬頓首了。別的婦人們，則一面在織粗草鞋，一面對着責問只答應「是」或「不」，好像不信任我們的樣子。我的朋友叫我注意着她們的服裝和普通的日本女子的服裝之間不同的事實。例如，就是在最貧窮的「平民」之間，服裝也有着一定的法則的；依着年齡的不同，有的顏色可以穿，有的顏色不可以穿，那是有一定的。可是在這些人們之間，就使是老婦人也纏着紅色

或五光十彩的腰帶，和穿着顏色華麗的衣服。

『在市街上看到的女子們，或在買東西或在賣東西，盡是老婦人。少年的都藏在家裏。老婦人們常常帶着一種樣式奇特的大竹筐進城去，人們由此可以馬上就曉得她是「山的人」這個事實。像這樣的竹筐，一堆一堆地，大概是放在小住宅的門口，可以看得見。它們是被負在背上的，而用爲收藏「山的人」所買的一切東西，——舊報紙，破舊衣服，空瓶，破玻璃，和碎銅碎鐵。

「有一位婦人終於放膽招我們到她的家中去看她要出賣的一些古時的色繪紙。我們進去了，我們受着在「平民」之家一樣的好款待。那些繪圖——包含着許多廣重的畫——是有一買的價值的；我的朋友後來問她，可不可以給我們聽一聽「大黑舞」之歌。我真是十分滿足，這個請求竟被容納了；由是，在我們答應給各個唱歌者一些錢之後，一羣我們先前沒有看過的容貌標致的年輕姑娘們便出現了來，準備着要唱歌，同時一個老婦人也準備着跳舞了。老婦人和姑娘們各各準備着奇妙的樂器，爲着這個表演。三個姑娘拿着用紙和竹造成的形如木槌的樂器。這是要表示着「大黑」（福之神）的槌；它們被握在左手裏，右手則在搖擺一把扇子。別的姑娘們則準備着一種響板，——用一條線聯結着的兩個堅硬平滑的黑木板。一共六個姑娘在屋前形成一列。那老婦人站在這些姑娘們的面前，兩手持着兩枝小棒，其中的一枝是沿着

棒身刻有凹條的，用別的一枝在它的上面拉着，一種奇怪的轆轤聲便響起來。

「我的朋友指示給我，知道說那些歌女是分成兩個不同的組，每組各三個人。那些手持木槌和扇子的是「大黑」組；她們是要唱歌謠的。那些手拿響板的是「惠比壽」(Ebisu)勞動的守護神組，是和唱複句的。」

「那老婦人磨擦着她的兩只小棒，由是從「大黑」組的喉嚨中便流出一種和我在日本從來所聽過的歌完全不同的歌調來，那歌聲是又清徹又柔美；同時那響板的拍拍聲很正確地打着拍子，合着那很急速地發出來的話句的分音的節奏。當第一組的三個姑娘唱着了一定的歌辭之後，別的三个姑娘的聲音便要跟着唱起來，生出一種雖然是不很調和而很愉快的調子；而一齊唱出了和唱句。由是「大黑」組又開始唱出別的歌辭；經過了一定的間隔之後，和唱組又唱起來了。當此時，那老婦人則在跳着一種很奇怪的舞蹈，時時吟咏着一些滑稽的歌辭，使得聽衆大笑起來。」

「然而，這條歌並不是滑稽的；那是題為「青菜店阿七」的一枝很悲哀的小調。「青菜店阿七」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因為想要和她的愛人——某寺院的侍僧再會面，把她自己的家放了火。她預期自己的家燒掉，她的家族便得不到那個寺院裏去避難的。但是事情發覺，證明她

犯着放火罪，她便照着那時代的嚴酷的法律，被宣判活活燒死的刑罰。這個宣判實行了；然而犧牲的青春和美，及她犯罪的動機，却引起了一般民衆的同情心，到後來便製成歌謠或戲曲以表現了。

「這些演員除開那老婦人以外，沒有一個在唱歌的中間把腳從地上提起過；——但是她們都合着歌調的拍子，始終在把身體搖來搖去。唱歌繼續一點鐘以上，在這一點鐘以上的時間內她們的歌聲絕對沒有變壞過；而且，我雖然不懂得那歌辭的一言一句，豈但不覺得疲勞而已，及聽到全部唱完了的時候，竟要覺得非常可惜了。在外國人的這個聽者，要生起一種愉快之感，同時對於那些起原已經不曉得的古舊的偏見的犧牲者——年輕的歌女，也要生起同情來。」

上面的從我寄給「Mai」的通信中選錄出來的文章，在說明我對於「大黑舞」的趣味的歷史。後來我由松江的友人西田千太郎的好意，得到了「山的人」所唱的歌的三本手抄本；而關於這些的譯文，在後來也爲着我做了。我現在放膽地根據着上述的譯文，把這些個俗語——當爲不無趣味的民謠之例，——用散文譯出來。一種絕對底地照字的翻譯，用十分注意的精神，再加以詳細的註釋，不待說是比較底值得有識階級的注意的。然而這種翻譯要求許多的時間和忍耐的勞力，同時也要求着我的能力所不到的日本語的知識。若是原文本身，有用學者

式翻譯的十分的價值，我便決不會企圖譯它了；但我覺得這些歌謠的確是一種不會因自由而平易的敘述而失掉多大的趣味的。從純粹的文學底立場看起來，這些原文實在是不足道的，它們沒有表現着什麼雄大的想像力，沒有什麼真正可以稱爲詩歌藝術之點。我們一讀這些韻文便曉得它們是離開日本真正的詩歌——僅僅選讀兩三句，便能够在讀者的心中造出完全的色彩畫，又能够用那沁人心脾的妙味，使讀者想像種種的事，喚起最優美的興奮的作品，——很遠。「大黑舞」是非常粗糙的；它們所以長久能够得到一般人的喜歡，我想，與其說是因爲它們的什麼特質，倒不如說是因爲它們的有趣的唱法對些，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它們和英國的古代民謠相比着。

成爲這些歌謠的來源的傳說，還用着種種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戲曲文也包含在裏頭。這些傳說所供給的藝術底暗示頗多，我在這兒沒有指示的必要，但在這個頗多之點，我可以認定它們的勢力到現在還沒有過去。就只在兩三箇月以前，我才看到了許多新從工場出來的美麗的棉布，上面印着小栗判官在使一匹名爲鬼鹿毛的馬站到碁盤上去的繪圖。我在出雲得到的三個俗謠，雖不能斷然說它們是在那兒做的，或是在什麼別的地方做的，但「俊德丸」、「小栗判官」、「青菜店阿七」的故事，的確在日本是到處都很知道的。

我把這些散文譯和原文一齊提給協會，附加着一些關於「大黑舞」之歌的地方底風俗，關於表演中在各音程間唱着的滑稽的文句，關於唱歌者所用的象徵東西等的有趣的說明書，——卑野粗陋的文句有時候從略不譯出。

一切的歌謠都用着同樣的字數寫出來的。

和唱句好像不是在每一定若干節之後唱，而是在吟誦句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字尾唱的。又各組唱歌者的人數也沒有一定的制限：可以用很多人，也可以用很少的人。我想出雲式的奇異的和唱句的唱法，——這一組發出母音『iya』的叫聲來，另一組便發出『Sore』的喊聲呼應着的唱法，——很值得那些對於日本俗謠有興趣的人們的注意。實在的，我確信日本有着很愉快而且完全未開發的研究的田地，可以供給民衆音樂或俗謠的研究者。那帶着奇妙的和唱句的「豐年舞」的歌；那各地不同的「盆舞」的短調；那從遠地的田圃中或山坡上常常聽到的調子常是微妙而奇怪的歌謠的一節；都有着一種和「說到日本音樂便要聯想到的東西」完全不同的特質，——有着一種甚至在西洋人的耳朵都覺得美妙迷人的魔力，這，因為它的合乎自然的諧調，是不減於鳥鳴或蟬叫的緣故。製作這樣的歌律，帶着它們那種非常纖細的音調，當然不是容易的工作，然而我不得不相信它們所得到的結果，是充分地可以償還這種努力的。它

們不但是表現着往古的，或是原始底的音樂精神而已，而且也表現着這個民族的某種本質底特色；而從這種民衆音樂的比較研究，我們定能够得到許多關於民族情緒的知識的。

然而，給古代農民的短歌與這麼奇妙的情趣的這些特質，在「大黑舞」的出雲式的唱法中很少呈現着的這個事實，恐怕就是指示着「大黑舞」的歌比較底是近代的罷。

俊德丸的俗謠

啊啦！——年輕的大黑和惠比壽愉快地跳着進來。

我們說故事好呢，還是述慶祝辭好呢？故事那末，我們說什麼故事最好呢？既然我們在這個尊貴的家裏被說一個故事，我們便說俊德的故事罷。

從前在河內的國裏的，確住一個名叫信吉的大富翁。他的長子名叫俊德丸。

當長子俊德丸三歲的時候，他的母親便死了。到了他五歲的時候，父親討了一位女人來做他的繼母。

及他到了七歲的時候，他的繼母便生一位男孩，名叫乙若丸。由是兩個兄弟在一起長大起

來。

俊德在十六歲的時候，到京都的天神廟去參拜神佛。

他在那兒看到了一千的人民來參詣廟門，一千的人民回去，一千的人民留在廟裏；那兒一共是聚集着二千的人民的。（註：這個數目在日本語不過是表示多數之意而已，並沒有正確的意味。）

在這羣衆的中間，有一位名叫菽山的富翁的末女，坐在轎中向天神廟來了。俊德也是坐着轎來的；而這兩頂轎沿着道路並排地前進。

一看到那位小姐，俊德便戀愛着她了。由是兩人便交換着愛的眼波和情書。

這一切的事情，都被一個諂媚者的僕人曉得，去報告給俊德的繼母知道了。

由是繼母便開始這樣想：若是這個青年長久留在父親的家裏，那末，在東邊和西邊的貯藏庫，在北邊和南邊的穀倉，以及在中央的房子，便絕對不會歸爲乙若丸所有了。

因此她想出一個壞事情來，對她的丈夫說道：『聽罷，老爺，你可以允許我得到七日間的自由，離開家務上的事情不管嗎？』

她的丈夫答道：『當然可以；但你拿這七日間做些什麼事情呢？』她對他說：『在我和老爺結婚之前，我對清水的觀音下了一個願；所以我現在想到那個廟裏去還願的。』

主人說：『那可以。但你要那個男僕或是那個女婢陪着你一道去呢？』由是她答道：『我不要什麼男僕或女婢陪着我。我喜歡自己一個人去。』

由是對於她的旅行的種種忠告，她一點也不留心地便離開家庭，急急向京都去了。

到了京都市的三條邊的時候，她問人家到打鐵街去的路。及找到了。她看見三家打鐵舖並排在一起。

她走到中央的那一家去，和打鐵匠寒暄過，然後問他道：『打鐵師父，你能够替我做些細巧的鐵工嗎？』那鐵匠答道：『是，太太，我能够。』

由是她接着說道：『我請你替我做四十九只沒頭的釘。』但他答道：『我的家代代打鐵，傳到我來已經是第七代了；但我到現在還沒有聽到什麼沒頭的鐵釘，這種工作我不能够承受。我想你到別家去問問好了。』

『不，』她說：『因為我起先就來找你，所以我不願意再去找別家了。請你替我做罷，打鐵師

父。」他答道：「老實說，若是要叫我做這樣的釘，我須要一千兩銀子才答應哩。」

她答應他道：「若是你肯替我都做好，你要一千兩或兩千兩銀子我是都不在乎的。請替我做罷，我懇求你哦，打鐵師父。」因此，那個打鐵師父也不好意思再拒絕做這樣的釘了。

由是他把全部的器具整理得很整齊，對着風箱的神（打鐵匠的神）行了禮，然後舉起他的第一個鐵槌，念着金剛經，舉起他的第二個鐵槌，念着觀音經，舉起他的第三個鐵槌，念着阿彌陀經——因為他恐怕那些沒頭釘或許要被拿去作惡事。

這樣，他在憂愁的中央把鐵釘全部做好了。那婦人非常的歡喜；由是把那些釘接收在她的左手裏，而用右手把錢遞給了打鐵匠，然後對他告別，走她的路去了。

當她去了的時候，那個打鐵匠想道：「的確我是得到了小判（註：小判是一種的金貨幣。小判有很多種奇異的形狀和花紋。最普通的形體是橢圓形的半盤，而印着漢字的，有些竟長至五英吋，厚有四英寸。）一千兩了。但我們的一生不過是像長途旅行者的休息所罷了，所以我必須對別人表示些憐憫和慈善。對那些在凍的人我要給他們衣服，對那些在餓的人我要給他們食物。」

由是，因為他在各地方的邊界或各鄉村的邊境設立了寫牌通告他的宗旨，所以他便得向

許多的百姓表示慈善了。

一方面那位女人在途中停腳站在一個畫工的家前，請求那畫家替她畫一幅圖畫。

那個畫工問她道：『要我替你畫一幅古梅的畫呢，還是一幅古松的畫？』

她對他說道：『我不要一幅古梅的畫，也不要一幅古松的畫。我要你畫出一個十六歲的青年的肖像畫，身長五尺，臉上有兩點黑痣的。』

畫工說：『那是很容易畫的。』由是他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中，便把那張肖像畫成功。那肖像非常地像俊德丸；那女人非常高興地辭別了。

她帶着俊德的肖像畫趕快到清水去；她把那張畫貼在廟後的一枝柱上了。

她從四十九只鐵釘中拿出四十七只來把那張肖像畫釘在柱上；用剩下的兩只鐵釘釘在眼睛裏。

由是，那壞女人覺得她的確是對俊德丸施行了咒術，便回家去了。她很謙遜地說：『我回來了；』又她裝着非常忠義和老實的樣子。

由是，俊德在他的繼母對他施行了惡咒之後過四個月，便病得非常厲害起來了。繼母看到這種情形，心裏暗暗地自己歡喜。

她狡滑地對她的丈夫信吉說道：「老爺，俊德的病好像是一種很不好的病；而在一個有錢人的家裏放着一個有這樣病的人是很難為情的哩。」

信吉聽到這話非常地驚愕而且非常的悲傷；然而，他自己想，那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便叫俊德來，對他說——

「兒呀，你的病好像是大麻瘋的樣子；一個人既然有了這種病，是不好繼續住在這家裏的。所以你最好是到各地去做香客參詣神明來，或許可以希望神明的力量給你治好。」

「而我的貯藏庫和穀倉，我絕對不會給乙若丸，只要給你哦，俊德；所以你將來必定要回來才好哩。」

可憐的俊德不曉他的繼母是怎樣的心壞，很可憐的樣子去懇求她，說：「親愛的母親，父親叫我須得出去四方徬徨，好如一個香客。」

「但我現在兩眼已經瞎了，我不能夠不受困難地去旅行。我每天不必喫三頓飯，只有一頓飯喫我也滿足，而且只要許我住在藏物屋或穀倉裏的壁角，我也是歡喜的；但我總希望能夠留

住在我這個家的附近什麼地方。

「你肯不肯允許我留住嗎，就只是暫時間？親愛的母親哦，我懇求你，讓我住下去罷。」

但是她答：「因為你現在所患的病，只是這個惡病的開始，所以我不能夠讓你住下。你須得馬上離開這個家庭去哦。」

由是，俊德被僕人強迫着趕出家門，走到庭裏去，非常地悲愁着。

那個心腸不好的繼母跟在後面出來，對他喊道：「因為你的父親命令了你，你應當馬上走哦，俊德！」

俊德答道：「看呀，我連一套旅行衣服都沒有。我應該要有一件香客的外衣和紮腿布，和一只香客的行囊做求吃用才對。」

聽到了這些話的時候，那惡毒的繼母非常歡喜了；由是她馬上給了他所要求的一切東西。俊德接收了那些東西，對她說了很多謝，雖然是在很可憐的狀態中，他也準備着要起身了。

他穿上外衣，掛一只護身符在他的胸上，又把那個行囊吊在他的頸邊。

他穿上草鞋，緊緊地紮好，拿一根竹桿在他的手裏，又把草織的帽子戴在頭上。

由是他說：「父親，再會罷，母親，再會罷。」說着，便走上他的旅途去了。

信吉很傷心地伴着他的兒子走了一節路，說：「我沒有辦法哦，俊德。但是，靠着這個護身符所供奉的神明的大恩典，如果你的病變好了的時候，便要馬上回來給我們的哦，我的兒。」

聽到了父親這些仁慈的送別的話，俊德覺得心裏安慰很多，由是把那大頂的草帽深深地掩蓋着顏臉，使隣近的人不曉得地，獨自走着去了。

但不久，當他曉得他的兩腿那麼無力的時候，他便恐怕他不能夠走到遠地去，而且覺得他的心始終在被牽引回他的家去的樣子，因此他不得不時時站住兩腳，向家的那方面回顧着，而重新又悲愁起來了。

因為他很難進入任何人的住家，所以他不得不時時在松樹下或是森林中睡覺；但有時候他竟幸運地在路旁的佛寺找到了他的宿所。

有一天，在天黎明之前，早晨還在黑暗裏，烏鴉剛剛開始飛鳴的時候，俊德的死了的母親來托他一個夢。

他的母親對他說：「兒呀，你的患難是因為你那個惡狠的繼母用魔法咒詛了你的緣故哩。」

你現在趕快到清水的神明面前去，祈求觀音使你的病好起來罷。」

俊德醒起來，覺得很奇怪，便聽她生母托夢的話，走向京都去，走向清水的寺廟去了。

有一天，他在旅行的途中，站在一個名叫荻山的富翁的住宅門前，大聲地叫喊着：「施捨！施捨！」

由是那家的一個女婢，聽到了喊聲，便走出來，給了他食物，而大聲地笑着說：「想給一些東西，把這樣滑稽的一個香客，什麼人能夠忍住不發笑呢？」

俊德責問道：「你為什麼笑我？我是一個名叫信吉，住在河內的富翁的兒子。但因為我那位惡狠的繼母用魔術咒詛了我，所以我才變成像你現在所看到的樣子哩。」

這時候，乙姬，這家的一個女孩，聽到了兩人的聲音，便走出來，問那女婢道：「你笑什麼呢？」那個女婢答道：「哦，小姐，有一個從河內來的瞎子，他看來像是二十歲的樣子，緊貼在門邊的柱上，大聲地叫喊着：『施捨！施捨！』哩。」

「因此，我用一個淺碟子盛着一些白米想給他；但是當我把淺碟子提給他的右手的時候，他把左手伸出來；當我把淺碟子遞給他的左手的時候，他却又把右手伸出來了；這便是我所以忍不住要發笑的理由哦。」

聽到那個女婢對那位小姐說了這樣的話，那瞎子不禁憤怒了起來，說道：「你沒有權利侮辱外鄉人。我是住河內的一個有錢而且有名的人的兒子，我的名字是叫做俊德丸的。」

這時，這家的女兒乙姬，突然記起他來了，而且也同樣地憤怒了，由是對那女婢說道：「你不應該這樣粗魯地笑人。今天笑人，明天必定要被人笑的哦！」

但乙姬却非常地驚愕了，她不禁地稍微震慄起來，退回自己的房裏去，突然暈過去了。

由是滿家的人都混亂起來，一位醫生馬上被請到。但這位小姐却完全不能夠喫任何種的藥劑，只是漸漸地越加衰弱下去。

許多著名的醫生被請來了；他們在一起商議着乙姬的病症；後來他們終於決定乙姬的病，只是起因於一些突如其來的悲哀的。

由是，母親便對她的病女兒說：「如果你有什麼祕密的悲苦事，不要隱藏地對我說明罷；若是要你什麼，無論是什麼我都願意極力設法弄來給你。」

乙姬答道：「我覺得很害羞，但我要告訴你我所要的是什麼東西。」

「前幾天來這兒的那個瞎子，是河內的一個有錢而且有名的市民名叫信吉的兒子。」

「營京都北野的天神節的時候，我在到寺廟去的途中，和那個青年碰着；那時我們交換着情書，互相盟誓定了情。」

「因此，我非常地希望父母能够允許我出去找他，無論他在什麼地方，總要到了找到他為止。」

母親慈和地答道：「那很好。若是你要一輛轎子坐，你可以得到；又若是你要一匹馬騎，你也可以得到的。」

「你可以任意選擇那一個僕人伴着你走，又你要好多「小判」，我也可以照數的給你。」乙姬答道：「我不必要轎子或是馬匹，也不要什麼僕人；我只要一件香客巡禮的衣服，——紫臙布和外衣，——和一個求施捨的行囊就够了。」

因為乙姬以爲像俊德一樣地做，而且獨自一個人出去，正是她的義務。

由是她離開家庭去了，對她的兩親告別，兩眼滿滿地含着淚水；幾乎不能夠說出「再會」的這句話聲來。

她一山越過又一山，一山越過又一山；聽到的只是野鹿的啼聲和溪流的水聲。

有時候她要迷失了道路；有時候她要攀着險峻的山崖，走着崎嶇的小徑；她始終在悲愁裏旅行着。

後來在她的面前——遠遠的前面，她看到了一株叫做「傘松」的松樹，和兩塊叫做「相會」的石頭；當她看到這些石頭的時候，她便懷慕着俊德起來，而且有了希望。

她急急地走前去，碰到了五六個要到熊野去的人；由是她問他們道：「你們在路上碰到一位大約十六歲左右的青年瞎子沒有？」

他們答：「不，還沒有碰到；但我們若是在什麼地方碰到了他的時候，無論你要什麼，我們都願意代你對他說。」

這個答覆非常地使乙姬失望；她開始想她爲着找自己的愛人的一切努力，將成爲徒勞了；因此，便非常地沉悶起來。

後來她終於不堪憂悶，竟決心不要在這個世上再找他，而馬上投下狹山池裏，希望或許能够再來世遇着他了。

她盡力趕快地走向那兒去。她走到了那個池邊的時候，便把她的巡禮的拐杖放在地下，拋開她的行囊，把她的外衣掛在一株松樹上，又散開了她的頭髮，結成俗稱爲「島田」式的樣子。

（「島田」式是日本女人死了一種簡單的結髮。）

然後，她把石頭放滿了兩袖，正要跳入水裏去的時候，突然在她的面前現出一位莊嚴的約莫有八十歲的老人來，滿身穿着白衣，手裏持着一個笏。

這位老人對她說：「不要這樣生短見罷，乙姬！你想找的俊德在清水那裏，到那兒去會他好了。」

這些話，實在的，是她所能够希望的最幸福的消息；由是她馬上很歡慰起來。她曉得她的守護神的慈悲這樣地救了她，而且曉得對她說這些話的正是守護神本身。

因此，她把放在袖裏的石頭全都拋掉，重新把脫下的外衣穿上，重新梳好了她的頭髮，而盡可能地趕快走向清水的寺廟那邊去了。

到頭她走到那個廟了。她登上三個低的階段，向拱廊下面一瞧，便看見她的愛人俊德，正躺在那裏睡覺，蓋着一張草蓆；由是她喚了他：「喂！喂！」

俊德這樣地突然被喚醒起來，把放在身邊的拐杖拿起，喊道：「咳，每天每天這隣近的小孩總要到這兒來打擾我，因為我是個瞎子！」

乙姬聽到了這些話，心裏覺得非常悲傷，走近前去，把自己的手放在她那可憐的愛人的肩

上，對他說道：「我並不是那頑黠惡作劇的小孩；我是那個富翁崙山的女兒哦。因為我從前在京都北野天神節的時候，曾經和你誓約過，所以我現在到這裏來看你了。」

俊德聽到他的愛人的聲音，非常地錯愕，趕快站起來，大聲喊道：「哦！你真的是乙姬嗎？從我們分別以來已經是過了很長久的時間了——但這真是太奇怪！這不是完全一個夢嗎？」

由是，他們互相撫捫着，他們只能夠對泣，說不出話來。

但俊德馬上就把他一切的悲哀放開，對乙姬說道：「我被我的繼母暗暗地施了咒詛的魔法，所以我的容貌變成現在這樣子了。」

「因此，我絕對不能夠和你在一起，來做你的丈夫。就是現在我這樣地遇到你，我也不得不永遠是這樣，直至朽死為止哩。」

「所以你應該馬上回家去，去過你幸福和光明的生活才對哦。」

但是乙姬很傷心地對他說：「決不！你真的是這樣想嗎？你真的沒有神經錯亂嗎？」

「不，不！我所以這樣地變裝，就只因爲我很愛你，連爲着犧牲了我的生命我也願意的緣故。所以我現在絕對不離開你，不管將來我會變成怎麼樣也是。」

俊德聽到這些話非常的歡慰；但他同時也覺得她的可憫，所以他哭了，一句話也不能夠說

出來。

後來她又對他說道：「你那兇狠的繼母只因為你有錢所以咒詛你，所以我要替你報仇來咒詛她，我是不怕的；因為我也是一個有錢人的女兒。」

由是，她用着全副的誠心，對這個廟裏的神明這樣地說了——

「我將留在這個廟裏齋戒七日七夜，來表明我的誓願；如果你有什麼真理和慈悲，我便懇求你救救我們。」

「像這樣堂皇的一個廟宇，葺草的屋頂是很不配的。我要用小鳥的羽毛來重新換它；又屋頂的棟樑我要用鷹鳥的腿毛來蓋它。」

「這個牌樓和這些石造的燈籠不好看；我要建築一個黃金的牌樓；又我要造一千盞金的和一千盞銀的燈，而且每晚我要來點燃它們。」

「像這樣大的一個庭園裏，應該栽些樹木才對。我要栽種一千株檜樹，一千株杉樹，和一千株唐松。」

「但，若是俊德的病不會因這樣的誓願而被療好起來的話，那末我們兩人便要自己投下那邊的荷花池裏去。」

「而在我們死了以後，我們將變成兩條大蛇，來煩擾那些來這個廟裏參拜的人們，而且要阻礙參拜的通路。」

說也奇怪，在她下了這個誓願之後第七天的晚上，觀音便來托她的夢，對她說道：「你的誓願我將答應你。」

乙姬突然醒過來了，由是把她的夢告訴俊德，兩個人都非常地驚奇着。他們爬起來，一齊到河裏去洗澡，禮拜了觀音。

由是，真是奇異，瞎子俊德的眼睛竟然十分地開起來，一切的東西都復看得清清楚楚了，而且他的病也不知不覺地痊癒了。這時候，兩個因為喜極互相對泣了起來。

他們找到了一家小旅館，在那兒他們把巡禮的裝束解下，換上新的衣服，僱着轎子和轎夫，擡他們回家去。

到了他父親的家裏時，俊德大聲地喊了出來：「父親母親，我到頭回來了！我的病竟然因為那寫在神聖的牌上的符咒的力量，像你們現在所看到的一樣痊癒了。你們都平安無事嗎，父母親？」

俊德的父親聽到這些喊聲，趕快跑出來，喊道：「哦！我不曉得爲着你就憂了好多心事！我差不多沒有一瞬間不想及你的事情；但是現在——我看到你回來，和看到你帶來的媳婦，是怎樣的高興喲！」由是他們大家都歡喜起來。

但，在另一方面，真是奇怪，那個心腸惡毒的繼母，竟在這一瞬間眼睛突然變瞎，她的手指和她的腳趾都開始腐爛了起來，因此她非常地受苦。

由是，新娘和新郎對那個兇狠的繼母說道：「看呀，大麻瘋的病竟然輪到你的身上來了！我們不能夠留一個大麻瘋的人住在有錢人的家裏，請你趕快走去罷！」

「我們將給你一套巡禮的外衣和繫腿布，一頂草帽，和一枝拐杖；因爲這些東西我們老早就準備着。」

那位繼母曉得她從前曾做個那樣的壞事情，現在就是要求免了一死也是不可能的了。俊德和他的妻非常地快樂，他們是怎樣的快樂哦！

繼母懇求他們一天只給她一頓飯喫就好，——正如從前俊德懇求過她一樣；但是乙姬對這個不幸的女人說道：「我們不能留你住在這兒，——就是在外屋的角落裏也不可能。請你馬上出去罷！」

信吉也對他的壞妻說：「爲什麼你還要留在這裏？你要等好久才滾蛋呢？」

由是他把她趕出去，她沒有辦法，只好哭着出去，極力掩藏着她的臉孔不使隣近的人看見。

乙若牽着她盲了目的母親之手，兩人同到京都去，到清水的廟去了。

當他們到了那兒的時候，他們登上那廟前的階段三級，跪下去，祈禱觀音說道：「請給我們力量再下一回咒詛罷！」

但觀音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說道：「如果你的祈禱是好的，我便答應你；但是一個壞的，我已經不願意再幹了。」

「如果你非死不可，你便死去好了！而在你死了之後，你將要被送到地獄中去，而且要被放在鐵釜中煎熬。」

（俊德的故事結尾就是這樣。我們擊一響喜悅的扇子，就此告終罷！恭喜——恭喜——恭喜！）

小栗判官的俗謠

一 誕生

有名的高倉大納言，他的別名是兼家，非常地有錢，他在各地都有着藏寶庫。

他有一粒寶石可以支配火，又有一粒寶石可以支配水。

他也有着虎的爪，那是從活的獸裏拔起來的；他又有着小馬的角；他甚至連麝香貓也有着。顯地這是神話中的動物，所以我想還是照着文譯出來的好。）

（註）Tako-neko 有些辭典是注着麝香鼠的。又我的翻譯者則暗示着那是麝香鹿的意思。但很明顯地這是神話中的動物，所以我想還是照着文譯出來的好。）

在這個世界上凡是一個人所能够得到的東西，他件件都有；但只是缺少了後嗣，除此以外他並沒有什麼別的憂愁的種子。

在他家裏的一個名叫池莊司的忠僕，終於對他說了這些話來——

「聽說在鞍馬聖山上祠着的「多門天」的守護神很是靈顯，遠近都知名，我慎重地請你到那個廟裏去禱告他；因為這樣一來，你的希望一定會得到滿足的。」

主人容納了這個建議，便馬上準備着行裝到那個寺廟去。

因為他用全速力趕着走路，所以他不久就到那個寺廟了；他在那兒用清水洗淨肉體，虔誠地禱告神明賜給他一個後嗣。

三日三夜，他斷絕了所有的食物，但一切好像是徒然的樣子。

因此，主人看到了神佛默然不管，便非常地失望，決心在那廟裏剖腹自盡，來污辱這個罪殿。他並且決心在他死後，他的靈魂要常常在鞍馬山出沒，以阻礙和恐嚇登着九英里的山路來朝拜聖廟的一切香客。

若是遲延了一瞬間，恐怕便沒有救了罷。但是幸而那善良的池莊司及時趕到，把主人的剖腹阻止了。

「哦，我的主人！那個侍從說：『你實在太着急的來決心自殺了。』

『請你先讓我來試試我的運命罷，看我爲你祈禱能不能得到較好的成果。』

由是，經過二十一回的洗淨身體，——七回用熱的水洗淨，七回用冷的水洗，又七回則用一束竹帚掃淨自己的身體，——他才對神這樣地禱告着說：——

「如果靠着神明的恩惠，我的主人能够得到一個後嗣，那時我便誓願奉獻青銅的鋪石來鋪這個廟庭。

「又我願奉獻青銅的燈籠來建立並排在廟外，又奉納純金和純銀的鍍金術來鍍廟裏的
一切棟樑」

他在神佛之前連連祈禱了三晚，到了第三晚的時候，「多門天」便顯現在誠心的池莊司的面前，對他說道：——

「爲着熱心地要答應你的禱告，我到遠近去尋找一個適當的後嗣，——甚至到天竺（印度）和唐土（中國）去。」

「但雖然人類的生物像天上的繁星和海邊的砂粒那麼多，可是不幸可以做你主人的後嗣的，從人的種子中我却不能找到一個。」

「最後，我曉得再沒有辦法了，便從那遠住在檀特山中的「有有」峯上的四天王（註：守護東西南北四方的天神）的八個孩子中，偷了一個來；我想這個很可以做你主人的後嗣罷。」說完了這些話，那個神明再退入深奧的廟裏去。由是，池莊司從這個真正的夢中嚇醒起來，在神佛的面前叩跪了九次，然後趕緊走回主人的住家去。

不久，高倉大納言的妻便懷孕起來了；在幸福的十個月過了之後，她便一點不苦痛地生下一個男孩兒。

很是奇異，那小孩的前額，很明顯和很自然地註着一個漢字「米」字。但更奇的是他的眼睛是重瞳的。

池莊司和兩親都非常地喜歡；那小孩被命名爲有若——因那個「有有」山之名——了，在出生了三日之後。

二 放逐

這小孩長得很快；當他到了十五歲的時候，那一代的皇帝便賜給他以小栗判官兼氏的尊號。

等到他成人了的時候，他的父親決心替他討一位媳婦。

因此，大納言便注意着一切高官顯貴的女兒，但他沒有找到一個女子值得配他兒子做妻的。

但青年判官曉得他自己是「多門天」賜給他雙親的一個兒子，便決心去禱告那個神明給他一個配偶；由是他趕快到那個神廟的寺廟去，帶着池莊司做伴。

他們在那兒洗淨了手和漱了口，連連住在廟裏三夜沒有睡眠，把全部的時間在宗教底禮儀中過去。

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伴侶，那位少爺終於感着非常寂寞，便吹起他的笛來，那是用竹根做成的。

好像被這個笛子的微妙的音調所誘惑似地，住在廟池中的一條大蛇，爬到寺廟的入口來，——它那可怕的形狀變成一個在皇宮中的可愛的宮女的樣子，——很高興地在聽笛子的清調。

兼氏看到了她，以爲自己所希望的妻就是在眼前的這個女子了。而且又以爲她是神明選給了他的，因此便把這個美人放在一頂轎中，擡回家裏去。

但這樁事情發生以後，首都馬上便起了一陣可怕的暴風雨，繼着便是一陣大水來臨；這個暴風雨和大水連連地繼續着七日夜。

皇帝因這個凶兆非常地煩憂；他召來許多星占家，叫他們說明這種天災的來由。

他們對着這個責問道，這個可怕的天氣，不過是因爲牡蛇的憤怒罷了，爲因它失掉了它的配偶在找報仇，——而它的配偶不是別的，正是兼氏帶回家去的那個美人哩。

因此皇帝命令兼氏須得被放逐到常陸國去，而那條化身爲美人的牡蛇，須得馬上被帶回鞍馬山上的池中去。

兼氏因爲皇帝的命令不得不離開家鄉，便單單帶着他的忠僕油莊同一個人做伴，走向常陸國去了。

三 運輸的交換

兼氏被放逐了之後不久，一個旅行商人因為要賣他的商品，便到遷居在常陸的公子的住家來拜訪了。

判官問他住在什麼地方，那商人便答道：——

「我是住在京都的一條名叫室町的街上的，我的名字是叫做後藤左衛門。」

「我的存貨有一千零八種不同的商品，那是要送到中國去的；又有一千零八種不同的商品要送到印度，還有另外的一千零八種，我只是在日本出賣着。」

「所以我全部的存貨，合共有三千零二十四種不同的商品。」

「若是問我曾經到過的諸國，那末我便可以答道：印度和中國我已經是到過了三次；而到日本的這個地方來，這一次算是第七次的旅行了哩。」

聽到了這些話，小栗判官便問那個商人，說他曉得什麼少女值得做人妻的沒有，因為他，這位公子，是還沒有結婚的，而很希望能夠找到這樣的一個女子。

由是左衛門說：「在我們的西方的相模國裏，住着一個名叫橫山長者的有錢人，他有着八個兒子。」

「他長久悲嘆着他沒有女兒，長久祈禱太陽神賜給他一個女兒。

「後來他果然得到一個女兒了；而在她產生了之後，她的兩親想他們應該給她比他們自己更高的一個身分，因為她的產生是靠着天照大神的靈感的緣故；因此他們便替她另外建築一所房子了。

「她，實在的，是比任何日本女子都優秀，除她以外，我想再沒有別的女子適合於你的了。」
這個故事很使了兼氏喜歡；他馬上便請求左衛門替他做媒人；而左衛門也想要盡他的能力做去，務必使判官的願望滿足。

由是兼氏叫僕人拿墨硯和毛筆來，寫了一張情書，而用着綁情書那樣的結子把它綁了。
他把書信給那商人，叫他親手交給那位小姐；又他因為他服務的報酬，也給了他一百兩的黃金。

左衛門連連地叩頭道謝；他把那封書信放在他常帶在身邊的一個小箱中。然後，他把小箱負在背上，辭別了公子而去。

從常陸到相摸去的旅程，在平常雖然是需要七天，但那個商人却在出發後第二天的中午就走到了，因為他用全速力趕着路程，日繼夜地不休不息。

他走到那稱爲「乾之御所」(Inui-no-Goshyo)的家去，那是富豪橫山特爲他唯一的女兒照手姬建築起來的房子，在相模國的「索巴」(Soba)地方，由是他便請求走入裏面去的許可。

但是頑固的守門人命令他走開，宣言這個住宅是有名的長者橫山的女兒照手姬的住宅，無論任何男子都不准進去的；不但如此，而且派有衛士在守衛這個大廈——夜間十個人日間也十個人——守護得非常注意和嚴重。

但商人對守門人說他是後藤左衛門，住在京都一條名叫室町的街上的；又說他在那兒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商人，人們都稱他爲枳檀老闆；又說他到過印度三次，到過中國也三次，而現在是第七次回歸「日出」之國來的。

他同時又對他們說道：「在日本國中的一切華屋大廈，除開這一個以外，我都可以自由出入，所以你們若准我進去，那我是無限地感激你們了。」

這樣說着，他拿出許多絲卷，送給了守門人；守門人因貪慾而瞎了眼睛，所以那商人便沒有什麼困難地走進去了，心中自是歡喜着。

他通過了外邊的大門，走過一條橋，便來到身分高貴的侍女們的房子的前面。

由是他用很高的聲音呼喊道：「哦，高貴的夫人們，你們所要的東西我都有哩！」

「我有上臘方的器具；我有梳子和針和鑷子；我有頭髮簪，有銀梳子，有長崎來的鬚子；甚至有各種各樣的中國鏡子哩！」

由是那些淑女們，因為喜歡看這些東西，便讓那商人走進她們的室中來，他馬上就把那個地方弄成像一家賣婦女的化粧品店舖了。

但在很快地做買賣講價錢的中間，左衛門不把自己所得到的好機會失掉；他從箱裏拿出那封受託的情書來，對那些淑女們說道：——

「若是我沒有記錯的話，這封信我的確是在常陸國內的什麼城裏拾得的；如果你們願意收下，我便非常的高興，——因為若是這封信寫得好，你們可以當做寫信的模範用；若是寫得不好，你們又可以當做笑柄開心。」

由是侍女頭便接受了那封信，想要念出信封面上的字『Tsuki ni hoshi-ame ni arare ga-kori kana』——

那意思是說：「月和星——雨和霰——冰哉。」但她不能夠了解這個不可思議的字句的

謎。

別的侍女們也不能夠推測着這些字眼的意義，她們只能夠好笑；因此她們很尖脆地笑了起來，直至照手姬聽到，走到她們的地方來，盛裝着，一張輕紗罩在她那黑油油的頭髮上。

竹籬在她的面前捲起來的時候，照手姬便問道：『到底你們都在笑些什麼呢？如果有什麼開心的事，也讓我來一道取樂罷。』

由是侍女們答道：『別沒有什麼哩，從首府來的這個商人說他在什麼城裏拾得一封信，這封信我們大家都看不懂，因此大家就笑了。書信在這兒哩，連信封面上的字我們都莫明其妙地看不懂。』

後來這封信放在開着的一只深紅的扇子上面，慎重地呈獻給女公主，她接受了，看到那筆蹟的美麗，便驚嘆地說：——

『我從來沒有看到這樣標致的手蹟：這好像是弘法大師的親筆，或是文殊菩薩的手筆的樣子哩。』

『或許寫這封信的人是一條家、二條家或三條家中的那一位公子罷，他們都是書法的妙手。』

「或者，若是我這樣的推測不對，那末我便敢說寫這些文字的人，一定是現在在常陸國很著名的小栗判官兼氏了……我念給你們聽罷。」

由是信封被開了；頭一句她所念到的是「富士的山，」這她解釋爲身分高貴的意思。以後便看到如下面的這樣文句：——

「清水小坂（地方的名）；竹葉上的霰，木板屋頂上的霰；衣袖中的冰；平野中的清流；小池中的草；芋葉上的清露；長長的帶；鹿和紅葉，交叉河；小溪上的圓板橋，無絃的弓和無翼的鳥。」

照手姬曉得這些文字所表示的意義是這樣：——

「若是來訪便能夠會到，將不會分離。將互相倚着。」

其餘的文句的意味是這樣：——

「這封信須得在袖中開封，以防被別人知道。祕密務必守在你自己的胸中。」

「你非如蘆葦的順着風勢彎曲一樣地，順從我不可。我將爲着你服役萬事。」

「我們結局一定要聯結在一起的，不管起初會有着意外事把我們分開。我像秋時牡鹿求偶一樣，熱烈地愛慕着你。」

「即使是長久分離着，我們也將再相會，正如在上流分成兩條支流的水終歸要相會一樣。」

「請你知解這封信的意思，而保存着它。我希望得到一個幸福的回音。一想念及照手姬，我便覺得會飛天的樣子了。」

照手姬在書信的末尾發見着寫這封信的人的名字——小栗判官兼氏，——和她自己的名字，當爲收信人的名字。

由是，她覺得非常煩惱了，因爲她起初一點也沒有想到這封信原來是寄給她的，又一點都沒有思慮地，把信裏的文句全部高聲念給她的侍女們知道了。

她曉得若是她那個鐵石心腸的父親，長者，一旦曉得這樣的事實的話，便馬上會用很殘酷的方法把她殺死的。

因此，爲着怕被埋沒在「上野之原」這個荒郊的土中，——這是那憤怒的父親要殺他的女兒最適合的所在，——她把那封書信的一端咬在齒中間，片片地扯碎，然後退入裏頭的房間去了。

但是那個商人，他曉得不得着什麼回音是不能夠回去常陸的，便決心用狡滑的手段來得到一個覆信。

因此他趕快跟在照手姬的後面，追進她的最裏面的房間去，連等不及脫下草鞋地。他大聲呼喊道：

「哦，我的好公主！人家教我說，文字這樣的東西，在印度是文殊菩薩所發明，在日本是弘法大師所發明的。

「那末，扯碎用文字寫的信，不就是等於扯破弘法大師的手嗎？」

「你不曉得一個女子比一個男子不干淨嗎？所以，你生爲一個女子，才膽敢扯破一封信的嗎？」

「聽罷，你如果拒絕寫一封回信，我便要禱告一切的神明；我將對他們宣告你這種沒有女德的行爲，禱告他們譴責你哦！」

說完了這些話，他便從那個老帶在身邊的箱裏拿出一串佛教徒的念珠來，開始用着一種可怕的憤怒的表情捻着它。

由是，照手姬非常恐怖和悲愁，懇求他停止他的禱告，答應她要馬上寫一封回信了。

她的回信即刻就寫好，遞給了那個商人；商人非常地歡喜他自己的成功，便馬上告別回常陸去，把他的箱子負在背上地。

四 兼氏不得他岳父的同意而成爲新郎的方法

用着十分的速度趕着旅程。媒人不久就走到判官的家裏，把回信交給了主人，主人因太過歡喜，兩手震慄着把信封拆開了來。

那回答是很短很短的，——只寫着這樣的文句：「大洋中的小舟。」

但兼氏推測這文句的意義是：「萬事照例是有幸有不幸，不要畏縮，請祕密地來罷。」

由是他喚到池莊司，命令他準備着一個緊急旅行所必要的一切東西。後藤左衛門答應做他的引導者。

他帶着他們走了；當他們走到了「索巴」郡，近着女公主的住家的時候，引導者對公子說道：

「在我面前那個有着黑門的房子，便是那個遠近著名的橫山長者的住家；而在這房子的北邊，那個有着紅門的房子，便是羞花閉月的照手姬的住宅了。」

「一切要謹慎些，那末你會成功的。」說着，那引導者便不見了。

忠義的侍從池莊司跟着判官，向那紅門的房子走去。

兩個人正要進去的時候，守門人便來阻擋他們；說他們實在太大膽，竟然敢妄想要走入

「手姬，有名的橫山長者的獨生女——由太陽神的恩典產生下來的聖兒的住宅。

『你們這樣說的確不錯，』侍從答道：『但你們應該要知道我們是從城裏來的官長，要搜尋一個逃亡者的。』

『而且，就正因為了這個住宅是禁止一切男子走進去的，所以更有搜查裏面一下的必要哦。』

由是，守門人被嚇住了，便讓他們進去，看着那兩個被當爲真正是裁判所派來的官長走進了庭院裏，許多侍女都出來當爲貴賓似地在迎接他們了。

照手小姐非常地歡喜那個寫情書的人來臨，穿着禮服，肩披輕紗，出現在她的求婚者面前了。

兼氏也很歡喜他被這個美麗的女子這樣地歡迎着。由是，結婚的儀式馬上便舉行了起來，兩方面都大歡喜；繼着是開一個盛大的饗宴。

有這樣大的歡樂，和大家都這樣地愉快，所以少爺的侍從們和小姐的侍女們都一齊跳起舞來，又一齊唱起歌來了。

而小栗判官自己則拿出笛子，那是竹根製造的，開始吹出美妙的音調來。

後來照手姬的父親，聽到了他的女兒家裏一切的愉快的聲音，不曉得那是爲着什麼理由，非常地驚愕着。

但當人家對他說那是判官沒有得到他的同意而成爲他女兒的新郎的時候，這位長者便勃然大怒起來，暗暗地計畫着報仇的策略了。

五 毒藥

翌日，橫山派一個使者到兼氏那裏去，招待他到自己的家裏來赴岳父和女婿見禮交杯的議會。

這時候照手姬，因爲她在夜裏得到一個惡夢的前兆，勸判官不要到那兒去。

但是判官，不看重她的恐怖，竟勇敢地到長者的家裏去了，帶着他的青年侍從們。

橫山長者非常的歡喜，擺出許多盤碟，山珍海味一切都有，慇懃地款待判官了。

旣而，酒席將終的時候，橫山便說他希望他的貴賓，兼氏卿也給他們一些什麼娛樂。

『但那是那一種類的？』判官問。

『實在說，』長者答道：『我非常地想領教你的騎馬術哩。』

『那麼我就試試看罷，』判官答應。由是一匹名叫「鬼鹿毛」的馬馬上便被拉了出來。

這匹馬非常的兇悍，簡直不像是一匹真正的馬，而是一個惡魔或是一條龍的樣子，所以沒有人敢走近它的身邊去。

但是判官兼氏却即刻就把那個繫馬的鐵練解下來，很容易地就騎上鞍了。

「鬼鹿毛」雖然是非常的兇悍，但它却不得不任憑它的騎手爲所欲爲了。一切當場的人，橫山和其餘的人，莫不個個都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但不久，長者拿出一個六曲屏風來，豎立在那兒，請求兼氏乘馬在那屏風的邊緣上走給他看。

小栗同意着，便策馬躍到那屏風上去了；然後他騎着在那個直立的屏風架上走。

後來一個碁盤被拿出來，他騎在上面，使馬蹄正確地踏着棋盤上的四方格子走着。

又最後，他使那匹駿馬安定地站在一個大行燈的骨架上面。

由是，橫山不知所措了，他只能夠對着兼氏低低地彎着身作禮道謝，說了這樣的話：「我真是十分感謝你的演藝；我非常地快樂。」

小栗把「鬼鹿毛」拴在庭園中的一株櫻樹上，然後又歸座去。

但是三郎，這家的第三個兒子，勸他的父親用毒藥的酒殺害判官，便慫恿地勸兼氏喝那種

混着藍色蜈蚣和藍色蜥蜴的毒液及長久停滯在竹節凹中的污水的酒了。

判官和他的一切侍從，一點都不疑心這酒是放下毒藥的，便全都喝乾了。

說來真可慘，毒藥進入他們的腹和他們的腸裏去；但是他們的骨骼因為那種激烈的毒，竟碎碎地裂開了。

他們的生命好像朝露從草上消失着一樣，很快地就消滅了。

三郎和他的父親把他們的死屍埋葬在「上野之原」的這個荒野中。

六 漂流

那殘酷的橫山想道，既然把女兒的丈夫殺害了之後，當然不能夠讓他的女兒活着的。因此，他覺得不得不命令他的忠僕鬼王和鬼次，他們是兄弟，把他的女兒帶到相模的大海中去，然後在那兒把她投下水裏。

這兩個兄弟，曉得他們的主人是太過鐵石心腸，勸說也沒有用處，只好順從了他的命令，沒有別的辦法。由是他們到那不幸的小姐那兒，對她說明了他們被派來的目的。

照手姬聽到了他父親的這種殘酷的決心，非常地駭愕，起先竟以為這完全是一回夢，熱誠祈禱快從這惡夢裏醒過來。

停一刻她說道：『在我的一生涯中，我絕對沒有明知而故犯着什麼罪……但無論我的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也不要緊，只是我的丈夫去拜訪了我的父親以後，不曉得變成怎樣了，却是我很想知道的地方哦。』

『我們的主人，』那兩個兄弟答道：『自曉得你們兩個人沒有得到他的正當許可而互相結合了以後，便非常地憤怒，立刻把那位青年公子毒害了，這是依着你的兄弟三郎所陰謀的計策的。』

由是照手姬更加駭愕起來，便咒詛他那殘酷的父親，這是很正當的。

但她並沒有時間來悲嘆她的不幸；因為鬼王和他的兄弟馬上就把她的衣服脫下，將她赤裸裸的身體捆在一個草蓆中了。

當夜間這個可憐的包裹被搬出家屋去的時候，照手姬和她的侍女們互相對泣着和悲嘆着告別了。

鬼王和鬼次兩個兄弟載着這個可憐的行李划到遠遠的海中去。但當他們沒有看見別人的時候，鬼次便對他的哥哥鬼王說，他們還是盡力把他們的青年太太救了好些。

對於這個提議，哥哥一點不踟躕表示同意了；由是他們便開始想出救她的方法。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空獨木舟順着潮流漂近他們來了。

這位夫人馬上被放在那獨木舟的裏面了；兩個弟兄喊道：『這真是一回幸運的事哦，』於是對他們的女主人告別，划回去見他們的主人。

七 賴姬

那獨木舟載着可憐的照手姬，憑着波浪漂來漂去漂了七日七夜，在這個中間，是遇着了許多的風和雨的。但最後，這獨木舟被在直江附近釣魚的一些漁夫發見了。

但他們想這個美女一定是那個使幾日幾夜連連地起暴風雨的妖精；所以若是沒有了一個住在直江的人保護了她的話，她一定是被他們的橈殺死了的。

這個保護她的人，名叫村上太夫，他決心養這個女公主當爲他的女兒，因爲他自己沒有兒子好做他的後嗣。

因此他帶她回家去，把她命名爲賴姬，款待她非常地和善，竟至於使他的妻對養女生起嫉妬來，因之在她的丈夫不在家的時候，便時時很殘酷對待她了。

但看到賴姬並沒有自己想出去的樣子，更加發怒，那壞心腸的婦人便開始計謀着一些永遠除掉她的手段來了。

恰好在這時候，一條拐賣人口的船偶然泊在港的附近。不待說那個賴姬是暗暗地被賣給這些人肉商人去了。

八 成爲女僕

受了這個災難之後，這不幸的公主轉來轉去地經過了七十五個的主人。她最後的買主是一位名叫萬屋長兵衛，在美濃國以一家大娼寮的老闆出名的人。

照手姬最初被帶到這個新主人的面前來的時候，她對他柔和地說話，並且請求他原諒她不曉得什麼禮貌舉止。長兵衛叫她對他說明她的事情，她的故鄉，和她的家族情形來。

但照手姬想就是故鄉的名，說出來也是不大妙的，因為恐怕她或許要被強迫着把他的丈夫被父親毒殺了的事情都告訴了出來。

因此，她決心只要答應着說他的生地是常陸國；因為在說自己是屬於那個小栗判官的愛人常住着的國土的人的中間，她會感着一種悲愁的快樂。

她說：『我是在常陸國生下來的；但我的身家是太過微賤，連名字都沒有。所以我請你替我取個相當的名好嗎？』

由是照手姬便被命名爲常陸的小萩，而且被吩咐應該忠實地替她的主人做生意。

但是這個命令她拒絕服從了，她說無論怎樣卑賤和辛苦的工作給她，她也願意做，可是做姨子她是絕對不來的。

『那末，』長兵衛發脾氣地喊出來：『你每天的工作就是這樣——』

『須得餵養一切的馬，那有着一百匹之多，是關在馬欄裏的，又須得在用飯時侍候這屋裏的一切人。』

『須得替這屋裏的三十六個娼妓梳頭，照着每個人顯得出好看的样子梳；又須得把纏繞着大麻索的網填滿七個箱子。』

『同時每天須得把七個灶生好了火，又須得從山中的一個泉源挑水回來，那泉源離此地有半英里路之遠。』

照手姬曉得無論她或是什麼活着的人，絕不能够把這個殘酷的主人給她的工作全部做好；由是她悲泣着自己的不幸。

但她馬上便覺得哭泣是不能夠幫助她一些什麼的。因此，她拭乾她的眼淚，勇敢地決心盡着自己的能力做下，便把腰圍穿上，把衣袖拉到後面，開始餵馬匹去了。

神佛的大慈悲是不能夠被理解的；但這却是事實：當她餵養着第一匹馬的時候，其餘一切

的馬，因神明的靈感，也同時全都被餵養着了。

而且這個不可思議的奇蹟，在她伺候全家的人們吃飯的時候，在她替姑娘們梳頭髮的時候，又在她纏繞着麻索的時候，在她去點燃爐灶中的火的時候，也同樣地發生了。

但最悲慘的就是看到照手姬，肩上挑着水桶，跑到自遠的泉源那兒去挑水的情狀。

當她看到了那反映在滿滿地貯着水的水桶裏的自己的臉影變得那麼厲害的時候，她實在很悲慘地哭起來了。

但是一想起那給了她非常恐怖的殘酷的長兵衛，她便又趕快挑着回那可怖的住址去了。可是不久這個娼寮老闆開始發見着他這個新來的女婢不是一個尋常的女子，便大大地對她表示和善的態度起來。

九 拉車

我現在應該轉過來說兼氏到底變成怎樣了。

加賀美藤澤寺的一位遠近知名的遊方上人，不絕地在日本的各國旅行着，傳佈佛教；有一天他偶然從「上野之原」的荒野上經過。

他在那兒看到許多的烏鴉和鳶鳥在一個墳墓的週圍飛翔着。他走近前去，看到一個好像

沒有手沒有足的無名的怪物，在一堆破碎的墓石中間蠕動着，非常地駭愕了。

後來他想起古時的傳說來了，那是說：凡在這個世上，那注定的壽命還沒有完滿之前被殺害了的人，便會變成那被稱爲「餓鬼阿彌」的形狀而再現或是蘇生。

由是他想，在他面前的這個怪物，一定是那些不幸的靈魂之一；他的慈悲心便起了一種願望，想把這個怪物帶到熊野寺的溫泉去，使它在那兒得以恢復從前的人形。

因此，他便替這個「餓鬼阿彌」做了一輛車，把它放進車裏頭，而且在它的胸前綁着一個木牌，木牌上用大字記述着：

記述着的文字是這樣：「請可憐這個不幸的生物。在它的旅程中幫它使到熊野寺的溫泉去罷。」

「誰肯拉着車上綁着的繩把這個車拖，即使是只拖了一些些的路程，也將受着很大的福運的報應。」

「只拉這輛車走一步，便等於供養一千個和尚的功德，拉它走兩步，便等於供養一萬個和尚的功德。」

「而拉它走三步的人，則他的功德將可以使他的一切死了的親族——父親，母親，或是丈

夫——走上成佛的道路。」

這樣一來，從這條道路經過的旅人們，便馬上都憐憫着這個不成形的東西；有的把這個車拉幾英里之遠，有的則十分慈悲，竟大家在一起連連地把它拉幾天。

由是，過了很久的日子，在車中的這個「餓鬼阿彌」竟到萬屋長兵衛的娼寮前面來了；常陸的小菽看到了它，大大地受着那記述文字的感動。

這時候她突然起了一個心願，想拉這個車，只要一天的工夫也好，因此慈悲的行爲，她可以替她的已死的丈夫做些功德，便懇求了她的主人給她三天的休假，好讓她拉這個車去。

但她的請求說是爲着她的雙親的；因爲她不敢說爲着她的丈夫，恐怕若是主人曉得實情，會變得非常憤怒。

長兵衛起初不肯，聲色俱厲地說因爲她從前不服從他的命令，所以即使只是一點鐘工夫，也不准她離開這個家屋的。

但小菽對他說：「看呀，主人！當天氣變冷的時候，雄雞也走入它們的巢窠中去，小鳥也躲入深林裏。人也是一樣，在患災難的時候是要躲到慈悲的避難所去的。」

「的確是因爲曉得你是一個慈善的人，所以這個「餓鬼阿彌」才暫時停止在這個家的

墳垣外面哦。

『我和你誓約好了，若是你現在肯答應我三天的自由，將來如果必要，爲着主人或主婦你們，我連犧牲了我的生命也願意的。』

因此，那鄙吝的長兵衛終於被說服，答應了她的請求；而他的妻更歡喜在被許可的日期之上，再增加了兩天的自由給她。這樣，小菰一共便有了五天自由的工夫，非常歡喜，馬上開始她的工作了。

歷盡了許多辛苦，經過不破之關、牟沙、番場、醒之井、大野和末永山嶺之後，她便拉到那有名的大津城，一共費了三天的工夫。

到這兒的時候她曉得非離開這個車不可了，因爲她要回到美濃國去，須得費兩天的工夫。在到大津城的這個長途的旅行中間，可以娛樂她的眼睛和耳朵的，只是在路旁開着的野生的美麗的百合花，雲雀和山雀和一切的春鳥在樹上唱歌的聲音，及在種稻的農婦村姑的歌聲罷了。

但是這些光景和聲音，只能够使她歡慰一時而已；因爲它們大都是要使她夢想到過去的日子，而使她想起目前所處的絕境，給她苦痛的。

雖然爲着整整二天的辛苦的勞動非常地疲乏了，但她却不到旅館去歇宿。她那一晚上，就在這個翌日不得不離開的不知名的東西的旁邊過了。

『我常常聽人家說，』她獨自暗暗地想：『餓鬼阿彌』是屬於冥界的一種生物。那麼，這個怪物或許會知道我那死了的丈夫的一些情形了。

『哦，假使這個「餓鬼阿彌」能够聽或是看便好呀！那末，我便可以用嘴說或用筆寫來問它一些關於兼氏的情形了。』

在罩着霧的附近的山上黎明了的時候，小裁到別個地方去找墨硯和毛筆，找着了她馬上就回到放着車的這個地方來。

然後，她用毛筆，在那緊緊綁在「餓鬼阿彌」胸上的木牌的文字下面寫了這樣的話：

『將來你恢復原形而能够回你的故鄉的時候，懇請你到美濃國的奧巴加市，來訪萬屋長兵衛的女婢，常陸的小裁。』

『因爲我爲着你，好不容易才請到了五天的假，而化費了三天工夫把你的車拉到此地來，能够再和這樣的人晤會到，在我是一回非常歡幸的事。』

由是她辭別了那「餓鬼阿彌」，趕回她的住址去，雖然是很不忍這樣地捨棄這個車獨在那兒。

一〇 復活

到頭這個「餓鬼阿彌」被連到那有名的熊野權現寺的溫泉去，而且，因為了憐憫它的情狀的一些有慈悲心的人們的幫助，便得到每天經驗着溫泉浴治療的效果了。

只過了一星期，溫泉浴的效果便使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再現了；過了十四天之後，四肢便完全再形成了；又過了二十一天，那無名的怪物竟完全地變成爲真正的小栗判官兼氏，那樣子的漂亮就和往年完全一模一樣。

這個不可思議的轉變完成了的時候，兼氏環視着自己的周圍的景象，非常錯愕起來，不曉得他到底在何時怎樣地被帶到這個生疏的地方來。

但是因爲熊野的神佛的英靈，事物這樣地被法定下來，復活的兼氏得平安地回到京都的二條的自己家中去了。他的兩親，兼氏閣下和他的妻，非常快樂地歡迎了他。

後來尊貴的皇帝聽到了這一切的消息，想自己的臣民中，竟有一個人死了三年之後，會這樣地復活過來，真是一回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此，他不但是喜歡赦免了判官，因而而被放逐的罪過，而且舉他起來做管轄常陸，相模和美濃三國的公卿了。

一一 會面

有一天，小栗判官辭別他的住家，到他被任命去管轄的國裏去巡察了。到了美濃的時候，他決心去訪問常陸的小菽，以感謝她從前對他的非常的恩惠。

因此他歇在萬屋的家裏，被引導到一間最精緻的客室去，那裏面用金色的屏風，用中國的絨毯，用印度的垂簾，和其他一切貴重的珍奇的物品，粧飾得非常堂皇美麗。

當兼氏命令把常陸的小菽帶來的時候，他得到的答覆是：她只是個最卑賤的女婢，而且太過醜陋，不好在他的面前參見的。但他一點都不管這些話，只命令着馬上把她帶來，憑她怎樣醜陋也不要緊。

因此，小菽雖然很不願意，終於不得不來見閣下，而當她最初從屏風後看見了他的時候，因他非常地像判官的樣子，便大大地喫驚了。

小栗這時候叫她說出真名來；但小菽拒絕，說道：『若是我說出我的真名，便不可以伺候閣下的酒，那末我只好從閣下的面前引退。』

但當她正要辭退的時候，判官便呼住她說道：「不，請等一會兒。我有很相當的理由問你的真名字哦，因為其實，我便是去年你那麼慈悲地拉到大津去的那個車中的「餓鬼阿彌」呀。」說完了這些話，他拿出小萩在上面寫過字的那個木牌來。

由是，她非常地受着感動，說道：「啊，我看到你這樣地復歸原形真是歡慰。那末我現在便願意把我一切的歷史說給你聽；只是希望你哦，閣下大人，你肯不肯對我說些冥界的情形把我聽從那兒你回來了，但是，啊！我的丈夫現在正住在那裏。」

「我是（提起往日的事情我便傷心！）住在相模國，索巴地方的橫山長者的獨生女，我的名字是照手姬。」

「我記得很清楚，啊！我在三年前結了婚，和一位身分高貴的名人，他的名叫小栗判官兼氏，住在常陸國。但我的丈夫被我的父親毒死了，這是他自己的第三個兒子三郎陵使了他的。」

「而我自己則受了他的刑罰，要把我投下相模的海中去。但因為我父親的忠僕鬼王和鬼次的救助，我才不至於死而活到了現在。」

這時判官閣下說道：「照手呀，你現在目前看到的便是你的丈夫兼氏哦。我雖和侍從一齊被殺了，但我的命是注定了還須活得很長久的。」

「後來我被藤澤寺的得道的和尚所救，給我備辦了一輛車子，由是我便被許多慈善的人們拉到熊野的溫泉去，在那兒我就回復了我原有的健康和形狀了。現在我是被舉做三個國的管轄者，我能够得到我所欲的一切東西。」

聽到了這個故事，照手姬幾乎不能够相信這一切不全都是一個夢，喜極而哭了。由是她說：「啊！自從離別了你以後，什麼苦我沒有喫過呢！」

「一連七日七夜，我在一隻獨木舟中，在海上漂來漂去；後來在直江灣中又遇了非常的危險，被一個名叫村上太夫的慈善的人救了。」

「從那以後，我被賣來賣去，一共被轉賣七十五次之多；而最後便被賣到這個地方來，在這兒，我只因為拒絕了當婊子，便受着一切的辛苦折磨。這便是爲什麼你現在會看到我這樣可憐的樣相的緣故哦。」

兼氏聽到非人的長兵衛做這種殘酷的行爲，非常地憤怒，想馬上就把他殺死。

但照手姬懇求她的丈夫赦免了他的一死，以履行她從前對長兵衛之約，——那是說，若是長兵衛許可她有五天自由的工夫，好讓她去拉「餓鬼阿彌」的車子；將來在必要時，爲着他和他的妻，就是犧牲了她自己的生命她也願意的。

對此，長兵衛真是非常地感激了；他把他的馬房中那一百匹的馬送給判官，把他家裏的三十六個姑娘送給照手姬做女婢，以當謝禮。

由是照手姬相當地裝束着，和閣下兼氏一道起身，滿心歡喜地赴相模國的旅程去了。

一一 懲罰

這是相模國的索巴郡，照手姬的故鄉；這個地方是使她回憶了好多美麗的和悲哀的思想的啊！

而且這個地方也住着橫山和他的兒子，他是毒殺了閣下兼氏的人。

因此，三郎，第三個兒子，被帶到戶塚之原的荒野去，在那兒處刑了。

但是橫山長者，雖然他是那麼壞過，却沒有受處罰；因為雙親，無論怎樣壞，在他們的兒女總歸是像日頭和月亮一樣應該尊敬的。得到了這個通告的時候，橫山便非常地懺悔他從前所做過的事情。

鬼王和鬼次兩個兄弟，因為救了照手姬逃出相模港，被賞賜了許多禮物。像這樣地，善人終歸榮顯，惡人終歸破滅了。

富貴和幸福地，小栗判官和照手姬兩人一齊回到都城去，在二條家住着，他們的團圓恰如

春天的花那樣美麗。

「恭喜！恭喜！」

青菜店老闆的女兒阿七的俗謠

秋天的鹿被那像是它們的伴侶的啼聲的笛音所誘惑，走入獵人的弓矢所能達到的地方去，因此就被殺了。

幾乎和此同樣的情形，在江戶地方最標致的五個姑娘中的一個，她們的美貌恰像櫻花似地迷住了全都的人，就在被戀愛所迷的那一瞬間，把她的生命送掉了。

她做過了蠢事之後，被捉到江戶城的市長的面前去，那時高級的官長問她道：「你是不是青菜店老闆的女兒阿七？你年紀這麼輕，爲什麼就會犯着這樣可怕的放火罪？」

阿七泣着和搓着她的兩手，答應道：「實在的，這是我曾經犯過的唯一的罪；而我所以犯這個罪，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不過就是爲着這樣罷了——」

「從前有一次，在大火災的時候，——那是幾乎把江戶城全部燒毀了的一個火災，——我們的家屋也被燒毀了。那時候我們三個人，——我的父母和我，——不曉得到什麼別的地方去，

便走到一個佛寺裏避難，留在那兒等待我們的房子再建好。

「牽引着兩個青年人互相接近的運命，實在是很難解的一回事……在那個寺裏有一位年輕的侍僧，由是我們的中間便發生了愛情。

「我們在祕密裏相會着，約定永遠不互相拋棄；又互相從小指的小割傷口吮着血賭咒，互相交換着盟誓，說我們須得永遠互相愛。

「在我們的枕頭還沒有有一定之前（註：這個奇怪的表現法，是起原於戀人們「交換枕頭」的這句日本話。在黑暗裏，日本式的小木枕很容易互相換錯。所以「枕頭還沒有限定或一定的時候，」大概是說兩個愛人還是仍舊在夜間暗暗地相會着的意思。）我們在本鄉的新房子便已經築好在那兒等我們搬進去了。

「但從我和那盟誓兩世相愛的吉三君告着悲哀的離別之後，就是他來了書信，我的心也不會稍爲安慰。

「晚上獨自在床中的時候，我常是想來想去，到頭有一晚我竟精神迷亂地想起了把房子放火的這個可怕的事情來了，因為這是我能够再會到我那個美麗可愛的人的唯一手段。

「由是，在一晚上，我拿着一束乾草，裏面放着一些生了火的炭屑，便把這個草細暗暗地放

在房子後面的一個小棚裏了。

「火燒起來了，周圍起了一個大混亂，而我便被捉到這兒來——哦！這是好可怕的事情喇！我絕對底，絕對底不再犯這樣的罪。但不管怎麼樣，哦，請救救我罷，大人，哦，請可憐我呀！」

啊！這個單純的辯明……但她的年紀如何呢？不是十二歲嗎？不是十三歲嗎？不是十四歲嗎？十四歲之後便是十五歲。啊，她是十五歲了，那是不能够被寬恕的哦！

由此，阿七便照着法律被宣判了。但她起先被綁在一根堅牢的柱上，被暴露在那稱為日本橋的橋上七天以示衆。啊！好可憐的一個情狀啊！

她的叔母們和從兄弟們，甚至家裏的僕人麥古來和角助，都常常要絞着他們的衣袖，因為他們的衣袖是那麼被眼淚濕透的哦。

但是，因為這個罪是不能够被赦免的，阿七終於被綁在四根柱上，薪柴被點燃了，火焰冲起來！……而可憐的阿七在那火焰的中央！

(完)

心

三〇〇

中華書局出版

世界文學全集

苔絲姑娘

呂天石譯 一冊 二元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本書是英國近代小說家哈代生平第一傑作。以簡潔清秀之文筆，描寫一鄉下小姑娘的種種困苦之遭遇；但是她一生的不幸，並非由於自造，乃是受了所謂天命的支配和控制。本書非尋常一般的言情小說可比，乃是一本使你認識人生是什麼的有價值的書籍。書首有很長的序言，詳論哈氏的思想，技術及其作者苔絲姑娘之旨趣；書後載以極詳細之註釋，愛好文藝者及現代青年作家均不可不讀。

人與超人

張夢麟譯 一冊 一元二角

G. B. Shaw: Man and Superman

本書以極幽默，極輕快的筆調，寫出他的極真摯的人生哲學，社會批評。這本書的內容，表面是一個英國現代社會組織下的男女戀愛的喜劇，骨子都是蕭伯納自身所謂蘇格拉底 (Socrates)，達爾文 (Darwin)，馬克斯 (Marx)，蕭伯納的哲學。我們不去管他這些哲學，這篇也是極使人發生快感的幽默喜劇，我們若從劇中體驗他的思想，更可知他對於近代文明的批評。蕭伯納一生最幽默，最獨創的警句和諷刺，都在這本書中借劇中男女的口吻，一一道出來了。

神與人之間

谷崎潤一郎著 一冊 一元三角
李漱泉譯

本書作者谷崎潤一郎氏，是一個特異的天才作家，他的作品能捉住青年心靈深處的某點，故始終受着青年們的敬愛與信仰。他不但是個小說家，他的戲曲乃至電影劇本，都有獨特的世界。本書計有五篇：(一)神與人之間，(二)前科犯，(三)麒麟，(四)人面瘡，(五)御國與五平，均為其得意之傑作。譯筆異常生動，並附有作者評釋及年譜，以資參考。

田園之憂鬱

佐藤春夫著 一冊 八角五分
李漱泉譯

本集所收“田園之憂鬱”為其出世作，本原名“病的薔薇”，幾經易稿，始成此定本。書中寫一寂寞情懷之詩人，借其年輕之妻，由都會避居田園中底心境。有細密的自然描寫，有嚴冷的自己解剖，有悠涼的前塵影事的回憶，所謂以散文詩寫小說者。其他：“河絹和她的兄弟”，以平凡的背景，寫純樸的人情；“殉情詩集”，宣洩著者某柏拉圖式的戀愛中“車輪下的薔薇似呻吟”。

新文藝叢書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結婚集

波多萊爾散文詩

珊拿的邪教徒

犧牲

現代法國小說選

菊池寬著 第一輯 六角

查士元譯 第二輯 六角

A. Strindberg著 五角

波多萊爾著 一册 六角

邢鵬舉譯 一册 六角

W. Hauptmann著 五角

王實味譯 五角

查士元譯 一元五角

蘇保·拉鮑等著 五角

徐霞村譯 五角

阿鳳.....冷西著 一册 五角

過嶺記.....J. M. Yazon著 一册 五角

死的勝利.....孫用譯 一册 五角

斷橋.....伍純武譯 一册 五角

傀儡師保爾.....會虛白譯 一册 五角

卡爾與安娜.....羅念生譯 一册 五角

愛麗兒.....L. Frank著 一册 五角

詩人柏蘭若.....盛明若譯 一册 五角

水仙辭.....李唯建譯 一册 五角

德國名家小說集.....李萬居譯 一册 五角

旅店及其他.....沈從文著 一册 五角

輪盤.....徐志摩著 一册 六角

休息.....王實味著 一册 二角半

口供.....郭子雄著 一册 三角半

少女書簡.....夏忠道著 一册 三角半

幻醉及其他.....謝冰季著 一册 七角

金絲籠.....陳楚淮著 一册 七角

春之罪.....茅以思著 一册 五角半

石子船.....沈從文著 一册 五角

愛神的玩偶.....孫孟濤著 一册 五角半

勃萊克.....邢鵬舉著 一册 三角半

虹.....胡山源著 一册 八角半

中華書局發行

★★★★★ 中華書局出版 ★★★★★

心理學 (重訂本) 謝循初譯述 一冊……………二 元

R. S. Woodworth: Psychology (Rev. ed.)

心理學初步 (青年叢書) 舒新城編 一冊……………六 角

心理學大意 (常識叢書) 舒新城編 一冊……………二角五分

心理雜誌選存 張耀翔編 二冊……………四 元

現代心理學之趨勢 (新文化叢書) 舒新城譯 一冊七 角

Jared Sparks Moore: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y

蘇俄新興心理學 郭一岑譯 一冊……………五 角

Pavlov and Others: Psychological Schools of New Russia

兒童心理學 (教育叢書) 葛承訓譯 一冊……………一元五角

Charler W. Waddle: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Psychology

實驗兒童心理 (中央大學教育學院叢書) 蕭孝嶸著 一冊……………七 角

兒童心理與興味 (教育叢書) 葛承訓著 一冊……………三 角

青年心理 Cuy Montrose Whipple著 劉建陽譯 一冊……………三 角

夢 (常識叢書) 舒新城編 一冊……………三 角

翻譯小說

中華書局發行

- | | | | | | | | |
|---|---|---|---|--|--|---|---|
| 犧牲
<i>Damiano</i> : L'innocente
W. H. Riehl 等著
German Short Stories
德國名家小說集劉思訓譯 一册 五角 | 愛麗兒
<i>Audre Monpois</i> : Ariel
李唯建譯 一册 一元二角 | 無上的戀愛
韋里耶·佛朗士著
蕭石君譯 一册 三角半 | 斷橋
<i>Wilder</i> :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曾虛白譯 一册 六角 | 傀儡師保爾
<i>Theodor Storm</i> : Pole Poppenspäler
陳林華譯 一册 三角半 | 過嶺記
<i>Ivan Micev Tazov</i> 等著
孫用譯 一册 三角半 | 現代法國小說選徐霞村譯 一册 五角半
蘇保·拉龐等著
French Short Stories | 舅舅昂格爾
<i>Israli</i> : Uncle Anghel
賀文林譯 一册 一元 |
|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第二輯 六角
菊池寬等著 查士元譯 | 結婚集 一册 五角
梁實秋譯 | 卡爾與安娜
<i>Leonhart Eyrach</i> : Carl and Anna
盛明若譯 一册 五角 | 死的勝利
<i>Damiano</i> : Triumph of Death
伍純武譯 一册 二元五角 | 春天的歌
<i>J. Korczak</i> 等著
孫用譯 一册 八角 | 快樂的人們
<i>H. Sudermann</i> 等著
劉大杰譯 一册 一元二角 | 愛的情園
<i>Audre Maurois</i> : Atmosphere of Love
王家斌譯 一册 一元二角 | 高加索的囚人
<i>Tolstoy</i> 著
劉大杰譯 一册 五角 |
| 珊拿的邪教徒 王實味譯 一册 五角
<i>Ga. Hauptmann</i> 著 | 馬丹波娃利
<i>Gustave Flaubert</i> : Madame Bovary
李劫人譯 一册 (重版中) | 盲音樂家
<i>Yadimir Korolenko</i> : The Blind Musician
張開天譯 一册 五角 | 婦人書簡
<i>Marcel Prevost</i> 著
李劫人譯 一册 七角 | 達哈士孔的狒狒
<i>Alhons Davdel</i> : Tartarin de Tarascon
李劫人譯 一册 一元二角 | 小物件
<i>Alphonse Daudet</i> : Le Petit Chose
李劫人譯 一册 一元二角 | 人心
<i>Cong de Maupassant</i> : Le Pecheur de Coeur
李劫人譯 一册 一元二角 | 苦戀
<i>A. Schmitzler</i> : Bertha Garhan
孫用譯 一册 八角 |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八二一號
現代文學叢刊 心 (全一冊)



◎ 定價銀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著者 日本小泉八雲

譯者 楊維銓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02083

標商冊註



0. 802

80